武侠与歷史

254

封面說明

古天文儀

中國在上古時代，於天文曆法卽有頗高之成就。約一千八百年前之漢代張衡曾創製「渾天儀」及「候風地動儀」，迨後各代，天文曆法人才輩出，元代郭守敬爲其中之傑出者，又曾製造各種天文儀器，時至今日，世界天文學家亦不能不佩服其成就。郭氏當年爲朝廷所製之天文儀器，置於京城——元之京師大都，卽今之北京——，迭經變亂，今尙大部存在。本期封面，卽爲中國古天文儀之一部分、，於中國科學右及藝術史中，倶有極高之價值。

孖寶

香烟

烟質人人讚好

烟味舉世馳名

廿支庄：七毫

総代理 陳漢深出入口商

武侠与歷史

第二五四期目錄

一九六五年九月十七日出版

髣髴仙踪……散髮生 4

湖山碧血……採薪客 13

愛國詞人辛棄疾……張霽 20

張尚書與關盼盼……疑史樓主 24

玉女銀鳳……冰鴻 30

丹心一劍……琴心 36

俠盜白金龍……羅夫 44

流亡江湖的建文君……蘭陵 52

玄鏡鴛盟……上官厚 58

脂粉梟雄……方達明 67

天龍八部……金庸 80

狂波俠影……岳川 86

逢星期五出版・每册港幣壹圓

定　閱：

全年52期(連郵)港澳H.K.$47.00 外埠H.K.$57.00

26期(連郵)港澳H.K.$25.00 外埠H.K.$30.00

香港郵箱14363　電報掛號：三三四一

Hiatorical Novels Publishing Co

P.O.BOX 14363

HONG KONG

武俠長篇小說

髣髴仙蹤

散髮生 著

第五十回：火盡尙傳薪　啓後承先稱四象
刼餘尤賈勇　驚魔鎭攝有深謀

話說百拜童子對着四高人遺體不斷磕頭，不斷叫「老爺子」，聲音之哀越，使全場諸人，無不淚落如雨，整個偏殿裏，跪滿了當世的第一流武林能人。

鬼谷子待百拜童子哭了一會，宣洩了一部分心中哀痛之後，始道：「小弟弟，宜讀師尊遺言要緊！你得平心靜息一會。」

百拜童子知道這是一件極其重大的事，果然停了哭叫之聲，拜伏在地上，一動不動。稍停片刻，鬼谷子即道：「請悟空師弟恭讀遺言！」

悟空禪師原是跪在百拜童子右側，聞聲即作九叩首之後，改爲盤膝而坐，自懷中取出了一個小羊皮包，緩緩解開，裏面有一張沙皮紙，折疊成四空方形。將這紙折兒攤開時，兩手已有微微的顫抖，可見其內心的激動。全場是鴉雀無聲，呼吸可聞。悟空唸道：

「歸眞返璞，莫不皆然。諸弟子務宜節哀應變。遺體各運返本山，悉依佛禮安置。爾後四門合一，改稱四象門，齒序之分：以鬼谷子居首，悟空居次，百拜爲殿。龍孫孫爲第二代首徒。百拜新功練就，即任第一任四象門掌門人，兩師兄爲輔，共昌四象門百世宏基。四象門不得以武功欺世炫俗，除惡務盡，有功不居。力避虛聲，窮研絕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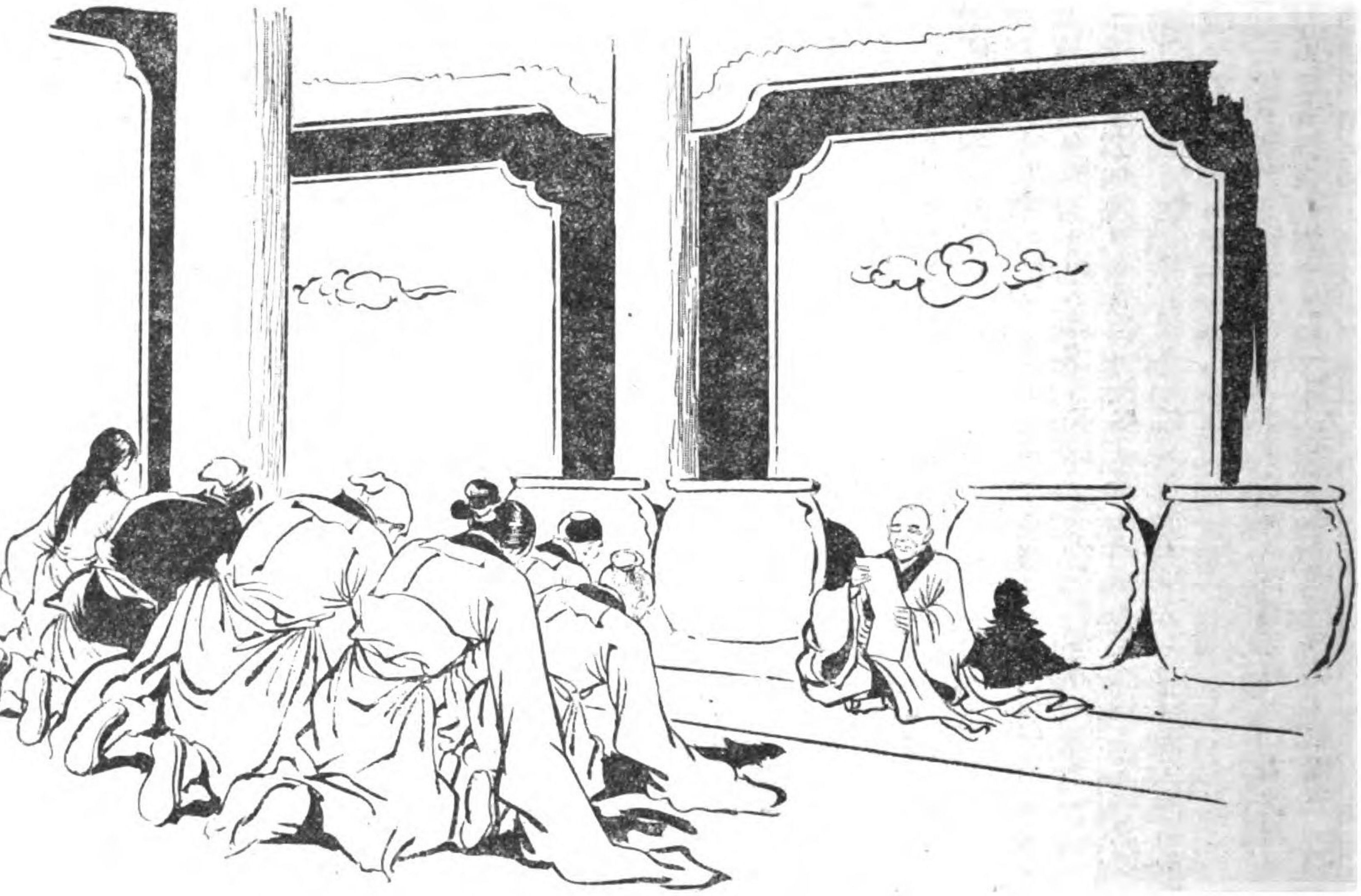
「四象門神功，余等僅開其端，諸弟子須於武林中廣結善緣，昌此神功，尤於當世賢豪，宜多接納，如有願習此神功者，當能各修功德，集多人之長，補一己之短，其功愈强，其德愈溥。

「念念於私仇，爲武林積習。以萬民之恩爲恩，以萬民之仇爲仇，一人生死，無關宏旨。昌吾門者，當細體此意。

卜起蛟
釋惠明
張緝熙
萬　拜」

悟空將四高人遺囑唸完，頗出全場諸人意外的，遺囑裏對野狐禪門的處置，竟一字未提。百拜童子原本拜伏地上，聽完遺言，立即拾起腰身，仍然跪着，扭轉身向鬼谷子道：「不，不，使不得！」他的原意是不能做掌門人。鬼谷子與悟空也明知其意，即道：「師尊遺命，豈能不遵！」說畢，即將遺囑包好，鬼谷子與悟空膝行於前，龍孫孫膝行於後，將遺言雙手捧交百拜童子，並道：「四象門門人叩見掌門人，請先收下師尊遺言！」

這一下，可使百拜童子亂了手脚，不知如何是好，即向四高人遺體了叩了三個頭，轉身又對鬼谷子等拜下道：「兩位師兄，豈不折殺



悟空當衆宣讀四高人的遺囑。

了我！」悟空手捧遺言，不敢答禮，鬼谷子與龍孫孫忙拜倒，道：「掌門人不必行禮。此是門內應有的規矩，愚兄非爲拜見師弟，而係拜見掌門人。且先收下遺言，好好收藏。」

百拜童子祗得戰戰兢兢，雙手自悟空手上接過遺言，即行藏入貼身的衣袋之內。

待百拜藏好遺言，悟空也拜倒道：「參見掌門人。」百拜童子連忙回拜。百拜童子原是一位不識不知的老天眞，忽然受遺命作四門合流的四象門的掌門人，他祗知道責任重大，萬萬承擔不起，而遺命又確不能違，一時不知如何是好。這時，全場諸人，都是爲了恭聽四高人的遺言，一律跪在地上，遺言唸完，他們又在拜見掌門人，四位主人，並無一人起立，全場人也個個都不好自行站起來。百拜童子不會想到這些事，鬼谷子即道：「請掌門人起立，恭請各位武林前輩一同起立就坐。」

百拜童子依言站起身，復又朝全場諸人拜倒，並道：「請各位起身就坐。」這是他自覺秉承師父遺旨，對武林人物應該特別客氣，竟先向各人下拜，這一下，可忙壞了這些武林長者，見四象門的掌門人向自己人行下大禮，大家忙不迭的也一拜還禮。

賈永首先開言道：「賈永等參見四象門百拜掌門。」諸人也隨聲應和，百拜童子祗得又拜了一拜，也不知應說甚麼。幸而鬼谷子膝行上前，將百拜童子摻起身來，並道：「不敢當各位前輩大禮，敬請起身就坐。」經過一番紛擾，大家才由跪拜中站起。但，這偏殿裏並無坐位，仍由鬼谷子開言，肅請各人到大殿再共商大計。

四高人的遺言，竟是如此簡單，連鬼谷子等都深感意外。大家都以爲對野狐禪門，必會有所指示，想不到一字未提。再想深一層，四高人既已說明一人生死，無關宏旨，所以也並不提及他們自己的私仇。

可是野狐禪門正是萬民之仇，野狐禪門不除，武林無寧日，民間蹂躪，亦無了期。場中雖以百拜童子爲主，而百拜童子料事簡單，言語也不會轉折，這時候，他祗能抱定一個原則，不胡亂說話，一切由大師兄作主，想必萬無一失。

經過大家的一番研討，認為先除野狐禪門，仍是奉行四高人的遺志。而事實上，現在的野狐禪門正與武林為敵，你不犯她，她也必略犯你。前題既決，也就不能不請俏羅剎說一說她這兩天在野狐禪門巢穴裏的見聞了。

俏羅剎此次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雄心，偽裝被方逸清的攝心法所攝，隨之而行。此一行，關係到野狐禪門的生死存亡，筆者就不能不掉轉筆頭，稍加評述。

却說當時大悲師太、賈永、酸學究、扁鵲先生及俏羅剎等一干人，為了搶救萬線娘，不惜追入深山，找尋萬線娘下落，萬線娘果為攝心法所攝。到後來，出得野洞，與俏羅剎門上，方逸清也露面了。

這時候，俏羅剎一面觀測萬線娘的忘形功，同時也在苦思對付方逸清的方法。有了昨晚在第五洞的經驗，俏羅剎知道憑着身上于虎膽的真氣，方逸清的攝心法對自己起不了作用；身上又有扁鵲先生的無畏香袋，也不必怕她的毒物，眼前諸人，除自己不畏她的攝心法之外，連原以為極有能耐的萬線娘也不濟事，為了要解救當前的危局，惟有自己加老妖尼一拚到底。而且，四高人有話，要一切由自己先行，這必是早有所見。與其現在如此苦作無謂的糾纏，而且憑一己之力，顧此失彼，不如找個與老妖尼單打獨鬥的場面拚上一個兩敗俱傷，也為師門在武林中立下一場大功。

心中既有此想，所以，一面在與萬線娘遊鬥，一面注意方逸清的動靜。方逸清居然向自己施用攝心法，要自己隨她入山再練，這就是最好的一個機會了，於是，俏羅剎毫不猶疑，閉言收招，即縱到了方逸清身邊。到聽到方逸清要留自己作為人質，以便交換于虎膽，心想：于虎膽為四高人攻去，要將自己交換于虎膽，更是正面與四高人為敵了，四高人必須出手，則自己縱是陷身虎穴，也必將得救。有此信念，膽氣更豪。佯裝被攝，唯命是從之態，做得更是自然。

方逸清牽着俏羅剎的手，慢慢走開，形狀是慢，其實甚快。俏羅剎以前有被攝的經驗，除了對老妖尼的話，奉命唯謹之外，本身武功是並未消失的。所以，走起來也仍出本身的輕功。方逸清笑着道：「乖侄兒，你武功確是很高了，再加修習，何難不至於天下第一。」

假如要俏羅剎答話，則俏羅剎必會有露出破綻的可能。但，凡是被攝心法的，都是口不能言，心下有數，心下之數，全是聽從方逸清的話，連點頭示意等動作，也不會做出來。俏羅剎有經驗，知道這些竅門，也就根本不開腔，也不作任何顯著的表情。運起自己的輕功，與方逸清亦步亦趨。不過，俏羅剎仍有保留，不敢將自己的能為盡行施展。

走不多遠，方逸清輕噓一聲，草叢中即竄出一頭吊眼金睛白額虎，俯伏路邊，方逸清攜着俏羅剎縱上虎背。方逸清道：「乖侄兒，閉上眼睛，不必害怕，我們回山去了。」同時，方逸清頸上的兩條飄帶，恰是飄貼在俏羅剎的面部，耳聽得風聲起處，猛虎已縱身而起。

俏羅剎既先被吩咐閉住眼睛，再加上飄帶遮了面目，風馳電掣中，飄帶貼得愈緊，根本無法看到所經之處了。俏羅剎也不勉強偷看，真是將眼睛閉住。

方逸清在虎背上問俏羅剎道：「侄兒，此番是你的好造化有機會侍奉本門的祖師爺。祖師爺力斃四老鬼之後，本身也損耗了很多精力，現在須得有人好好的服侍。你的玉女玄功，基礎已打得很好，再加上剛才所學的忘形功，這都是修習本門無上大法的好條件。這次服侍祖師爺之後，祖師爺當更會傳你一些武林絕技，你祇要好好聽話，用心服侍就得了！」

俏羅剎聽說是要她去服侍祖師爺，這祖師爺，當然是指的百丈妖僧。她居然說他已力斃四高人，這真是匪夷所思之事。俏羅剎心下不信，但能有機會見到百丈，更是自己立大功、揚大名的機會到了。明知前途是危險重重，想到能相機出手，斃了這妖僧妖尼，不僅可以雪了本身失敗之恥，也是為師門作了一件光榮的大事。所以，她不僅不以服侍百丈妖僧為懼，反而以為喜。

方逸清又道：「本門至高大法為玉液大還丹，乾修以坤元為主，坤修以乾元為主。修習之法，將來自會慢慢傳授給你。祖師爺修成大法，即能力斃當今武林的四老鬼，可知此大法在武林中，算得前無古

人。禀賦豐厚，而又有緣拜入本門，實是天大的幸事。你今後必須一心一德，聽從我的命令，前途即不可限量。在本門現在諸弟子中，除于虎聲之外，沒有一人能及得你，你可不要放棄了這好機會。」

方逸清說得又委婉，又慈祥，如果俏羅刹此時不是並未受攝，早已對她甘心拜服了。俏羅刹心中暗笑，仍裝得木然不語。方逸清又道：「見到祖師爺，不心驚駭，祖師爺飽經艱險，肉身磨折甚多，但，丹成之後，漸漸就會脫胎換骨。祖師爺要我為他找尋丹元，我一見到你就不想萬線娘了，這也是你的緣份。」

方逸清一路之上，不斷誇耀她野狐禪門的實力，以及將來的前途，又將對賈永所說的那套人仙兩界，一律管領的鬼話說了出來，聽得俏羅刹不勝煩厭，可也不便有絲毫表露。

經過了一段時間，猛虎停步；方逸清牽着俏羅刹落下虎背，並道：「現在可以開眼了。」臉上的那兩條飄帶也自動脫開。

俏羅刹徐徐張目，仍裝得呆呆笨笨，向前望去，又是一個山洞，向左右一望，竟是在一個深谷之下，稍遠處尚有一條大瀑布，遮住了遠望的視線。也一時看不清猛虎自何處落下的。俏羅刹尚未望得清楚，方逸清已牽着她入洞了。

這山洞甚是闊大，入到洞裏，四處都鑲嵌有夜明珠，珠光強弱不一，而一片幽暗慘綠的光澤，照得眼前事物分明。再進到裏面，却又有一個個內小洞，方逸清着俏羅刹在一個小洞歇息一會，不得亂自行動，方逸清即走開了。

俏羅刹依言進入指定的那一間小洞，更是一驚，這小洞等於是一間小閨房，繡榻香几，陳設至為華麗。壁上明珠，照眼生輝，俏羅刹不敢放肆，就站在洞中，眼望洞口，一動不動，心中則在默察洞穴的地勢。不一會，方逸清又閃到了洞口，向俏羅刹一招手，俏羅刹即應手而前。方逸清道：「祖師爺要先見見你，祖師爺今天脾氣不好，你得小心服侍。」即帶着俏羅刹再入到裏面，在一個僅可蛇行而入的穴口，方逸清先自臥地游身而入，接着又游了出來，道：「就是這樣走進去！」

俏羅刹無奈，也唯有臥地游身而入。不過三兩步，裏面便見開朗，竟是一個大空洞，雖然不見天日，而四壁滿綴明珠，光同白晝。裏面石桌石几，都光滑異常。望進去，有一張石榻，上面坐着一個容貌模糊而週身赤裸的人，懷中坐着一個女人，可看得俏羅刹七竅生烟。

那女人，正是假扮俏羅刹的那名野狐禪門女弟子。方逸清已跟着進來了，朝前幾步，已到了石榻之前不遠處，回頭向俏羅刹道：「你坐在地上，不要聽我們說話，不要聽我們說話。閉上眼睛，閉上眼睛。」

方逸清說話重複，俏羅刹想到她是在加強她的攝心法作用了，立即依言，緩緩坐到地上，也緩緩將眼睛閉上。這做法，使得方逸清果真以為俏羅刹是全為攝心法所制。仍然再重複一句道：「用心想想忘形功的招式，想想忘形功的招式，不要忘記了。」俏羅刹閉目之後，果又做出深思之狀。方逸清看得甚是滿意。

方逸清安頓了俏羅刹，認為俏羅刹是不會聽到她的言語了，即向石榻上的赤裸人道：「祖師爺可看到了，這樣一顆丹元，實是天下少有，你滿不滿意？」

石榻上的赤裸人，當然即是身受重傷的百丈妖僧了。他輕輕一笑，道：「逸清，你就不能上這榻上來坐一坐了？」方逸清笑答道：「祖師爺，我很感激你除去武林四害，也算報了本門的大仇。但，當前要務甚多，即使我將全部真氣度給你，你也一時不能復原，而我已不能行動了，本門事務，由誰料理？」

百丈妖僧，緊抱着假俏羅刹，有氣無力的道：「你用這樣的坤元救我，一百個也不中用，豈不是故意要將我毀滅？」

方逸清道：「你怎麼老是胡想？如果不是大敵當前，我當然願意捨身相助，現在，你難道就要使本門的聲威，在一振之後又為人擊毀？」百丈妖僧冷冷一笑道：「何人能來此處？你明明是敷衍而已。」

百丈師太道：「你以為此處非外人所能到，你怎的又能尋來？」

方逸清面上微笑，心下可也突突的跳動起來。當是方逸清費盡很多氣

力找到的一個隱秘處所，預備自己作「九轉還丹」之地，任何弟子也未到過，何況外人。偏是妖僧就是在這洞穴裏突然露面時，似乎百丈對方逸清的行動，一切都瞭如指掌。

當萬拜爺爺等四高人在蓮花峯下找到方逸清的那間精舍，且又在一個崖穴裏救走了百拜童子之時，方逸清確已被四高人逼得走頭無路，不得不逃回自己這一個佈置得極爲週密的基本巢穴時，四高人不久就已追到了附近。

方逸清匆忙進到洞裏，却見石榻上坐着一個面目模糊，四肢殘缺的怪人，不得不大吃一驚。反而這怪人先行發言，囑她不必驚慌，他是百丈，九死一生，終於回來了。

方逸清聽聲音，果是百丈，而在石榻上稍招手，方逸清卽身不由主的被吸到石榻之旁，百丈仍以當年的輕佻手法，向方逸清面上摸來。這時候的方逸清，已非四十年前的方逸清了，她經過四十年的痛修苦練，不過是藉着爲百丈報仇，要重振野狐禪門威風，獨霸武林。

現在，百丈突然復活，而又變得容貌如此可怖，不僅自己不能再充野狐禪門掌門，而且還要在肉體上應付這樣一名非人非鬼的怪物，心下實有所不甘。但，他明明是自己的舊情人，舊掌門人，而功力在自己之上，不知有多高，此時就不得不勉強依順，趁勢道：「你數十年竟不向我透露一點消息，爲了你的大仇，爲了本門的聲威，你知我這幾十年受過了多少苦難？」

百丈微笑道：「有苦難，也有快活。今天我已回來了，此後就祇有眞快活，沒有苦難了！」

方逸清卽道：「苦難就在眼前，四老鬼剛才正將我圍住，險些脫不了身。」百丈聞言，一躍而起，獰笑：「四老鬼現在何處？我正要前去報仇，竟會自己送上門來。」

方逸清卽道：「就在此深澗之上，危崖之巔，正在找尋我的踪跡哩！」百丈獰笑連聲，就地一滾，似是翻筋斗，也似是作滾地葫蘆，總之，必是雙脚不靈，而動作之快，連方逸清自後追上時，也仍相距甚遠。

百丈就在這危崖之巔，與四高人交上了手。四高人並不知他卽是當年被擊落崖下的百丈妖僧，百丈全不開聲，一味使的毒招惡式，四高人從來不願傷害並無惡名之人，見到他的面目醜惡，諒非善類，但在未知其眞實名姓以前，也不願卽施殺手。

可是百丈的武功，確是精進得很厲害，四高人一時竟奈何他不得。鬥了些時，四高人由於罣念要爲百拜童子療傷，不願遊鬥，又復不忍劇施毒手，一念之仁，卽給百丈取得了機會，用玉液大還丹的眞氣吸力，險些將四高人的眞氣吸走。這時候，四高人才想到他可能是修習玉液大還丹之人，必是方逸清的同黨，而功力更在方逸清之上，想到要將他擊敗，頗得耗費很多時間，而百拜童子的傷勢，非急加救治不可，於是卽與百丈約期後會，飄然而退。

百丈似也知四高人的武功，也已今非昔比，要報此仇，自己也非得稍作準備不可，因此對四高人也未追趕。

方逸清藏在後面隱蔽處，始終未曾露面，待四高人走後，才出來與百丈賀功，百丈更是趾高氣揚，不可一世。這一晚，兩人就在這秘洞裏重修舊好，彼此說不盡四十年來的艱苦經歷。而百丈何以未死，且能習成大法，却未向方逸清有詳細交代。但囑方逸清爲他從速將萬線娘請來作坤元。他自知與四高人一拚之後，可能原神受損，非有上好丹元，不能回復眞氣。

方逸清想到了萬線娘，也想到了俏羅刹。這萬線娘，方逸清不知其來頭。現在，百丈既有此吩咐，很可能是百丈先行引誘而來福州的。因此，她便將萬線娘引至一個穴洞裏加以囚禁，祇等候百丈的消息。

百丈果然得手，四高人因傷而亡，但百丈也元神喪盡，還來不及將萬線娘獻上，百丈竟拉住方逸清素取方逸清的眞氣。這一着，可將方逸清嚇壞了，自己修習的成果，實在不願就此送與這實難復原的百丈。忙告以萬線娘已被誘到，可立卽獻上，百丈才將方逸清放開。並將自己的一名女弟子老六先行給百丈苟延一時，趁此時機，就想將萬線娘帶回，供百丈使用。

方逸清之有此心意，無非是尙未得知百丈習成玉液大還丹的原因

俏羅剎假裝爲攝心法所攝，隨老妖尼到一崖洞去見百丈。

，以及他爲甚知道自己的所有秘密。心知他郎使獲得如萬線娘這樣的上好丹元，也不能再復原狀，但得此丹元，尚可保全性命，到時候，方逸清就有辦法詢問百丈的秘密，說不定他還有武功秘笈相傳。

還是方逸清的如意算盤。及到見到大悲師太師徒、扁鵲先生

、凌霄一士等一千人追上前來，念頭再動，她非痛恨俏羅剎至深的，不如先將這女魔頭送給百丈，讓百丈吸了她的眞元，也正是一石兩鳥，大符心願。因此卽將俏羅剎帶回來。

可是，百丈此時，也早有想法了，他知道方逸淸對自已已有異心，縱使自已獲得其他的丹元，也不能回復到可以壓制方逸淸的能力，唯有索取方逸淸的眞氣，則彼消此長，或尙可置方逸淸於絕對控制之下。手上抱着老六，吸入了老六的一點眞氣，不過是暫時苟延殘喘而已，一心一意，仍在計算如何攫得方逸淸。偏是方逸淸早有提防，站也站得離石榻稍遠，百丈卽使用力頸來，方逸淸仍有閃躲的裕餘。

方逸淸尙未摸淸楚百丈的底細，對他仍有些畏懼，聽到百丈仍是要自已將眞氣相輸，祗得婉言道：「我現在替你帶來了一顆上好的丹元，她是我往日的師侄，玉女玄功的基礎已修至極高境界，我相信你用這丹元，必較我與你合修，更爲有效！」

方逸淸說話時，以爲俏羅剎正被攝心法所攝，眞是不會聽到她的話，可是，俏羅剎却聽得淸淸楚楚。百丈忽然冷笑道：「你不用推三阻四，甚麼我都明白了。你預備的丹元已經失落了，今後須我指點的地方正多，你現在不聽我的話，你將來必定悔之已晚。」

方逸淸嬌笑道：「你就太冤枉我了。我如果不是爲了大敵當前，甚麼都可爲你犧牲。你怎知我的丹元失落了？你怎不向四老鬼討回來？」百丈大笑道：「你眞以爲于虎聲是四老鬼掠去了嗎？」

方逸淸觸機一觸，卽刻想到于虎聲在第十三洞失踪，洞裏並無破壞，可能並非四老鬼出手。如非四老鬼，則必是百丈無疑了。不由得急道：「想是你收藏了？」

百丈道：「我也未收藏，但，你如好好聽我的話，我擔保你這一顆丹元仍歸你用。」

兩人正在爭執中，外面傳來了一陣笑聲，百丈卽道：「如何？胡千素找你來了！喜新厭舊，也不應如此。我百丈待你的恩德可也不淺！」

方逸淸也坦然道：「我毫無此意。當你全無消息，而我又處在四面楚歌之中，不向蠻荒投他，又投誰？前兩晚，爲了百拜小鬼，他也差些給我了斷了，何能謂爲喜新厭舊？」

百丈轉用柔聲道：「這一切，我不責怪你。這幾十年，我已走通了修合的大路，我們如是仍能與以前一樣同參同修，對你也有極大的好處！」

百丈此言，可眞可假，使方逸淸也疑信參半，而外面的笑聲已越來越近。方逸淸可想不透毒神胡千素怎能找到這一個隱秘處所的，卽道：「我先出外攔住胡千素，這地方是不能使他撞破的。」百丈道：「且慢，你應不應承我？」

方逸淸道：「這且容後商量，我已給你找到了一顆上好丹元，你不如先試上一試。待我應付毒神之後再作商量。」百丈道：「你仍是在敷衍我。你說的丹元，是不是地上的這娃兒？」方逸淸道：「正是，她可是天都門的嫡傳大弟子，近年名震南北的羅剎門掌門人俏羅剎，你可不要輕覷了。」

百丈稍一遲疑，卽將懷中的假俏羅剎推開，道：「這充頭貨究是不中用，就依你的話，先試一試。」這可聽得俏羅剎精神緊張了，如要將自已送入百丈懷中，飽受他的羞辱，這當然是萬萬不能容忍的。如果就此翻臉，看來，百丈原神已失，固然易於對付；對方逸淸却頗難着手。俏羅剎曾與方逸淸鬥上多次，硬拼硬，必難求勝。勝不了方逸淸，則此來的目的卽已付於流水。而且身在虎穴，也不知是否能輕易逃出。

俏羅剎思念未決，方逸淸卽道：「這才是有商有量的好辦法。」又向俏羅剎道：「乖侄兒，快上前服侍祖師爺。好好聽話！」又向百丈道：「她現在正受我的攝心法所制，我外出之後，你也仍須用攝心法將她制住。這妮子的脾氣是十分暴烈的，可不能大意。」

百丈應道：「希望你仍在百步以內爲我護法！」方逸淸道：「毒神尙在百步以外，難道你就連這一點功夫也使不上了？」百丈稍停，道：「現時不便分散神志。你也不必攔住毒神，讓他進來與我一見也

好！」

方逸清道：「此地怎能由他進入？」百丈道：「告訴你，毒神是我請來的！」

方逸清神色一變，道：「請來作甚？」百丈道：「我這時候需要朋友！」方逸清道：「你怎不早說？」百丈道：「早說？豈不誤事？」

方逸清想到，百丈定是對自己起了疑心，而這時候的百丈，實已在生死邊緣，能將毒神喚來，也可對方逸清起制衡作用，至少使方逸清不能對百丈施毒手。

野狐禪門，原本無情無義，彼此並不能互信互諒的，所憑者，全是本身的功力，百丈失了功力，也就一切完了，不能不在這時使用機智，死裏求生。

方逸清想至此處，不由得冷笑道：「我對你並未絕情，你也用不着起下這大的疑心。」但心裏却想到，百丈為四高人擊散眞元，立即回轉，自己前後均在不遠處監視，他又並未帶有弟子，怎會能將毒神約來？這句話，可能是故意虛張聲勢的。因繼道：「既是如此，我更須先向毒神一詢究竟。」也不再向俏羅剎有所吩咐，一閃而出。

俏羅剎此時已知百丈與方逸清之間，矛盾重重，趁此時機，殺死百丈，易如反掌。但，此時殺死百丈，反而是為方逸清求之不得，不如靜觀其變，待他們正式破裂時，再從中下手，一舉而殲方逸清，才是正理。因此，方逸清雖已外出，俏羅剎仍當作受攝心法所制，全無表情。

不想百丈已哭道：「好徒兒，快來！快來！」明是喚俏羅剎上石榻。俏羅剎對百丈既無畏懼，也故意起立，向百丈慢慢走去。百丈不停的輕喚：「快來！快來！」俏羅剎仍然是緩緩移動。

却聽到百丈有輕輕的嘆息一聲。俏羅剎心思靈敏，已想到百丈的呼喚，必是也含有攝心法的，却對俏羅剎不能發生顯著效果。這嘆息，必是深感於自己武功之完全喪失。

俏羅剎一面緩步前移，也一面靜聽外面的聲息。以俏羅剎的修為，在這靜寂的山岩之中，莫說百步，就是一里半里，也必能聽到極其輕微的聲息。但，俏羅剎聽不到方逸清的聲音，也再聽不到毒神的笑聲，想必是這兩人已在較遠的地方去大開談判了，離開此間，絕不會少過一百步。借此機會，向百丈嚇上一嚇，看他還有何能力，即使方逸清轉來，仍是能够保持這並未受攝的秘密的。

一經想定，立即止步不前，故作驚疑之狀，再向百丈一望，精力外露，目光如電，隨即喝道：「你是甚麼妖孽？此是何處，從速說來！」

百丈被俏羅剎的這一突然動作，嚇得一驚，忙又將身旁的假俏羅剎抱在懷中。這樣的一代大魔王，雖是武功全失，仍能鎮定的應付任何險局，他已想到必是方逸清已外出很遠，俏羅剎已不為她的攝心法所控制了，以至自動轉醒。

方逸清曾經說過她的修為甚高，即此一喝，已知其內力內深厚，絕非庸手。如百丈未失武功，當然不以為意，現在是神亂傷危之際，連一個稍懂武功之人，也難於應付，何況是這樣一名高手。

他知道，乞求必屬無用，祇得仍是裝模作樣，輕聲的道：「好徒兒，在祖師爺面前，不得放肆。你可知我即是野狐禪門的開派宗主，百丈禪師？」

俏羅剎一笑道：「百丈妖僧，四十年前已喪了狗命，你何不假冒一位生人？看你的情形，必是老妖尼方逸清的仇人，所以才被折磨得已不成人形。如係屬實，從速稟告，本寨或可放你一條生路！」

俏羅剎是當着自己以前被攝心法所迷，從未聽到他們的談話，也不知現時身在何處。她這樣一說，也是一條頗為毒辣的妙計，希望挑起百丈與方逸清的仇恨。

百丈聽到俏羅剎如此一問，果發心急轉，心想：「方逸清已全不將自己放在眼下了，要借方逸清之助，苟延殘喘，已是不易，更難望恢復武功。如果能够利用俏羅剎，未始不是另一生路。」

稍一思疑，即道：「你却是甚有眼力！不過，你與我一樣，都被方逸清擒回這碉窟了，儻你本領再大，不久之後，當然也會與我一樣

，何必裝得這樣凶惡？你可知你是怎樣被擒的？又可知你是怎樣來到此處的？」

俏羅刹故作迷惑之色，道：「然則，你究是何人？與方逸清究有何仇恨？」百丈搖頭道：「言之長矣！賊淫婦心狠手辣，大姐如能助我一臂之力，我也當助大姐逃出此魔窟。」

俏羅刹道：「這是甚麼魔窟？難道本寨要走，有誰能加攔阻？」百丈笑道：「滿洞的毒物，已使你寸步難移，何況還有賊淫婦的攝心術！」俏羅刹作成恍然有悟，即道：「你究是何人？就能說助我離開此洞？」

百丈即道：「此話容後深談。賊淫婦不久即回，你如願與我一同逃走，我必有方法。」俏羅刹道：「願聞其詳！」百丈道：「此洞後面有秘密通道，可直出芙蓉山，而洞中毒物，我均能解，你如能馱我而行，自秘密通道逃走，祇要上得芙蓉山，我就再不怕方逸清了。而且我還有辦法報仇，也是與你報仇。」

俏羅刹雖聽得心中好笑，却已打定了主意，即道：「要我馱你，可萬萬不能。看你一絲不掛，恬不知恥，想來也必不是甚麼好東西。」百丈忙道：「高寨主不要誤會，本門練功，是不得有衣裳束縛的。我可借老六的這件長袍穿上。」說時，果發動手解脫假俏羅刹身上的長袍。

百丈在俏羅刹起身時即抱回假俏羅刹，原也正是為了遮掩自己一部份身體。俏羅刹聽得哈哈一笑道：「你這樣練功，想必定是練的禽獸功了！」

百丈明知是俏羅刹對自己奚落，此時有求於人，也祇得厚起臉皮回道：「本門這一套神功，實是集天地之精靈，協陰陽之至理，經無數先聖先賢融會貫通，始得完成。修習成功的，數百年來尚無一人。只有我能夠有所成，即已無敵於天下。」俏羅刹搖頭笑道：「就是敵不過一個方逸清！」

百丈忙道：「方逸清乘人之危而已，何足道哉！」說時，百丈將假俏羅刹的長袍除下，自己披上之後，才將假俏羅刹推開。可看得俏羅刹粉臉透紅，心頭大怒。

原來假俏羅刹也僅是外面有一襲長袍，除去之後，身無寸縷。看她已僅有一縷若斷若續的輕微呼吸，想是元神已被百丈吸盡，雖不即時死去，也必終身難瘉了。

俏羅刹怒在心頭，依然不動聲色，祇道：「我們男女授受不親，總之，我不能馱你。」百丈急道：「事不宜遲，難道你就不想離開這魔窟？」俏羅刹道：「除非你另想別法！」

百丈急道：「你的武功雖高，尚非賊淫婦之敵，況又不能避其攝心法，還有何他法可想？」

俏羅刹就是想逼出一點抗拒攝心法的方法來。她自己雖不畏攝心法，確是在武功上也不能制住方逸清，如能獲得破解攝心法的方法，即可合師父及賈永、酸學究、扁鵲先生與萬線娘之力，何愁方逸清不除。即道：「方逸清武功並不可畏，僅是攝心法難當，想必你也是被攝心法所制才落得如此地步！」

百丈一聲長嘆道：「攝心法有何可畏，我不過受騙而已。」俏羅刹道：「你怎能不畏攝心法！」百丈不再答話，似在深思熟慮。稍緩始道：「你如拜我為師，我即授你破解攝心法之法。」

俏羅刹想到，別的事情尚可敷衍，這拜師之事，可絕不能胡來，即道：「我連你的姓名也不知，我是堂堂一派掌門，又豈能胡亂拜師？豈不被江湖恥笑！」百丈無奈，又恐方逸清回來，限於時刻，不得不道：「你即使不拜我為師，也須立一個誓，永遠不得傷害於我！」

百丈想到，祇要自己離開此間，即有生路，也就是祇要俏羅刹不在途中施殺手，自己也不必害怕了。

俏羅刹却另有想法，這個誓，並無妨礙，自己不出手將他置死，也可慢慢告訴師父，由師父出手，更可討得師父的一場歡喜。這甕中之鼈，還怕你逃了不成？即應道：「既是同難，你這也想得太多餘了。我就依你就是！」立即跪在地上道：「我俏羅刹高百花，如出手傷害傳我解除攝心法方法之人，必遭天譴，死無葬身之地！」

要知後事，請閱下期。

武俠長篇連載

湖山碧血

採薪客・文　鳳簫・圖

禍起蒼猝　圖謀成空

骷髏魔君由雨蒼嶺上鯉魚峽峭壁之上，抖手打出六支骷髏箭，守在峽壁上的六個人應手而倒。這六人死得太易，由雨蒼不禁一怔。但凝視察視之下，始終瞧不出有何蹊蹺，除了自己骷髏箭致命外，別無其他原因。六人中亦有雷震子廣明法王手下人在，田雨蒼不禁兩道濃眉皺了皺。其餘黨羽紛紛趕到，田雨蒼回首望着一人問道：「你可是親眼看見金面人雷震賊道及廣明禿頭在此麼？」

此人朗聲答道：「屬下看得逼真，金面怪人武功神奇，一招之下，擊斃了兩名弟兄，屬下自知非其敵手，同着周三、楊崑兩人報與山主……」

田雨蒼不待說完，即目露詫容道：「他們三人何故失去影踪？」

「必去谷下。金天觀主與龍虎十二盟，當年亦是宿仇大敵，眼令天河鬼叟陸文龍困在谷底，豈能平白放過如此復仇大好良機，眼前亂石崩塌谷底，不言而知是金天觀賊道所爲。」

田雨蒼略略頷首，立命屬下散佈峽上要道，不容谷底一人漏網。

崩石之勢漸定，隱隱可見谷下劍芒刃光飛舞，喝罵語聲亦依希可聞，聽出那是雷震賊道所發，他做夢亦未曾想到囚辱之恥，今晚可如願以償，不禁宏聲大笑，真是有意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他在崖上得意狂笑，谷底雷震子廣明法王及天河鬼叟不由魂飛胆落。

田雨蒼見谷底並無回應，面色一沉，大喝道：「金天觀主，你今已成待宰之獸，尙憶兒如昔麼？田某爲報囚辱之恥，可怨不得田某行事辣毒絕情了。」

雷震子目中射出怨毒已極奪人神光，仰面厲聲道：「田老師乃一派宗師，豈可行事不光明磊落，倘你我各以本身武功，放手相拚，貧道如不敵，當束手就戮，死而無怨，暗算施詭，落井投石算得什麼英雄行徑。」

田雨蒼放聲大笑道：「田某去昔觀時，觀主不也是暗算施詭麼？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觀主似强詞奪理。」

雷震子反唇相稽道：「此乃田老師登門尋仇，貧道爲免流血起見，不得不出此下策！……」

語尙未了，田雨蒼一聲暴喝如雷道：「住口，江湖之上，爭奪劫殺難免，田某往你金天觀時，你如已武功制勝，田某自甘身死無怨，如今豈能責怨田某此舉不磊落光明，金天觀主，你何不認命了吧！」

雷震子不由發出厲笑道：「田雨蒼，貧道等如今雖成甕中之鱉，你亦是籠中之鳥，雪峯山中，七星幫暗樁密如星羅棋布，一舉一動，均在他等耳目之下，不要黃泉路上相逢遙與貧道晤面才是。」

田雨蒼聞言一怔，暗道：「雪峯山是七星幫總壇重地，爲何始終未發現一名七星幫徒，其中必大有玄虛，莫非雷震子賊道已有所覺。」不禁暗暗納悶，一時之間舉措難定。

清輝月照山谷，景色淒迷，山風勁吹，振盪衣袂，田雨蒼負手沉思着，面色陰晴不定……

骷髏魔君田雨蒼心生躊躇，舉棋不定。忽聞一個手下道：「山主，囚辱之恥，不可不報，就算我等身陷七星幫重圍，與雷震賊道握手言和，共拒强敵，無異於與虎謀皮，得不償失，何況陸文龍此人縱之而去，不啻開閘放虎。」

田雨蒼點點頭，冷冷一笑道：「不錯，此言實是有理，但你忘了最緊要處未說，就是我等如何置他們於死地，永除後患。」

那名屬下聞言不禁一呆，惴惴答道：「投以巨石，活埋谷底。」

田雨蒼冷笑道：「陸文龍老賊爲我等投石困在谷中一日一夜，尙未曾死去，此計實難收效。」另一名屬下道：「有必死之因，決無再次僥倖之理，商大俠臨行之時尙贈山主無形劇毒，不妨一試，成事在天，謀事在人，盡其在我而已。」

田雨蒼點點頭道：「論斷明確，老夫怎不知之，但萬一因勢孤身陷重圍，豈不兩敗俱喪。」那屬下答道：「依屬下之見，七星幫一直秘地自守，決無出手之理。」

田雨蒼略一沉吟，毅然下令推石。一霎那間投石如雨，聲震如雷，夜空中彌漫着冲天塵烟。金面人藏在暗處，冷漠如冰的面色上，不禁泛出一絲

笑容。

他以借刀殺人之計，置辛青羽時紹雄於死地，人不知鬼不覺，如今隨文龍十有其九準死無疑，滿懷欣悅自不待言，眼中之釘，五去其三，尙有奪魄郎君吳漢林，北瀛島主嚴陵逸二害未除，亟須圖謀設計，轉身疾奔出百數十丈外，突見一條疾如流星人影，不禁一怔，身形一挫，隱在長草中，偷覷來者是何人。

來者正是藍衫文士，金面人暗中驚道：「傳聞此人就是奪魄郎君吳漢林，他與自己一般，形踪飄忽，令人莫測高深，唉，自己怎麽使他自吐來歷姓名，再設計除他。」

只見藍衫文士直奔鯉魚峽而去，他不禁改變離去心意，欲尾隨查視究竟。不料他身形尙未立起，驀聽不遠處傳來一聲悠悠長吁，一條黑影在十丈外草中冒了起來。那人兩臂向空中一陣欠伸，似是困憊已極，又出聲長長嘆息道：「歲日銷磨，英雄老去，恐日後武林中無用武之地了。」

金面人聽出語音甚熟，凝目望去，黯淡月色下辨出那人形貌，赫然正是他食寢難忘的北瀛島主嚴陵逸，不禁大詫道：「他爲何說出如此壯志消沉之話，莫非遭受重挫，走投無路，心灰意懶。」

只見嚴陵逸似爲鯉魚峽震天隕石响聲吸引住，須臾，身形一振，疾奔而去。此刻，金面人怎能置心目中大仇於不顧，遂遠遠尾隨嚴陵逸身後。

……………………………

峽中三凶見谷中投石如雨，不禁亡魂皆冒，東奔西竄，有幾次爲碎石濺射擊中，任他三凶銅筋鐵骨，也痛徹心脾，在震耳欲聾响聲中，陸文龍高聲道：「似此閃避何時可了，不如闖出谷外，置之死地而後生，或可倖免一死。」

金天觀主廣明法王也有同樣心意，齊齊選擇有利之位衝向東面谷口。但天河鬼叟陸文龍刁譎已極，雖衝向谷口，却落在兩人之後。

廣明法王流雲飛袖疾展揮出，捲出一片如山罡勁，逼開擲石率先衝上谷口，身形尙未落實時，突見三塊磨大巨石呼嘯破空激襲而至，不禁慌得身形一滑，吐氣開聲，兩袖猛拂了出去。却不料兩條人影夾襲而至，寒光電閃，當勁如潮，威勢凌厲。

廣明法王鼻中冷哼一聲，袖勢突移，轟然微响，兩條人影頓被震得歪得一歪，却值雷震子仗劍飛躍登上，一招「趁水推舟」揮出一道寒虹。鮮血濺飛中，兩條身形先後倒地損命。雷震子與廣明法王亦闖出谷口脫去飛石壓體之危。

豈知一波方平，一波又起，驀然空中一聲斷喝傳來，只見一片箭網交織，銳嘯罩襲而下。樊邪不禁駭然大凜，箭未及體，寒冽逼人，心知那是骷髏魔君田雨蒼獨門凶辣暗器白骨箭，忙閃身挪避。

天下事不如意者常八九，田雨蒼恨雷震子四辱之仇，恨入骨髓，存心將雷震子廢在手下，打出白骨箭多而且密，網形撒下，十丈方圓內無法倖免，饒是樊邪閃避得快，肩臂等處還是爲白骨箭所中，只覺一陣奇寒之氣湧襲內腑，不禁機伶伶的打一寒顫。

田雨蒼哈哈大笑，飛瀉落地，偕着十數高手合攻樊邪。幸虧樊邪功力深厚，一面運氣封閉着數處要穴，以免寒毒內侵，一面施展絕藝力拚。

田雨蒼厲聲笑道：「兩位何不認命束手，田某這白骨箭陰毒無比，妄施內力發作得愈快。」樊邪悶聲不答，雷震子奇絕劍招下，又是一人受創慘嗥倒下。田雨蒼冷笑一聲，率衆攻勢愈加緊迫凌厲。

樊邪久久未見天河鬼叟陸文龍登上谷來，不禁驚疑互望一眼，本身武學，已發揮至顚峯，但體內箭傷寒毒如同潮水般湧攻向內腑，幾乎衝破封閉穴道，內外兼顧下功力已大大打了一個折扣。

約莫一盞熱茶時分過去，田雨蒼手下雖傷亡過半，但樊邪已負創多處，汗流滿面，岌岌可危。突然，田雨蒼身形一提，疾奔穿空，半空中一個旋轉，凌空猛撲而下，骷髏氣功勢如排山倒海，銳嘯悸人。

樊邪只覺強風壓體，陰寒之勁如割，知除了硬接一擊外別無生路，但有心無力，身形各各一震，鮮血噴出口外，悶嗥一聲，雙雙栽倒在地。

骷髏魔君田雨蒼身形猶在半空，目睹樊邪着地喪命，已自發出得意狂笑。

語云；得意忘形，後患無窮，正巧應在田雨蒼身上，他雙足甫自站地，斜刺裏忽然撲出天河鬼叟陸文龍，雙手猛揚，天刑針漫空如雨打下。

只聽厲嘯一聲，身形暴射騰空望岩下疾瀉飛下，遙遙傳來刺耳語聲，

道：「陸文龍，田某如不殺你，誓不爲人。」顯然骷髏魔君受傷不輕。

僅餘的田雨蒼手下紛紛亡魂逝去無踪。天河鬼叟陸文龍望了雷震子廣明法王屍體一眼，冷冷一笑，虛空騰起。

蓦聽一聲森冷大喝道：「陸文龍你作惡多端，今晚是你畢命之期。」天河鬼叟陸文龍經過兩夜一日疲累，縱有虎賁之勇，也無力再鬥，聞聲心疑是七星猪伏椿，不禁心神一凛，頓萌逃念。

那話聲一落，一條人影疾掠而出，陸文龍已穿空斜撲峽下，急如隕星飛瀉。豈知那人却是藍衫文士，如影隨形撲下，雙手射出兩道紫燄。一蓬紫燄竟罩陸文龍透體而過，只見陸文龍冷哼一聲，身形就地一滾，又穿空奔起疾掠而去。

藍衫文士不料陸文龍還有再逃之力，目中怒焰迸射，正待追去，却見遠處一條人影疾如流星奔來，不禁怔得一怔，暗道：「此是何人」，身形猛然頓住。

陸文龍只覺身後有衣袂破風之聲，慶幸之念方起，只見來路人影奔來，他認出是北海島主嚴陵逸，不禁心神一震。

他究竟是老奸巨滑，身形一頓，高聲朗叫道：「嚴兄別來無恙？」嚴陵逸不由一呆道：「陸老師，風聞你被困在鯉魚峽，怎能逃出。」

多年情誼，廢於箕斧相煎，嚴陵逸不喚陸文龍爲賢弟。竟改稱老師，由此可見。

陸文龍朗笑道：「嚴兄是查明小弟已死否，怎奈命不該絕，在骷髏老賊與嚴明禿驢當[illegible]賊道鷸蚌相爭之際，小弟得以趁間逃脫。」說時滿面得意之色，接道：「金天觀主與嚴明法王俱喪命在骷髏魔君田雨蒼老賊白骨箭之下，嚴兄不妨去一觀究竟。」

嚴陵逸一怔，道：「那田雨蒼現在何處？」

天河鬼叟陸文龍發出刺耳的嘿嘿乾笑道：「明人不做暗事，田雨蒼被傷在小弟天刑針下逝去。」說着一頓，又接道：「小弟現須趕赴雲台，但願不久與嚴兄在接天崖相聚。」說着縱身一躍，已遠至四五丈外，如雷奔去。

陸文龍說的雖全是眞情，但心計毒絕，知嚴陵逸定疑自己所言不實，必去鯉魚峽一行，存心誘他遇上藍衣文士，免除後顧之憂。果然，嚴陵逸爲他料中，略一躊躇，卽向鯉魚峽疾奔而去。

坐在鯉魚峽崖上，卽發現屍體狼藉，其中二具屍體正是金天觀主及嚴明法王，致命暗器果是田雨蒼之白骨箭，不由心下駭然，暗道：「看來，自己眞中了釜底抽薪，借刀殺人之計了。如不改弦易轍，酷烈之禍當不在遠。」他望了谷下一瞥，飄出走下崖去。

藍衫文士及金面人一直就未現踪，崖上却現出林柏雨瀟洒的身形，見此情景，徐徐長嘆一聲。

忽聽銀鈴語聲傳來道：「雨哥！」

林柏雨猛然一怔，四面望去，只見秦婉玲笑靨盈盈，姗姗走來，雙瞳剪水中却隱泛憂慮之色，不禁暗詫，微笑道：「玲妹，你怎知我在此？」

秦婉玲嫣然微笑道：「妾身，聽恩師說的。」目光移向西天殘月疏星，悠悠長嘆了聲。

林柏雨不禁一怔，詫道：「玲妹，妳長嘆爲何？」

秦婉玲目光一黯，幽怨笑道：「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歡離合，世事眞難全，百年人生只不過彈指光陰，妾身此來有意相助雨哥偕同歸隱林泉，絕意江湖，從此不過問武林恩怨。」

林柏雨茫然摸不着頭腦，只覺秦婉玲神態言語失常，目中泛出驚詫神光，道：「玲妹，妳爲何說出此話。」

秦婉玲凝視了林柏雨一眼，幽幽嘆息了一聲，道：「雨哥，你同去便知詳情。」林柏雨懷着一腔驚疑，隨着秦婉玲疾趕了回去。

曙光初現，山巒間雲浪如帶，綠滿翠濃。兩人趕至霓裳公主潛修處，林柏雨環顧景物一眼，不禁心神大震。

原來昔日峭壁如塹，如今已是亂石成堆，全非本來面目，觀此情景，定是山崩地裂所致。

林柏雨呆立如雞，半晌才吐聲道：「玲妹，這是何故，能爲我一說麼？」

秦婉玲搖首嘆息道：「妾身獨自在總壇習那歸元內功，忽見恩師匆匆進入，向妾身說楊淑梅蔣玉茹不知何往，雷霆大被點穴道受制，楊蔣二位

姐姐如非被人擄去，就是自己逃離……」

林柏雨神色微變道：「解開雷老師穴道，從雷老師口中不難獲知。」

秦婉玲道：「雷老師遭受暗算事先並未警覺，被恩師解開穴道後，亦茫不知情。」

林柏雨神色又是一變，張口欲言又止。只聽秦婉玲接着說下去道：「恩師正與妾身說話之際，忽聽驚天動地山崩之聲，恩師忙與妾身奔出總壇

嚴陵逸上了鯉魚峽崖壁，只見屍首狼藉，觸目驚心。

趕往察視究竟，只見公主潛修之處已崩裂，恩師急命妾身找回雨哥，他老人家立卽竄入亂石中探視霓裳公主生死下落。」說着眼圈一紅，淚珠如斷線般流了下來，哽咽說道：「妾身離此時，發覺紫萼妹妹等人一個不見，非但如此，就是散佈各處伏樁亦形影俱杳，只覺此乃駭人聽聞武林奇案，亦是一樁漩渦……」

林柏雨不禁苦笑一聲道：「玲妹是躭心在下愈陷愈深，不能自拔？其實在下怎能坐視不問，失踪之人無一不與在下有切身利害，玲妹妳這是違心之論。」

秦婉玲淒然一笑道：「妾身不能不勸。」

林栢雨長嘆一聲道：「恩師不知仍在公主潛修之處否？你我進入搜覓，或可查出端倪。」兩人縱身一躍奔入亂石中杳然不見。

……………………

朝陽正上，天邊泛起絢爛霞影，雪峯山一片青蔥黛濃，雪屏擁翠，天風送濤，恬幽清新。兩條身影疾撲上一道峭壁，現出蠻荒一劍雷震天與葛揚，目睹霓裳公主潛修之處已面目全非，成爲累石危峯，嶙峋嵯峨，不禁相覷一怔。

葛揚不由面色大變，忙道：「雷大俠，事有蹊蹺，你我速去尋覓林少俠。」雷震天道：「林少俠現在何處？」

葛揚道：「盧老爺子命林少俠挾送嚴陵逸老賊前往鯉魚峽，諒已返回周姑娘養傷之處。」

雷葛二人疾轉回奔，一進入洞徑中，猛聽一聲厲嘯傳出，知洞內必有劇變，迅疾趕入，只見五個黑衣人閤攻桑微塵父女。

葛微塵父女受傷多處，仍在浴血苦拚。尚有二黑衣老叟持劍搶攻周玉琪，出招辛辣，寒芒飛舞，銳嘯悸耳。

周玉琪想是傷體未復，而是尚未復元，仍端坐榻上，只右臂徐徐揮劍迎去。

劍式奇幻不測，飛洒出漫空寒芒金星，面色慘白，隱隱可見汗珠沁出，隱然內力不濟。

雷震天大喝一聲，青劍出鞘，一道藍光匹練疾捲如虹，向五黑衣人攻去。葛揚掄劍一式「長虹飛月」猛出，截下殆攻周玉琪的一雙黑衣老者。

經他們加入，形勢突變，扭轉敗象。雷震天大喝聲中，一個黑衣人被毒劍刺中右肩，鮮血濺飛應劍嘷叫倒下。

其餘黑衣匪徒見狀知不可戀戰，忍痛出聲，紛紛雷奔退出室外。桑微塵父女久戰身疲，真力耗損過鉅，已顯虛脫，忙盤坐於地調息歸元。

周玉琪右手長劍慢慢垂了下來，面色更慘白無神，汗如雨下，身形搖搖欲倒。

葛揚見狀大駭，因男女有別，碍難出手相扶，大感舉措爲難，忙道：「周姑娘，你感覺如何？」

「周玉琪淸減慘淡面上，泛出一絲淒然笑容，身形只搖了兩搖，止住後傾之勢，緩緩閉上雙睛。

桑雲英忽睜開兩眼，望着葛揚道：「什麼？葛老師方才出聲喚叫周姑娘卻是爲何？」

葛揚忙道：「桑姑娘速調息歸元，事有不明，容後詳談。」

這時雷震天已蹲下檢視被傷倒地上之黑衣人，發現尚未死去，忙取出一粒傷藥撬開黑衣人牙關嚥下，並點了七處重穴。須臾，黑衣人已醒轉，冷笑道：「要死就殺，休想在我口中套出一句真情實話。」

雷震天殺機頓起，目中吐出兩道懾人寒芒，右掌緩一抬起。

葛揚忙道：「且慢，待林少俠轉回，不怕他不說出。」

雷震天冷哼一聲，忽翻腕出指，迅快如電點了黑衣人昏穴，回面搖首嘆息道：「如林少俠及時趕回誠屬萬幸，萬一黑衣同黨捲土重來，你我二人恐無法兼顧。」

葛揚面現憂容道：「雷大俠說的不錯，雪峯山雖大，眼前情勢，你我諒無處容身，在下心想不如到稽少俠處再作計議，林少俠如安然無恙，一定趕去相見。」

雷震天點點頭道：「不錯，正合老朽之意。」

半個時辰過去，洞人岑寂如水。雷震天與葛揚四目相對，心中焦急不耐，雷震天忽一指點開黑衣人啞穴，向葛揚道：「這黑衣人來歷必須查明，他不說老朽卽廢了他一身武功，施展搜陰焚穴絕毒手法，瞧他能否忍受得

住？」

黑衣人聞言，不禁面色慘變，暗道：「大丈太視死如歸，有何可懼，但這搜陰梵穴手法委實陰損無比，雖銅筋鐵骨亦難忍受。」不由得咳了一聲道：「兄弟是奉了柳飄然所遣，至於柳飄然是何來歷形貌，兄弟亦不知情，此行共是五十三人，分作四撥，任務有別，互不知情，兄弟僅知如此，別的概不知情，兄弟僅知如此，別無話說。」

雷震天不由呆住，道：「葛老弟，你可聽說過武林中有柳飄然其人。」

葛揚沉吟半晌，搖首道：「在下並未聽說過。」

雷震天不禁大感納悶，腦中將武林知名人物搜索殆遍，只覺並無柳飄然，看來實是新近掘起的魔頭。

這時，桑微塵父女調息已畢，雙雙一躍而起，突然洞外一條人影疾射而入，四人不禁一凜。

來人却是那小叫化稽康，神色悸惶道：「小叫化與風塵三俠兼程趕來雪峯，途中忽遇廬老前輩負傷沉重……」

葛揚聞言不禁大驚，忙道：「廬老前輩現在何處？傷勢如何？」

稽康道：「廬老前輩追蹤華陀，雖傷重仍是步履如飛，體力無礙，他老人家急須趕往天山採取一株珍果仙藥，囑咐小叫化趕來此處與林大哥相見，待風塵三俠折回，率衆還往他處。」

葛揚詫道：「稽少俠尚不知雪峯有變否？」

稽康面色一黯，答道：「約略知道，林大哥人呢？」雷震天道：「林少俠不知所踪，照理本該從鯉魚峽早回，恐凶多吉少。」

稽康神色一變，道：「小叫化，也是從鯉魚峽而來，目前事急，無暇多事耽擱，桑姑娘請扶周少俠，有勞葛老師雷大俠照小叫化所書地址趕去。」說着伸手入懷，取出一個紙捲遞與葛揚，又道：「途中尚希慎秘，小叫化仍留在雪峯山尋覓大哥大嫂的生死下落。」

話方落音，人已騰身飛落石榻，伸出兩指，疾朝周玉琪胸後點了三指，催促葛揚等人離去。

葛揚咳了一聲道：「悶葫蘆終須打開，稽少俠請勿故弄玄虛，免得葛某寢食難安。」

稽康皺着答道：「小叫化知道的不比葛老師為多，只從廬老前輩口中得知梗概，不但雷峯變生不測，而雲台也起遽變，商六奇為一來歷似謎的柳飄然制住擄去，這雪峯也是此人所為，葛老師宜早動身遲則無及。」說罷，一躍出洞外而去。

……………………

暮秋九月，江南正是千山落木，萬里飛霜，景物蕭條。陣陣黃葉飄落廬山白鹿洞側登堦上，時交申初，暮靄低迷，天邊尚留着一輪斜陽，秋風送寒，低雲中不時飛翔一行行南去北雁，呱然哀鳴，使人觸目淒涼，心頭滿不是滋味。

驀然，山道上隨風隱傳來歌聲：「碧空天，黃葉地，秋色連肢肢上寒烟華，山映斜烟天接水，芳草無情，更在斜陽外，黯鄉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夢留人睡，明月樓休獨倚，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歌聲鏗鏘淒涼中，一條修長人影與一個美貌少婦緩緩走下山道。

這正是林栢雨與秦婉玲夫婦，想不到雪峯山遭此遽變，霓裳公主生死不明，楊淑梅、蔣玉茹又已失踪，還有端木蘭、馬紫等等亦下落不明。

葛揚、雷震天等受了廬燕的指示，護持着周玉琪，桑微塵父女還往指定處隱居。

林栢雨與秦婉玲在霓裳公主潛修處搜尋了三天三夜，一點頭緒也無。只知道是一個名叫柳飄然率衆來犯，炸毀霓裳公主居處。他夫婦找不到頭緒，只好快快下山。

苦心孤詣，慘淡經營的雪峯隱居之處，一時盡成瓦礫之場。

趁此聖手韓康重傷遠赴天山，林栢雨傷心欲絕之時，本文也暫告一段落。

至於那突然而來的柳飄然是何許人，霓裳公主、楊淑梅等下落，以及紫府奇書有關之一切未明之處，容當另文在本刊發表。

（本篇完）

人物傳奇

愛國詞人辛棄疾

張靈·文

趙宋王朝內部的日趨淫靡腐化和對外的一貫屈辱退讓，使崛起東北的金（女眞）族逐漸成爲中國北方的最大威脅。公元一一二五年金滅遼後，便發動了對北宋的大規模攻勢。

腐朽透頂的北宋王朝和封建貴族企圖投降敵人來保全自己的權勢和利益；斥逐了主張抗戰的將領李綱，解散了各路義軍。因此金兵很快地攻破汴京（今河南開封），一一二七年擄走徽欽二帝和許多皇族，並把京城的財寶搶劫一空。

北宋一百六十七年的政權結束了，侵略者的鐵蹄蹂躪着北中國的廣大國土，中國社會在一段相當長的時期裏陷於混亂的狀態。

康王趙構退避到臨安（今杭州），即皇帝位，是爲南宋。在殘山賸水間作樂，殘酷地向南方老百姓搾取的膏血，不只是供給他們的奢靡享用，更可痛的是被拿來奉獻給敵人。

「歲幣金絮輸胡羌，報國欲死無戰場！」陸游的詩句恰當地寫出當時民衆的憤懣。彼時河南一帶的老百姓不斷組織義軍抗金，南宋的當權者，諸如秦檜之流，却只想用妥協投降來換取偏安之局，對這些義軍置諸不理，既不肯放手援助，又沒有給予應有的信賴和有效的支援。結果義軍敗亡，失地終未恢復。

辛棄疾，字幼安，號稼軒（一一四〇——一二〇七年），乃是山東濟南人。祖父辛贊，在金國做到隴西郡開國男和開封知府。父親辛文郁早死，也贈中散大夫。辛贊陷身北庭，心理矛盾苦悶之極。常時表現一些惓念故國之思。這對幼年的辛棄疾却發生了重大的思想影响。

而且敵後民衆不斷地進行對金的抗爭，特別是一一四〇年岳飛率導的大反攻，曾使北方百姓捲起了空前猛烈的抗戰風暴和空前高漲的復國熱潮，這些雖因一一四二年岳飛的寃死，和議的告成而暫時低落了，可是少年時代的辛棄疾還能接觸到這風暴和巨潮的餘波，更因爲看到淪陷區裏金人的種種暴行，在他內心潛伏着抗金的火苗。

他有一位少年同學黨懷英在金人那裏顯赫一時，但在現實生活的感受中孕育了强烈的民族意識，愛國熱情的辛棄疾，却認淸敵我，毅然投身火熱的抗爭，成爲一個堅强的具有高度愛國精神的鬥士。

辛棄疾的社會活動和創作活動是上起一一六一年參加耿京義軍，下迄一二〇七年死於江西鉛山這四十六年間。

這段時期由於蒙古興起。金國勢力雖日漸衰頹，可是對華北民衆的壓搾卻絲毫沒有放鬆，對腐朽不堪的南宋依然是一個嚴重的威脅。

如何使漢施及其文化免於蹂躪與摧殘，如何使北方民衆重睹漢官威儀，從異族的管治下解脫出來，是當時最主要的歷史課題。

辛棄疾在這四十六年間的社會活動和創作活動正是爲實現這願望而獻出了他所有的智能和力量。不要忘記，這段時期正和它稍前與稍後的數十年間一樣，是民族矛盾更尖銳，更嚴重的時期，辛棄疾的活動和奮鬥，完全應合着這時代脈搏的跳動，完全和當時民衆的要求相適應，他並不是一家一姓的「孤臣孽子」，而是一個民族鬥士和愛國詞人。

一一六一年（高宗紹興三十一年）金主亮親自率領女眞、契丹、奚三部的軍隊二十四萬，北方的漢軍十五萬，編爲二十七軍大舉南侵。這時候因主和派的大臣秦檜已死去五年，主戰派得以稍稍抬頭，當政者決定抗戰了。詔書一發出，在敵後的民衆便紛紛組織起來響應。

山東濟南的一個農民耿京，登高一呼。號召起二十萬以上的民衆，在泰山周圍的山區活動，成爲當時北方起義軍中聲勢最強壯的一枝。二十一歲的辛棄疾這時也就拋棄了平靜的生活，糾合了兩千多人，毫不躊顧徘徊，投歸耿京。

他那時還沒有看淸楚安協投降在南宋王朝裏還是佔了優勢，否則他也不致於勸耿京投宋。

一一六二年耿京決定歸宋了，辛棄疾代表耿京奉表渡江，宋高宗當即勞師建康，並委耿京爲天平軍節度使，節制東京、河北的忠義軍。

辛棄疾北返復命，正在中途的時候，突然接到變節的張安國把耿京殺了，並劫持未潰散的餘衆投降金人的訊息。他偵知張安國的所在之後，立刻趕回海州，糾集了五十名騎士，直撲金營，於五萬敵衆中把正和金將酣飲的張安國縛置馬上，當場並號召上萬的士兵反擊；然後晝夜急攻，回朝獻俘。這時辛棄疾還只有二十三歲。而壯聲英概，已名震一時。

當時有一個喜歡談兵的和尙義端，也聚衆千餘起義。隸屬耿京的麾下，共同抗戰。一天晚上，竟竊去軍中的印信，私自離開。當時耿京大怒，懷疑辛棄疾和他有關，想嚴厲處分棄疾。棄疾請給三天的追捕期限，過期再受處分。他估計義端此去，一定是投向金人，報告這邊的虛實，便沿着到金營的路去追趕他。

義端捉到了，苦苦央求把他釋放，辛棄疾分淸友敵，區別公私，終把他殺了，回見耿京。這正義精神和英勇行爲，使耿京對他更信任了。

領着近萬義軍，抱着恢復壯志而南歸的辛棄疾，在最初的幾年，南宋王朝給他一個右承務郎後又改爲江陰僉判的文吏冷職。但是他並不因此降低愛國的熱情，在二十六歲那年呈奏的「美芹十論」，以及三十一歲那年爲給宰相的「九議」，都是深刻地分析敵我的情況，極言和之不可恃以及必須抓緊時機、充分作好準備來完成恢復大計。然而安於「暫時坐臘了官位」的當權派，把這些議論置之腦後。「鷓鴣天」一詞正表示了他的「內負初心，外慚部曲」的憤慨心情。

這首詞值得一談，乃是：

「壯歲旌旗擁萬夫，錦襜突騎渡江初；燕兵夜捉銀胡䩮，漢箭朝飛金僕姑。追往事，嘆今吾：春風不染白髭鬚。卻將萬字平戎策，換得東家種樹書！」

其後他的智畧和抱負漸爲社會認識了，當權派才以一些地方上的軍民財賦行政長官職務敷衍他，許多人都爲他的「大材小用」而替他感到委屈。

可是，他的南歸原不是爲了個人的利祿，雖因用違其長而發過「瓠落我材無所用」的慨歎，但他不論任職期間的久暫，都曾對地方事業進行了不少的興革，實實際際嘉惠了民衆。

一一七一年他奉派到滁州做知州，那裏屢遭兵燹，城郭盡毀，民房多成瓦礫之場。他一到任，便免除了農民所欠的舊稅，同時減輕新稅，放寬徵收期限，招集流民，訓練民兵，倡行屯田，使農民得在故土安於耕種；又在城裏興建許多商賈寄寓的邸舍，以恢復城市的商業。這樣，使一個殘破不堪的滁州逐漸恢復了繁榮。

一一七五年他在江西提刑任內領兵鎭壓起義的茶商賴文政，他採用的

是「撫定」的手段，較之專事剿殺的有點不同，而且他主觀上最終的目的還是爲了這些地方的民衆得以安心從事農桑之業。不過，就辛棄疾一生的行事看，他處處地方替老百姓打算，和一般梟帥、酷吏不同。

一一八〇年任湖南安撫使兼潭州（今長沙）知州，正遇災荒，他下令本路州郡，用官存米穀，募工濬築陂塘。那用意，一則正當地使用了倉糧，使貧苦的老百姓免於飢餓和死亡，二則藉此興修水利，更有裨於農民今後生活。

一一八一年改任江西安撫使兼隆興（今南昌）知府時，又逢旱災，他頒發八字榜文張貼通衢：「劫禾者斬，閉糶者配（充軍）。」前者是限制强割未熟的禾稼，後者是强制有存糧的必須出賣。照梁啓超所著辛氏年譜，則說是「閉糶者配，强糴者斬。」前者仍是不許財主，商人囤積居奇，後者是禁止豪强藉勢强買，轉販圖利。總之，這些都是照顧了民衆利益的救荒措施。

他在「不得行其志」時仍作惠民的善政，很明顯，他是一個關心老百姓生活的地方官長。正因爲他有着這「胞與爲懷」的博大的心胸，恰恰說明了他爲什麼不管遭遇幾許挫折和阻抑，還是那麼「鍥而不舍」地關心整個民族的命運。

由於南宋當權者拚命向農民作敲骨取髓的殘酷榨取，逼得湖湘零地區老百姓挺而走險，發動叛亂。辛棄疾對農民的生活和願望却有較深的了解。明白這是不折不扣的官逼民反。一一七九年上書向宋孝宗痛陳農民乃是不堪層層壓榨而逼得「挺而走險」，並上奏這決不是單靠兵力進剿所能解決的，奏疏中有這樣的一段話：

「故四野之民，郡以聚斂害之，縣以科率害之，吏以乞取害之，豪民大姓以兼併害之，而又盜賊以剽殺攘奪害之……不去爲盜，將安之乎……

「民者國之根本，而貪濁之吏迫使爲盜。今年剿除，明年掃蕩，譬之木焉，日刻月削，不損則折。……望陛下深思致盜之由，講求弭盜之術，無恃其有平盜之兵也。」

一一六四的和議告成，在那以後的一段較長的時期，主和派大爲得勢，他自知「孤危一身」已久，「年來不爲衆人所容」，時刻懷着「恐言未脫口，而禍不旋踵」的驚懼。抗敵禦侮、收復失地的宏願既無期實現，而自己只能做些「碌碌錢穀」的事情，他那江湖落拓、壯志難酬的憤懣和沉痛的心情，躍然紙上了：

「倦客新豐，貂裘敝，征塵滿目。彈短鋏，青蛇三尺，浩歌誰續？不念英雄江左老，用之可以尊中國。嘆詩書萬卷致君人，翻沈陸？……且置請纓封萬戶，竟須賣劍酬黃犢。嘆當年寂寞賈長沙，傷時哭！」（「滿江紅」）

從四十二歲直到六十八歲死於江西鉛山的二十多年間，他有二十年以上漫長歲月是被棄置不用的。就是在官的幾年，也兩次被劾落職。他是來自北方的人，南方的新貴對他排擠固是一因；而最主要還是南宋的當權者只圖用妥協換取苟安，繼續保持它的荒淫腐化生活，因而主和論者得以經常抬頭，對於堅決主張有計劃，有準備地進行恢復大業的辛棄疾，用盡了僞鄙無恥的手段，虛構種種近乎「莫須有」的罪名，對他施行最毒狠的中傷和打擊。

他任福建提刑兼安撫使時，還念念不忘恢復中原的物質準備。在任不滿一年，「積强至五十萬緡，榜曰『備安庫』」。這和一一八〇年他在湖南爲了「藏戰於守」而創「飛虎營」，招兵買馬，起蓋砦柵，同樣出於志切光復河山的愛國熱忱。但這竟被臺臣御史王藺劾他「用錢如泥沙，殺人如草芥，旦夕望端坐閩王殿」。誣揑他「姦貪凶暴」外，還直指他要謀逆了。六十五歲被召見，並出任鎮江知府。不滿十五個月，又被橫加「好色貪財」的罪名而罷職。

然而這位志切恢復，老而彌堅的民族鬥士，有血性的人都關心他的出處，期望他也極殷。當他被召見時，名重一時的詩人陸游寫了一首長詩送給他，以管仲、蕭何相比，並希望他擔起克復中原的偉業。

赴任浙江之日，當地學者劉宰寫信歡迎他，許爲張良和諸葛亮，且有「敢因畫戟之來，遂賀與圖之復」的話。

辛棄疾無論處境如何艱困，決不動搖抗金鬥爭的勝利信念，決不規避艱鉅事業的擔當，的確如黃幹給他的信所說：「不以久閒爲念，不以家事爲懷，風采凜然，單車就道。」

他雖然愈來愈感到壯志難酬，但絕不沮喪灰心。他熱情地鼓勵親友相兄弟致力國事：

「擲地劉郎玉斗，掛帆西子扁舟。千古風流今在此，萬里功名莫放休，君王三百州。」（「破陣子」）

「將軍百戰身名裂，向河梁，回頭萬里，故人長絕。易水蕭蕭西風冷，滿座衣冠似雪。正壯士悲歌未徹。啼鳥還知如許恨，料不啼淸淚長啼血。誰共我，醉明月。」（「賀新郎」）

「醉裏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絃翻塞外聲。沙場秋點兵。馬作的盧飛快，弓如霹靂弦驚。了却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可憐白髮生。」（「破陣子」）

顧炎武說他「久宦南朝，未得大用，晚年多有淪落之感」。辛棄疾曾經讚美過陶淵明是事實，有點寂寞心境。我們說他的恢復壯志是老而彌堅的，這是證據之一：

「四十九年前事，一百八盤狹路，柱杖倚牆東。老境竟可似，只與少年同。」（「水調歌頭」）

他痛斥那些空談誤國的人，比作東晉的王衍之流；把希望寄託在人的身上，爲韓南澗（元吉）祝壽而作的「水龍吟」一詞說：

「渡江天馬南來，幾人眞是經綸手？長安父老，新亭風景，可憐依舊！夷甫諸人，神州沈陸，幾曾回首？算平戎萬里，功名本是儒事，公知否？況有文章山斗，對桐蔭，滿庭淸晝。當地墮地，而今試看，風雪奔走。綠野風烟，平泉草木，東山歌酒，待他年整頓，乾坤事了，爲先生壽。」

本身的境遇雖多拂逆，而關心國事，期望他人致力於民族事業以取功名的心念始終是那麼殷切的。

在這個動亂的時代裏，飄浮在上層社會的文人學士，絕大多數把目光和心力全放在極猥瑣庸俗的個人生活的狹小圈子裏，作品所觸及，所表現的多屬現實生活次要的甚至無關重要的節目，如良辰美景、離愁別恨，充其量也不過是「楊柳岸，曉風殘月」之類。在漫天烽火的動亂時代，那些作品却沒有絲毫康健氣氛和現實生活氣息。

像出現在黑夜的一顆朗星，始終投身抗金的火熱搏鬥並「以氣節自負，以功業自許」的辛棄疾，却開拓了詞的新領域，「於剪紅刻翠之外別立一宗」。他揮舞雄健而多彩的筆鋒把靡靡之音一掃而空，把詞的原來格調納回正軌，並豐富了，提高了它的內容。風格上的豪放激越，超過了比他早一點的蘇軾；而內容上的充滿對河山之慟，故國之思和權奸當路之憤，可以和他並傳不朽的只有臨死還對兒子叮囑「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的同代的陸游。

他是澈頭澈尾的一員民族勇士。他之終以詞人見稱於當世和後世，只因長期被抑，被讒，被黜，以致「一生得行其志」，才託之歌詞，聊爲「陶寫之具」，以發抒其鬱結胸中的誠摯而熱烈的愛國情感。

河山未復，恥辱未雪，使他滿腔充塞着悲憤痛慟的情懷。這一首最爲後世稱道的「木蘭花慢」，把他這種情懷表現得最爲透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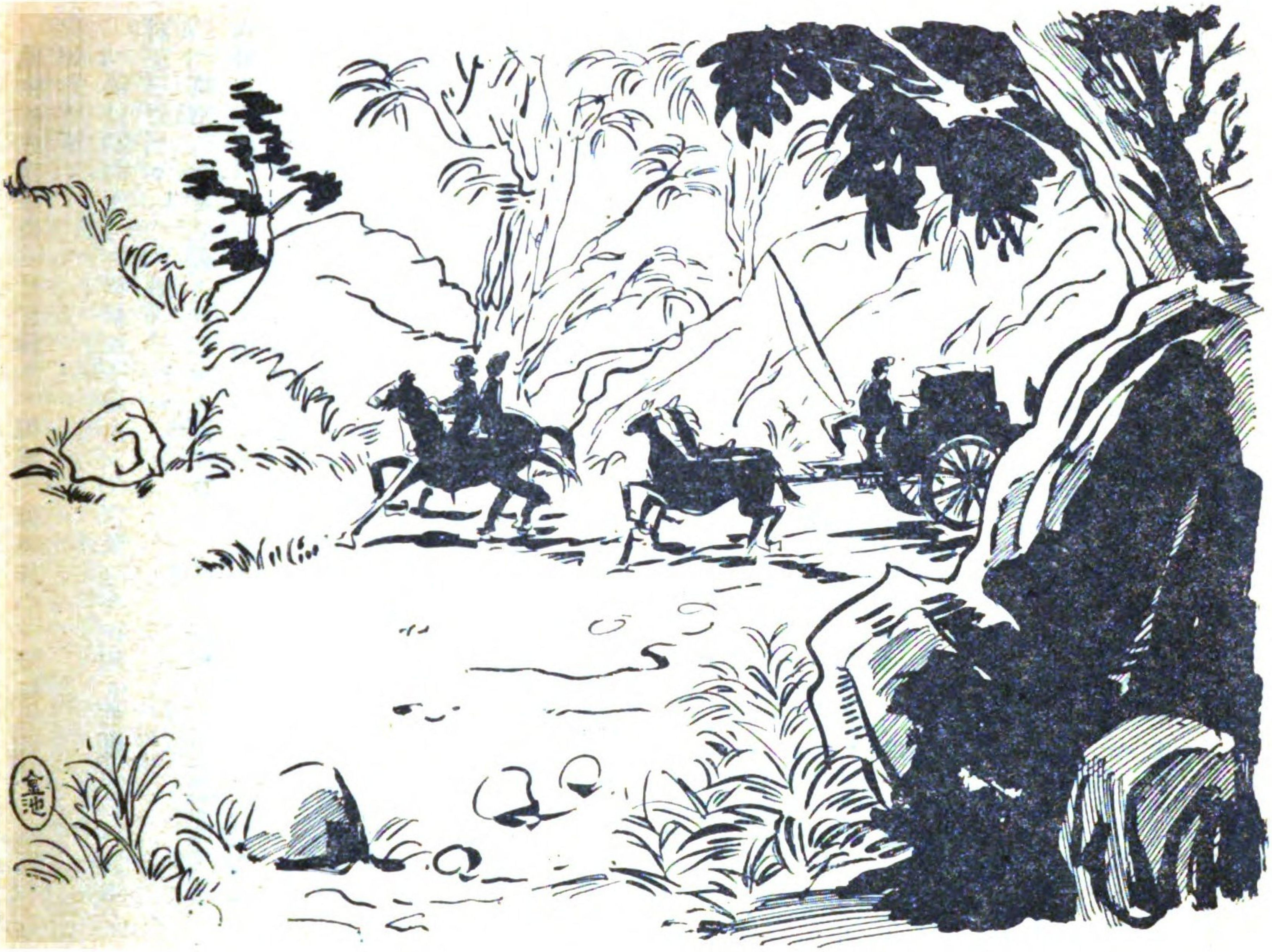
「漢中開漢業，問此地，最耶非？想劍指三秦，君王得意，一戰東歸。興亡事，今不見，但山川滿目淚沾衣。落日胡塵未斷，西風塞馬空肥？……」好一個「西風塞馬空肥」，南宋之亡，豈徒然哉！直到今天，它仍是一支嘹亮而有力的號角。

遍譽港澳東南亞

星期小說文庫

每週出版一次

售價港幣四角



歷代才子佳人傳

張尚書與關盼盼

疑史樓主

【前文提要】唐徐州節度留後張愔，戀徐州妓女關盼盼，將納她爲妾。但張愔却奉詔入朝覲見，廹得暫時與盼盼分別。張愔到了長安，却被廣德公主看中了。唐朝的公主，是有名荒淫的，廣德公主沒有例外，她召見張愔，用酒灌醉了他，放他在驪宮的公主別邸裏。及至張愔酒醒，公主却指他對她施行强暴，要張愔娶她。張愔無可如何，只得答應。兩人一同去見過德宗皇帝。德宗皇帝答允了他們的婚事，並教張愔行聘。張愔請求先回到徐州去。籌備聘禮，德宗准奏了，但廣德公主却怕張愔一去不回，要德宗不放張愔出京。德宗以詔令已出，無收回之理，不聽公主的話，廣德公主只得另設法，以泥其行。但張愔却始終要去。臨別的時候，廣德公主却給張愔一杯毒酒喝，限他一百天回來，服食解藥，否則毒發不救。張愔本不喜廣德公主，因爲公主痴肥如猪，生性奇淫。回到徐州之後，先娶了關盼盼。洞房之夕，張愔才和盼盼說起廣德公主之事。並說出一百天的期限。

關盼盼吃了一驚，忙問道：「那末，你就馬上趕回長安去了，否則過了一百天的期限，那就不得了。」

張愔道：「你放心吧，我已問過孫傅，他告訴我，沒有一種毒藥能够在人的體內留存十二時辰的，廣德公主的話，只是嚇我而已。」

盼盼一想，孫師傅的話也不錯，任何劇毒，如果留在體中，十二時辰不發作的話，也便被排出體外了，怎會潛伏一百天才發作？

因此，她對廣德公主的話，也就不爲以意了。

關盼盼和張愔，新婚燕爾，日夕在燕子樓中偎傍，其樂無窮。不覺過了三天。

這是張愔離長安的第五十天了。這天，張愔突然接到廣德公主的一封信，那是由京中一個太監帶來的。

張愔拆開信來一看，不禁變色。

信中是這樣的說：

「此函達君左，計時應已逾五十日矣。百日之期，已過其半，君其速命駕回京，遲則自誤。」

張愔看了這封信之後，便對盼盼說道：「公主有信，催我進京，可是我偏不去，看她拿我如何？」

盼盼接過信來，說道：「既然如此，你還是從速進京去吧。」

「你聽她恐嚇嗎？」張愔說：「我才不相信有百日之期呢？」

盼盼說：「不論百日之說，是真是假，你也應該回京辦理大婚的事。」

張愔道：「我和你新婚，還沒有幾日，怎麼就催我進京，莫非你嫌惡我？」

盼盼道：「我已是你的人了，怎會嫌惡你？我完全是替你着想的。」

「你不必替我着想。」張愔說：「我不打算回長安去了，永遠不去。」

盼盼大驚道：「你不去怎可以？」

「爲什麼不可以？」張愔道：「我不喜歡廣德公主，那就不和她成婚。」

「皇上責備下來呢？」盼盼說。

「由他去，」張愔說：「他總不見得會派人來捉我去，做他的女婿。」

「不是這樣說。」盼盼婉勸着：「你既已答應過皇上，不去就是目無君上，卽使朝廷不會爲這一點小事，興師來伐，你的心也不安，還是去吧，何況百日之藥，不知是真是假，如果是真的，豈不自誤？」

「百日之藥，決不會是真的。」張愔說：「你看我現在的身體不是比以前還好嗎？怎會在五十日之後殞命？至於進京這一層，我不去當然進表細述理由，諒皇上也不能降罪我。目前淮蔡之間的賊氛猖獗，我是徐州的重鎭，不得不守土。」

關盼盼道：「如今吳元濟的逆黨，已轉趨潼關，徐州無事，你不得藉口坐鎭，而誤了公主的婚期。」

張愔不高興了，他說道：「你這人太囉嗦了，我不高興做的事，你爲什麼一定要我去做？」

關盼盼見張愔生氣，不敢再說。

這樣又過了十來天。張愔的主意，並沒有改變。

可是，關盼盼却不免暗地着急了。她找着小小，教小小對余熙說，勸張愔到長安去，以免多生枝節。

余熙却對關盼盼說道：「你也相信廣德公主的話麼？」

「不是相信與否的問題。」盼盼說：「一個人要守信的，他既答應過廣德公主，那就應該依期回去。」

「難道你捨得離開我那位表兄麼？」

「不。」關盼盼說：「我便是一時一刻也捨不得離開他，但因爲我愛他，所以要他遵守信約，要廣德公主爲妻。」

「他娶了公主，可能不會回到徐州來了。」余熙說：「你願意永遠喪失他嗎？」

「他不回徐州來，我自會到長安去。」關盼盼說。

「公主不會讓你見他的。」

「那末，我在長安落髮爲尼，或者做女道士去。」關盼盼說。

余熙見盼盼堅決，只得答應她對張愔婉勸，當余熙把張愔的意勸回的時候，已是距張愔離京的七十日了。

廣德公主第二封信已到，她提出警，如果張愔不能在三十日之內趕到長安，便要毒發身死，無藥可治了。

張愔對於廣德公主的警告信，處之泰然，但盼盼却是急極。

爲什麼她要這樣急呢？反正張愔是要去的，

那就早一天好一天，她幫着張倍籌辦聘公主的禮物。她辦了一車子的金子和銀子，一車子的珠寶，還有兩車子的錦緞和沉香犀象之屬。

總之！這份聘禮，是很足矜人的了。

這時，距一百天之期只有二十一天。

從徐州到長安去，如果兼程進發的話，二十一天是可以到達的，但押了這許多輜重，那就難言了。

盼盼請了余熙到來，對他說道：「我拜托你一件事。」

「什麼事情？」余熙問。

「你代張相公押這些聘禮，讓他早點趕到長安去好不好？」盼盼說。

「為什麼要如此？」余熙問。

「我恐怕他到長安時，已過了一百天期，那時他毒發身死，就抱恨終天了。」盼盼說。

「這是決不會有的事。」余熙安慰她說：「我從來沒有聽人說過，有隔百天才毒發的毒藥，這完全是廣德公主恐嚇的說話，你別聽她。」

「話雖如此，」關盼盼說：「但我仍不放心，他押着聘禮走，至少要過十天，若是馳驛而去，便可以在期前趕至了。」

在盼盼苦求之下，余熙只得答應了。

張倍也給她勸得提前上道，當上道的前夕，張倍對盼盼說道：「你苦苦勸我到長安，莫非你另有企圖麼？」

「我有什麼企圖？」關盼盼瞪着眼說。

「我離開了徐州，你便可以另外嫁人了。」張倍說。

盼盼柳眉一豎，說：「相公，你說的什麼話？我豈是楊花水性的女人？」

張倍忙說道：「我因為你急急忙忙的，好像趕我離開徐州，所以才有此疑心。」

盼盼正式道：「我是怕你誤了百日之期，這種事情，雖然未必有，但不可不信其有，橫豎你是要到長安的了，為什麼不早點呢？這是我的意思，並不是趕你離開徐州。」

張倍再向她謝道：「我也知道你的心意，而且我也依照你以意思，準備兼程趕路了。」

「那末，相公何以出此言？」盼盼說。

「我實在太愛你了。深恐失去了你，這才用言語向你試探。」張倍說。

關盼盼在頭上拔枝玉釵來，一拗兩斷，發誓道：「自從相公離開徐州之日，我發誓不下樓，相公一天不回來，我下樓踏過一步的，有如以釵。」

張倍抓着盼盼的手道：「你不必發誓，我現在全部相信你了。」

盼盼笑道：「一個作妓女的人，那是很難令人相信的，我不怪相公。」

張倍再三安慰她，這一晚上，他和關盼盼在燕子樓上，溫存一晚。

次日，張倍和余熙一同起行了。余熙替張倍押着聘禮，張倍帶了幾名僕從，跨着快馬趕程。

盼盼卻沒有下樓，因為她已答應過張倍，如果他不回來，她這一輩子也不會下樓的了。

張倍雖然兼程進發，但到了半路上，卻被淮蔡的叛卒所擋，不能前進了。

張倍和孫順寶及隨從人等，只得繞道而行，不敢走官道，只向小路走。

沿路上碰見有十來個難民，他們都是附近城鄉的人，因賊兵和官兵，交替劫掠，所以才奔逃的。扶老携幼，拖男帶女，情形十分悽慘。

傍晚時分，這一行到了一座莊子外頭。這是山東河南邊境的一座有名的莊子，名叫「郭莊」。

莊子建得有如一座城垣，這時早已關上「城門」了。

孫順寶只得催馬到「城墻」，叫道：「我們一行二十一騎都是逃難的人，請你們借宿一宵。」

郭莊裏面的人聽了，便教候着，半天，有人燃着火枝在城頭照下來，仔細點過人數，發覺二十一騎中竟有二十二人，便問那一騎上為什麼有兩個人。那騎馬上的人答道：「是小哥兒不會騎馬，教人抱着他騎。」這樣審了半天，才見土城上放下吊橋，城門開了一條縫，逐騎通過，張倍這一騎，夾在中間，進了城，都下了馬，立成一排，聽候莊主發落，城門又關上了。

半晌，便有人得了莊主命令，將這一隊人帶到一個大窨去，馬都拴在窨門外，餵了些草料和水，人都在窨內的草薦上坐臥，端過晚餐來，不外棒子麵窩窩頭，粗糲不堪下咽。張倍勉强吃了半個窩窩頭，有些隨從連半個也吃不下，便說飽了。窨中沒有燈光，只有幾根火枝，點完了便是一片漆黑，只好各自睡覺。張倍靠在孫順寶旁邊，總是睡不着。孫順寶因路上辛苦，此時疲倦起來，納頭便睡，不覺入夢了。

自張愔去後，關盼盼守誓不下燕子樓。

張愔睡了一會兒，矇矓間聽到有人說：「咦，這窰門怎麼在外面反鎖起來了。連小便也不能出去。」張愔側着耳朵聽下去，又聽見有人答道：「一定是莊主疑心我們是强人，所以把門反鎖。既然出不去，就在灶旁小便吧。」

好容易盼到天明，便聽見門外一聲「格咯」，有人把鎖開了。跟着有兩個大漢，扛了一桶小米熬的稀飯，一大盤醃菜，一壺開水進來。向地上一放，朝孫順實說道：「你們只管請用，吃飽了好上路，馬巳經餵過了。」這

時二十個難民，已經醒了，各人拿壺裏的水漱了口。濕了半角面巾，揩淨了面，便往桶裏盛粥來吃。張愔孫順賓各進了半碗。吃完後，各人把舖蓋捲好，揹在身上。張愔拿出十兩銀子來算是膳宿費，又打賞了各個伺候的莊客一兩銀子。一行人出了窯門。一個難民見自己的烏騅沒了，只有一騎瘦騾縛在那椿上，便向莊客嚷道：「怎的把我們的馬換掉了？」莊客只推不知，張愔怕惹事，連忙喝止道：「算了，反正馬匹足數便是，管什麼瘦騾烏騅。」難民見說這才不再叫喚。

各人牽着坐騎，向莊門而行，來至轉彎處，張愔瞥眼看見一個高大漢子，雜在人叢中，不是別人，正是前次在路上碰着的滿天星。如今寃家對面，孫順賓生怕滿天星認出自己來，急把頭一低，讓別人的身體遮着自己的臉，急急匆匆，向莊門走去。走出莊門，過了吊橋，才鬆了口氣。對張愔道：「這是險地，我們千萬別耽擱，趕到大城再說。」各隨從答應了一聲，大家催開坐騎，向大道上馳去，揿起的塵頭足有丈多高。

張愔這一行人，奔馳了幾十里路，沒有見着大城，這時張愔人困馬乏，望見前面有一個大鎮。

「我們到鎮裏去吧。」張愔對孫順賓說。

孫順賓只好答應了。一干人便望這鎮上而來。

鎮上有一家大莊院，那是從前生意興旺的時候，招待販馬的人客住宿之處。院子挺大，還有馬槽，環繞着院子的四面，是一間間的小平房，因多年風沙堆積，小房間半埋在土裏，變成半土窰，院子當中掘着一口約有三十丈深的巨井，井上建着大木架，承着轆轤，大細的繩子附在轆轤上，準備汲井用的。這井水便是全鎮的飲料來源了。

張愔等一行進到鎮來，向人家借宿，別人便指點她投入這莊院。院主是個七十多歲的老頭子，兒子們出外做生意去了，他便帶着兒媳孫子們，守着老宅。老頭子姓李排行第三，鎮上的人對他非常尊敬，稱他李三爺，提起李三爺，無人不曉。三爺還有一個綽號，叫作鐵拐李，原來他所用一根拐杖，是精鋼鑄成的，沉甸甸地有二十來斤重，別人雙手才拿得動，三爺拿在手中却如無物，因此人家便叫他鐵拐李。上了歲數的人，知他從前是江湖上一條好漢，後來改業馬販。但他本人却絕口不談武藝，是以後輩便很少知道他具有武功的了。有人問他：「三爺，你的拐杖爲什麼用鐵鑄成？」

他只是笑答道：「用鐵造耐用些。」此人虛懷若谷，從不會得罪人，別人也要尊重他了。他的妻子，早已去世，生有兩個兒子，一個叫李陵、一個叫李牧都是古來的名將的名字，不知怎樣後來又不叫兒子去考功名，湊了些本錢，教兩個「名將」兒子到口外販皮草，每年有八九個月在外，只在歲除前回家，住到三四月又出門去。李陵已置了家，李牧在前年也討了老婆，李陵生了四個孩子，李牧只有一個，還不到一歲。媳婦都是綏德城裏的人。

張愔進了院子，鐵拐李迎將出來，張愔說明來意，求請收留。鐵拐李聽說是徐州的守官，便皺眉道：「生平不慣和官府打交道，客官還是請投別處去吧！」

張愔碰了個軟釘子，退將出來，待要另覓下處時，却沒有了。無可奈何，只得老着臉皮，再向鐵拐李苦苦請求。鐵拐李起先還是不肯，張愔求之再三，才勉強答應，指着院子東面的三間平房道，「你們就到這裏胡亂睡一宵，避過風沙，風定時便得走了，不是老漢不情，實在家中多是婦孺，不便招接外人。」

張愔大喜拜謝過，便叫衆隨從把馬拴在馬槽上，轉身都進了房門，裏面除了幾張大磚炕外，便一無所有。

二十二個人分別佔了兩個房間。張愔和孫順賓，在旁邊的小炕上安歇，幾個護衛，則睡到當中的大炕上。問院主討了些稻草，在炕中生起火來，抵禦寒氣。

鐵拐李親自送了茶水麵食進來，請大家受用。

這天晚上，刮着大北風，天氣寒甚，張愔和孫順賓等，吃了些麵食也就睡了。

孫順賓睡了一覺，忽聽得外面有馬嘶的聲音，他是個機警的人，翻身坐起，見外面天色發亮。急推門出去，到院子裏來，瞧着馬匹。

只見二個人，正在牽了他和張愔的兩匹馬，要往外拉。

孫順賓大喝道：「盜馬賊待往那裏走？」

「放你的屁，」那兩個盜馬賊說：「這是老爺的馬，誰盜你的？」

孫順賓大怒，把刀拔出來，指着那兩個賊說

道：「還不放下，看我宰了你。」

那兩個賊見孫順寶亮刀，各把武器拔出來，三個人就在院子打起來。

張愔和其他隨從聽見外面出了事，也就走出來觀看究竟，但誰也不敢上前助孫順寶。

孫順寶以一敵二，如果他發起狠來，這兩人人都不是他的對手，但因爲他不知道這兩個人，是什麼來頭，是以不敢莽撞，只想把他們打傷便了。

突然在孫順寶背後，有人大喝一聲「住手」。

孫順寶和兩個盜馬賊聽見，大家向後跳了一步，舉目看時，原來正是莊主鐵拐李三爺，只見他身披老羊皮襖，腰中緊束一條絲絲，手上握着鐵拐，兩目如電，神色凜然，大聲叱喝着。這三個人，見莊主出來，大家都住了手。

鐵拐李止了衆人，不由分說，竟指着張愔和孫順寶罵道：「我早不允收留你們，如今可惹出事來了。」

張愔初時以爲莊主出來，會給他評評道理。萬不料這老頭一出口便向自己責備，忍不住心頭火起，但仍勉强按捺着道：「老先生有所不知，並不是我們惹事，是這兩個强人，欺負我們，你管我們的人都沒動過手。」

張愔這一分辯，只惹得鐵拐李一聲冷笑，說道：「天下間有這回事，官兵不欺負人，反被人欺負？而且你們這許多人，他們只得兩個，人少欺人衆，這也是你說的。」

張愔見老頭子蠻不講理，心中又怒又急。他怎知道這個老莊主從前受盡官兵的氣，當他做馬販的時候，會有一次給駐防的官兵，硬說他的馬是官馬，搶了他的還要治他盜馬之罪，把他氣苦了，從此見了官府的人，便沒好氣，對於綠林豪客，却樂意交往。

老頭子的性格又固執，張愔那裏能够和他說得清。

那兩個盜馬的强人，見莊主偏袒他們，更是逞野，揮起刀來，向張愔的幾匹馬，每一匹在股上刺了一刀，揚長而去。孫順寶要救也來不及。

張愔與衆隨從見了，不禁憤怒，齊口合聲叫道：「反了，這兩個强人刺傷了我們的馬股，你作莊主的却包庇他。」一唱百和便要與鐵拐李爲難。

張愔忙喝止道：「不許動手，既然莊主敎我們走，我們就走罷了，快跟我上路。」

張愔這樣處置，已是再忍耐不過了。他並不是怕這老頭子，只是怕鎭上的人，聽他的話，萬一都來與自己作對，那就糟了，自古道「强龍不敵地頭蟲」，惟有忍氣吞聲，離開這是非之地再說。

不料馬匹受了傷，縱然還可蹣跚而行，也無法走得快。

這一來使張愔過了三日的期限，才到長安。

當張愔正要進入啓夏門時，突然一陣劇烈的腹痛，騎不穩馬，倒栽下來。

孫順寶大驚，急忙上前來扶，張愔已是氣絕了。

這時候孫順寶才知道眞有百日毒發的毒藥，還是廣德公主給張愔服的。

可是，人已死了，那還有什麼可說呢？

余熙不久也押了聘禮到長安來，當他知道張愔這樣的死去，也不敢向德宗皇帝伸寃。

他知道卽使上表爲張愔訟寃，這也是不會得直的，說不定還給自己帶來災禍。

余熙只得以張愔的名義上了遺表，並請求朝廷另派人鎭徐州。

徐州的新節度使委出了，余熙在長安，把張愔的那份聘禮，交給新節度，求他保全張建封祠和燕子樓。

那新節度是貪官，受了余熙的賄賂，當然答應了，余熙這才放心回去。

新節度使果然沒有沒收燕子樓，也不敢驅逐關盼盼出去，只把節署和燕子樓之間，築了一道圍墻，隔絕了內外，另開一個門口，給燕子樓的人出入。

當關盼盼知道張愔已死，她直哭得死去活來，她深深的引咎，認爲張愔之死，是她害他的。如果張愔不是爲着要娶她，便不會巴巴的從長安趕回來。

她答應過張愔，他不回來便終身不下樓的。她爲着實踐她的誓言，竟然在燕子樓中住了一輩子。

除了小小上樓和她談談之外，她也不接見外人，連余熙也不肯見。

這樣發傷嚴寒的歲月，比死了還難過。然而，盼盼却甘捱着，直到她死去。

（本篇完）

武俠小說長篇連載

玉女銀鳳

冰鴻 文

雲君 圖

趕盡殺絕古堡起風雲

嗚蟬絕聲於涼風之前，枯樹抖於西風之中，原野之上，葱茂翠綠的夏景已不復見，田園之間，熟麥翻起的金浪也消失於無踪，這已是涼秋的時候了。

此時，夜幕已覆蓋了大地，弓月追彈流星！北斗顛倒懸掛，它們，正在羣星拱托之下，緩緩地在太空移動着。

夜色如鬘，金風似水，泰山連綿不斷的羣峯，似乎也已入了睡鄉，沒有獸吼，沒有蟲鳴……但是，却意外的有了人踪！

只見，飛龍峯上，此時，如輕燕般的掠上了七條人影，由那輕飄迅速的身法判斷，他們當屬江湖上一流的高手。

爲首的三人，年齡均在六旬以上，中間一人，濃眉細眼，獅鼻海口，唇上留着兩撇八字短鬚，左邊一人，白淨面皮，劍眉朗目，風采不凡，只可惜眼神不定，似有些陰沉之氣，右邊一人臉色焦黃，似有百年沉疴似的。三人身後，跟着四個勁裝漢子，想是追趕太急了，此時臉上已全出現汗跡。

中間那個留八字鬚的老者，乍一落上峯頭，狠狠的向後四人盯了一眼，道：「都是你們這四個無用的東西連累，不然，此時怕不早已到達那臥龍谷了。」

四個壯漢似乎有些畏縮不前的懼意，聞言之時唯唯應「是」，且連大氣也不敢哼上一聲。

突然，那白淨面皮的漢子，向谷底一指，道：「喂！大哥二哥，你們看谷底那座巨大石堡，會不會是傳言中的那座古堡？」

中間老者聞言精神一震，急忙低頭向谷底瞰視，目光到處，不自由主的向後退了一步，喃喃自語道：「好陰沉啊！」

只見谷底一片黃土，狹長如一道黃練，順着兩邊山脚，向東西延伸，宛若一條靜靜地躺在那脚下的巨龍。

颯風受高山挾持，强勁猛烈，捲起地上的黃土，飛揚如濛濛的雲霧，在此寂靜的山野中，顯得分外陰沉。

中間老者的雙目，就停在那濛濛如霧般的黃土覆蓋下的谷底，只見那兒若隱若現的有一座宏偉高大的石堡，由於距離太遠，又在黃土飛揚之中，除了覺得石堡宏偉高大之外，無法看清它的眞面目。

那八字鬚的老者，凝視了許久，才輕咽一聲，道：「唔！不會錯了，走！我們下去吧。記住，不要聲張，照預定的計劃進行。」話落舉步欲行。

突然，那面帶病容的老者，喟然一嘆，道：「大哥！難道我們一定要這樣趕盡殺絕嗎？」聲音有些慨然。

那八字鬚的老者聞言一怔，似乎沒想到他二弟會說出這等出乎意料之外的話來，細眼一瞪，哼聲道：「哼！什麼叫趕盡殺絕，二弟！你聽過『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這句話沒有？」聽話之際，雙目緊盯着有病容的老者。

那有病容的老者，急忙把目光移了開去，沉聲道：「但他躲了我們十二年了，是以……」

白淨面皮的漢子，哈哈一笑，截住有病容的老者的話，道：「哈哈……二哥，假使你不忍心下手，就讓我與大哥替你代勞也是一樣，誰叫我們是結義金蘭兄弟呢？」語出尖酸，言如其人。

有病容的老者聞言黃臉一寒，冷哼一聲道：「三弟，你既然認爲我們是結義金蘭，哼，那就少說兩句也罷！」言下甚是不快。留八字鬚的老者，掃了兩人一眼，沉聲道：「都是自己人，吵什麼？二弟如果沒有異議，我們這就動身吧！」

有病容的老者，心中一嘆，飛身向谷底撲落，身法快得驚人，其他二人，向身後四個漢子招呼一聲，隨後追上。但見七條人影，兎起鶻落，奔馳中，一瀉千里，剎那間進入那嶙峋怪石之間，直如行走平地一般，不大工夫，便已抵達石堡之前。

爲首三人，向石堡緊閉的兩扇巨門查看了一陣，心中不由全都不自在起來，背樑之上，直冒涼氣。

只見黑漆大門，塵土盈寸，由於日久失修，黑漆已剝落多處，黑白相間，再加上塵土封蓋，分外顯得淒涼陰森，那像有人居住的地方。

黃臉老者觀看了一陣，道：「大哥，也許咱們找錯地方了，這種地方那裏會有人住呢？」

白淨臉皮的漢子，聞言心中冷哼一聲道：「你不願進去，我偏要去。」當下又笑道：「我們既然來了，進去看看何妨，反正也花不了多少時

開。」

留八字鬍的老者點頭道：「三弟說得是，走！」聲落雙足一點地面，颼地躍上了五丈多高的石橋，身法快速之極。其他二人也緊隨而上，只有那四個壯漢，無法上去。

白淨面皮的漢子，向院中掃了一眼，伸手抛下一條繩索，丟給四個壯漢之後，迅卽飛身向院中落去。既不投石問路，也不出聲探尋，其狂傲之氣勢，可想而知。

留八字鬚的老者，向院中打量一眼，只見裏面空空蕩蕩，既無高樹、矮樹，也無奇花異草，院子雖然廣大無比，但却與外面一樣的陰森荒涼。

兩人的對面，是一片廣大的石砌古屋，窗門緊閉，似乎根本就沒人居住跡象，陰沉中，使人覺得有些鬼氣森森之感。

留八字鬚的老者，見狀心中不由暗忖道：「看樣子，準是找錯地方了。」當下一拉黃面病容的老者，也飛身落入院中。

就在兩個老者足剛着地之際，驀地——一聲叱道：「三位深夜擅闖臥龍古堡，所爲何事？」聲音輕微，但却震人心弦。

三人聞言，心頭全都一沉，尋聲望去，觸目不由全都駭然退了一步，因爲，此時在三人面前五丈處，正站着一個白髮蒼蒼的老者。以三人的武功，竟沒有一人看淸此人從何而來。

白淨面皮的漢子，心中略一思忖，拱手道：「敢問老丈，此處可是臥龍谷？」聲音十分響亮，似在藉機顯露一下他的功夫。

白髮老者聞言，低垂的眼簾突然一掀，兩道冷電宛如利剪般刺在白淨面皮漢子的臉上，怒聲道：「休得鬼叫，如驚醒我小主人，看老夫不活劈你才怪。」

三人與白髮老者目光一觸，心中登時又是一動，不由自主的暗忖道：「此老到底是誰？他所指的小主人，會不會就是宗鴻羽呢？」繼而又忖道：「不可能吧？決不可能，就是宗純晉的武功，恐怕也沒此人高，他又怎會做了他兒子的僕人呢？」當下心中不由一寬。

白淨面皮的漢子，拱手陰笑道：「請老丈原諒在下不知之罪，我等此來，乃是要向老丈打聽一個人，不知老丈能否見告。」

白髮老者回頭向屋內望了一眼，輕聲冷哼道：「長江三傑，你們是識相的，趕快與老夫滾開，遲了只怕你們要後悔莫及！」

這時，與「長江三傑」同來的四個壯漢，也已從牆上跳了下來，急奔而至。那留八字鬍的老者，向身後掃了一眼，膽氣登時一壯，冷然笑道：「既知我等是長江三傑，就該知道我等一向行事的規矩，你以爲僅憑一句話就能把我們駭跑嗎？」

白髮老者再度向背後古屋掃了一眼，頭上白髮突然無風自動起來，當卽深吸一口眞氣，壓下滿腔怒火，冷然輕聲道：「哼！你們說吧！要找誰？」

「長江三傑」同時道：「宗鴻羽？」

白髮老者如電精眸之中，突然掠過一片殺機，陰森森的道：「你們知道老夫是誰？」

「長江三傑」老大不由自主的朝身後六人又掃了一眼，朗聲道：「請恕申某眼拙，不知尊駕是誰？」

「但老夫却認得你們三人是賣友求榮的惡賊！」

黃面皮的漢子，黃臉一紅，把話題岔開，道：「請問老丈大名？」

白髮老者三度向身後古屋掃了一眼，冷然道：「『南邪』葉春風就是老夫！」

「南邪」！「長江三傑」不由自主的駭退了三大步，三顆心幾乎要跳出了口中。

「南邪」，「北怪」一向焦、孟不分，爲江湖上最難惹的兩個怪物，不但其武功高不可測，更可怕的是兩人正邪一向不分，但憑一己之好惡行事，是以，江湖上無論黑白兩道，幾乎無人不是敬鬼神而遠之。

「長江三傑」做夢也沒想到，會在這陰沉的，古堡中碰上「南邪」！試想他們如何不驚。

「南邪」葉春風切齒道：「今天算你們三個歹徒狗命不該絕，正當我小主人休息之際到達，你們還不與老夫快滾，還等什麼？」「南邪」却有開脫他們之意，誰知三人偏是執迷不悟，反以爲是危言聳聽——

就在「南邪」葉春風聲音剛落之際，驀聽一個陰寒刺骨的聲音道：「三位不用走了！」

聲音入耳，「長江三傑」不自主的同時打了個寒噤，暗自驚忖道：「這聲音怎麼這樣陰冷。」抬頭一看不由全都一怔。

只見，不知何時，在「南邪」葉春風身後已

在宗鴻羽的血掌下，長江三傑相繼自掏心臟而死。

出現了一個劍眉入鬢，星目點漆，瑤鼻朱唇，俊絕人寰的黑衣少年。三人對面而立，竟沒有一個人發現此人是何時到達。

「南邪」葉春風聞聲面色一變，霍然轉身恭立道：「老奴不才，讓人驚動了少爺。」狀極惶恐而恭謹。

黑衣少年，長如小扇般的睫毛，輕輕眨了兩眨，淡淡搖頭道：「我一直沒睡着，他們來時我已知道了。」話落緩步向「長江三傑」走去，冷冷的道：「三位伯父可是爲我宗鴻羽而來嗎？」

「長江三傑」齊覺心頭一寒，他們只覺出，這少年好像已主宰了他們的一切，這是一種心理上的預感，無法解釋。

白淨面皮的漢子，陰險的眸子一轉，突然笑道：「這幾年來苦了賢侄了，我們一直放心不下，好不容易……」

「剛才是我最後的一句稱呼你們了。」黑衣俊美少年話落一頓，黑白分明的星眸中，突然掠過無窮殺機，冷森森的道：「出賣我父以求榮，害我母以除患，如今再闖臥龍石堡，趕盡殺絕，宗鴻羽如不將你們碎屍萬段，實爲天地所不容。」聲落人已飄身「長江三傑」面前五尺之處，巍然而立。

突然，「南邪」葉春風阻在宗鴻羽身前，恭身道：「這幾個鼠輩何用小主人動手，就交於老奴打發他們也就够了。」

宗鴻羽俊臉上掠過無邊的仇火，搖頭堅決的拒絕道：「父仇子報理所當然，我要他們的主子知道，死在我宗鴻羽手中的形狀是什麼樣子。」語氣之陰冷，猶如萬年玄冰，使人聞言覺得四肢僵冷。

「長江三傑」心中同時掠過一陣恐懼，似有一種不祥的預感，雖然，他們自恃武功了得，才敢闖此臥龍古堡，但短暫的一剎那，他們似乎已忘了自身具有武功的存在，形同待罪之囚。

也許，他們已被這神秘少年——他們所要找的宗鴻羽身上透出的那股寒森的氣勢所懾服了，也許是內心的愧疚，使他們收斂了先前狂傲的氣餒，總之，這一刻，他們連回話的勇氣都沒有了。

「南邪」葉春風，恭敬的行了一禮，退至一旁，宗鴻羽冷森森的開聲道：「你們自己把心肝掏出來吧！我要看看你們的心肝是不是黑的。」語氣雖然平靜無奇，但却比一道不可抗拒的死亡命令，更具威力。

「南邪」葉春風殺人的手段，本已够狠，當下聞言，仍不由心中一跳，暗忖道：「小主人一向那等溫文，此刻怎會變得如此殘酷啊！」敢情這位殺人魔王，也被宗鴻羽的語氣驚住了。

「長江三傑」與他們身後的四個壯漢，聞言全都駭退了兩步，十四道充滿恐懼的目光，全都凝結在黑衣少年宗鴻羽的臉上，他們每個人都認為自己是被宣判死刑的囚徒。

宗鴻羽長長的睫毛眨動了兩下，動作是那麼自然而文雅，使人無法相信，這道殘酷的命令，會是發自這完美的少年口中。

時間一分一秒的滑了過去，宗鴻羽俊臉上的寒霜越罩越濃了，突然，他冷森森的笑了一聲，道：「三位莫非要我宗鴻羽親自動手？」聲落一步一步向「長江三傑」欺去。

「長江三傑」不由自主的一步一步，向後退縮，隨着那沉重的步伐，七人臉上的表情瞬間萬變，他們更感到自己寶貴的生命，已逐漸接近了死亡邊緣。

誠然，他們的精神力量，已全部被宗鴻羽所瓦解，但是，人類求生的本能却又使他們不甘就此屈服……

突然，一聲暴喝起自「長江三傑」身後，叱道：「小子，你別欺人太甚！」聲落一道黑影已然從空而降，強猛如山的掌風已壓蓋宗鴻羽的頭頂。

宗鴻羽沒有抬頭，也沒有停步，冷森裏一雙穿人肺腑的目光，也仍舊盯在「長江三傑」臉上，對於攻來的大漢，他似乎根本就不屑以顧。

電光石火一閃！那大漢雙掌眼看已蓋到宗鴻羽頭上了，驀地，一聲淒厲無比的慘號，劃破了沉悶而恐怖的夜空。

一條龐大的黑影，從「長江三傑」頭上呼嘯而過，「叭噠！」一聲跌落在三人身後七丈以外了……無論如何說法，總算這個大漢勇氣可嘉。於是，大地又恢復了舊觀，但那恐怖氣氛却更加濃厚了一層。

「長江三傑」駭然站住了，他們除看到宗鴻羽右手一抬之外，其他任何動作一無所見，但是，他們七人之中，却已少了一個。

唯一的一線生機，已隨着那大漢的死亡而消失了，他們此時連那作困獸之鬥的勇氣也沒有了。「長江三傑」老大、老三，雙目中同時掠過一絲恐懼和乞求的光芒，蒼白的嘴唇連連啓動，但却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突然，那良知尚未泯滅的老二，長嘆一聲，道：「唉！一失足成千古恨，大哥！三弟，我們究竟得到了些什麼？」話落突然舉手「嘶！」的一聲，撕破胸前的衣服，牙根一咬，彎曲如同鋼鈎的五指，突然向胸中一抓一帶，只聽「噗！」的一聲，登時血光四濺，血淋淋的心肝已抓在他的血手中了。

他本已够黃了的臉上，此時更透出怕人的青灰之色，神光渙散的雙目，滿含歉意的望着宗鴻羽，蒼白的嘴唇，連連啓動了數下，終於「砰！」的一聲仆跌在地上了。壯哉老二——

二顆晶瑩的淚珠，緩緩從他目中滾落地上，但他嘴角上却掛上一絲安慰的笑意，也許他覺得自己已償清了一筆無法估計的債務。沒有痛哼，沒有哀號，一代梟雄，就此於世長辭了。他手中却依舊抓着那鮮血淋淋的心與肝。

「南邪」葉春風的老臉上，掠過一絲驚容，也許這種殘酷的場面，是他生平所僅見的。

「長江三傑」的老大、老三及身後三個大漢，臉上全都滾下了顆顆大如黃豆的汗珠。恐懼與憤怒，已燒紅了「長江三傑」老大和老三的雙目。

宗鴻羽俊臉上沒有一絲表情，對此慘景形如未見，當下冷冷的掃了兩人一眼道：「輪到兩位了！」這短短的五個字，宛如霹雷擊頂的一道催命符！

老大再也按捺不住，突然仰天狂笑一陣，道：「宗鴻羽小兒！就憑你這句話嗎？哈哈……你把爺們看成何許人也，哈哈……」笑聲淒厲嘶啞，猶如困獸負隅哀嗥。

宗鴻羽星目中，再度掠過一重殺機，突然，雙掌一揚，冷聲道：「就憑小爺這雙肉掌！」

老三為人一向陰沉，心中雖然充滿恐懼，但却始終保持着冷靜，聞言抬眼向宗鴻羽舉起的雙掌，望了過去。

「啊！血掌？」隨着那生硬而顫抖的聲音，一個搖搖幌幌的身體，已退出六七步，雙目直直

的盯着宗鴻羽的雙掌。

恐怖、絕望、乞求……各種不同的表情，一時之間，全都流露於他毫無血色的臉上了。

老大聞言一怔，突然淸醒過來。「什麼？啊！血掌？」一個身體，已「砰然！」一聲跌坐地上了。

「南邪」葉春風一聽「血掌」之名，先是心頭一沉，突然，仰天喃喃嘆道：「天啊！天！怎麼連他也不放過啊！」隨着那顫抖的語氣，兩顆淸淚掛上了他的臉頰。

宗鴻羽冷酷的望了兩人一眼，沉聲道：「你們還等什麼？」老三顫聲道：「主兒並非我們？你……」

宗鴻羽冷森森的追問道：「是誰？」

「我……我……不知道。」

宗鴻羽仰天發出一聲，激昂憤慨的長笑道：「我早知道你們不知道的，出賣我父以求榮，你……你們究竟得到了些什麼？哈哈……」聲如巫山猿啼，聞之令人淚下。

「南邪」葉春風關懷的輕聲道：「小主，你……你不要太激動了。」

宗鴻羽聞聲止笑，雙目殺機大熾，陰沉沉的道：「我要你們嚐嚐血掌的滋味！」話落雙掌突然舉起。

老大、老三不由駭得退了三步，「嘶！」的一聲，撕開了胸衣，但雙目却依舊充滿了乞求的望着宗鴻羽。

宗鴻羽俊臉上却沒有半點同情之色，雙掌緩緩的舉到胸口，嘴角上浮出一絲殘酷無比的笑意，冷然道：「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哼！」聲落雙掌緩緩向前推出。

兩人似知今日生望已絕，當下把心一狠，突然舉手向胸口抓去。於是，兩聲淒厲的慘吼，劃破了臥龍谷寂靜的夜空，羣峯回音蕩漾，歷久不絕，聽來份外恐怖陰森！

宗鴻羽冷冷的掃了地上長江三傑的三具屍首一眼，突然抬頭對那三個嚇得魂不守舍的大漢道：「你們帶着三人的屍體滾罷，不許在泰山或任何地方埋掉，要帶回長江總舵，如敢違背，哼！」一聲冷哼，直把三個大漢駭得打哆嗦。

三個大漢作夢也沒想到還能活命，這句逐客之令，在此時此地聽進他們的耳鼓，有如皇恩大赦。因此聞言暗喜，不由大唸「觀世音救命活菩薩」。是以也顧不得屍首滿身血汚，一人抱起一個，尋着原路翻牆而去。另一大漢的屍體，自然有人料理。

宗鴻羽緩緩仰起俊臉，望着天上晶瑩閃灼的星星，喃喃自語道：「十二年了，十二年是個很長的歲月啊！」聲音哀傷淒涼，短短的數語，似已道盡了他無窮的愁腸。

「南邪」葉春風緩緩地拉動沉重的步伐，走到宗鴻羽的面前，低聲道：「小主人，你練了那『血掌』？」

宗鴻羽黯然道：「我不能再等了。」

「南邪」沉重的嘆息道：「都是老奴等疏於防範，以至讓那快成的丹藥被人盜去，不過，小主人，是否再等等，那老怪就快回來了，你……」

「人家志在取我宗鴻羽之命，你們防範再周密，也難脫其掌握，是以，唉……」

「小主人，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你不該如此灰心，我們仍可……」

宗鴻羽淡然一笑，道：「不用試了，兩年時間對我來說已經够了……」

「南邪」急道：「宗家今後，全……」

宗鴻羽長長的睫毛迅速的眨動一陣，截住「南邪」的話道：「大仇得報，宗鴻羽心願已了，其他的不要談了。」話落一頓道：「明天，我要離開他去了……」

「南邪」葉春風一怔，急道：「我也去！」

「你等北怪回來，再一起去找我好了。」

「南邪」葉春風道：「小主人，我不放心，我想……」

宗鴻羽幽幽一嘆，道：「我心意已決，你不要多說了。」話落舉步向石屋走去，他那明亮的眸子中，已浮現了兩顆瑩瑩的淚光。他並非不愛惜自己的生命，而是另一種力量在逼着他放棄一切，忽視一切……

如海之仇，如山之恨，盤踞了他整個的心房。

「南邪」葉春風悲愴的望着宗鴻羽的背影，這一刻，他似乎更了解這相處了十二年的沉默寡抑的少年人。

欲知後事如何？

請看下期分解。

老苗人仗義療毒

西下青城，翻過巍峨的邛崍山脈，就是川康邊境的小金川，夾峙在大雪山之間，原是一片荒涼的谷地！窮山惡水圍繞，人跡罕至，只有半開化的夷苗人留居，再者就是一些冒着生命危險，深入窮荒的採藥漢客！

大渡河畔的崇叱屯比較熱鬧。藥材商人多半在此集中，以布帛、鹽、鐵器等生活必需品，向熟苗們交換深山的產物，如金砂、羚角等，因此在屯上居然也有一兩家客舍，酒舖。

天候將入隆多，大雪山早已被雪封了，客商們也多半回南了，屯上顯得很冷靜。一個陰霧的午後，雲重得像一塊厚鉛，壓得人們心中也是重重的！

可是街上蹄聲得得，一匹神駿的小川馬馱着一個神情萎頓的年青人，來到一家最大的客舖前面下了馬，翻身進屋！

這年青人的衣着很華麗，腰下還掛着劍，一看就知道是個走遠路的鏢客，他開了一間上房，在客簿上寫下姓名……獨孤雲！

在淡市的季節，接着這種豪客，無怪店裏的伙計顯得特別殷勤！送上茶之後，又陪着笑臉問道：「大爺！你家打了尖沒有？要吃什麼請吩咐一聲，小的好叫人準備！」

獨孤雲却煩燥地道：「吃喝的東西不忙，你趕快去打聽一下，那家還藏有白羚羊角替我找一對來！付錢多少都沒有關係，可一定要眞貨！」

羚角爲治傷活血的聖藥，其色純白者尤爲千中難得之佳品！

伙計聽了之後，望望他的臉色道：「大爺！你家莫不是受了傷？那可不能自己亂治，最好是請個郎中來，屯上四海堂有個大夫治外傷最拿手……」

獨孤雲一皺眉頭叫道：「叫你去買羚角，還廢話些什麼？……」

伙計哈哈腰，陪個笑臉道：「大爺！這可不好辦，別說現在不是做生意的時候，就是五六月交易旺季，也不容易能買到那個寶貝，白羚角完全是要靠運氣碰上才行……」

獨孤雲不禁一呆

中篇武俠小說

丹心一劍

琴心・文羽君・圖

道：「什麼！此地也買不到？」伙計點點頭道：「小的在此地十幾年了，一共才聽到過兩對白羚角，一對被一個遠方客人化了兩千兩銀子買去了，另一對是個苗子自己獵到的，他說什麼都不肯賣，曾經有人出價到四千兩，他還是不答應……」

獨孤雲臉色一動，目中閃出希望的色彩，連忙問道：「那個苗子在這裏嗎？」伙計點頭道：「在是在，不過去講也沒有用……」

獨孤雲站起來道：「他住在那裏，我自己找他去！」

伙計看了一下他腰下的佩劍道：「大爺要去，小的可以帶路，不過你家最好把腰裏的鐵傢伙留下，那個老苗子最恨人家帶武器了，你家要是帶着東西，他不但不肯見面，說不定還會揍你一頓……」

獨孤雲神色一動道：「他很厲害嗎？」伙計一伸舌頭道：「豈只厲害，簡直就是個神仙，去年有一幫客人想强買他的白羚角，結果十幾個人都被他打得落花流水，他的身子像是鐵打的一樣，刀砍上去，連個印子都沒有……」

獨孤雲想了一下，才解下佩劍道：「好吧！我就不帶武器去！我們走吧！」

伙計哈着腰在前面領路，二人出了店門，向屯角的一條石子路上拐去，冷風吹得人瑟瑟發抖，可是獨孤雲在一身夾衣下，頭上居然冒出熱汗！

走出里許，在寬濶的大渡河畔，有一座座院，疊石爲堡，顯得很氣派。伙計用手一指道：「就在那堡子裏頭，這老苗子叫黃金豹，很有錢，他自己採藥，自已到金沙江裏去淘金，所以他不希罕人家的銀子！」

獨孤雲卻不去理他，逕直走到莊堡前面，在大門上敲了幾下！

那伙計却急忙退後道：「大爺！我把你家帶

到了，你家自已進去吧，我不敢見他的面，這老傢伙的脾氣太壞，動不動就要揍人！」

這時大門開了，走出一個身材高大的苗人，上身全赤，下身圍了一條花裙，古銅色的肌膚在冷風中居然毫無寒意，一見獨孤雲是個漢人，立刻瞪起大眼睛，操着漢語怪聲大叫道：「你來幹什麼？」

獨孤雲一拱手道：「在下有要事求見黃老先生！」

那苗人一擺頭，冷冷地道：「咱家主人不見外客！」

獨孤雲不禁微怒道：「你又沒去問，怎麼知道黃老先生不見呢？」

那苗人哇哇吼道：「咱家說不見就是不見，你趁早滾開點，別惹得咱家火上來了，把你摔到河裏去泡水泡……」

獨孤雲長眉一挑怒道：「我還沒有見過你這麼蠻不講理的人！」

那苗人大怒吼道：「好雜種！你敢罵咱家是蠻子……」

雜種兩個字，深深地刺傷了獨孤雲，因此他怒哼一聲，撩起手來，對準他就是一個耳光摑過去。

那苗子偏着頭想躲開時，可是獨孤雲的動作何等迅速，只聽得啪的一聲脆響，將那苗人打得踉蹌數步。而獨孤雲自已也是一愣，因為他發現這苗人的武功很有根底，尤其是內家氣功練得相當紮實，雖然吃了自已一掌，可是他的臉上居然隱有一股彈力，將自已的關節都震得克拉一响！

那苗子挨打之後，捧着臉大聲怒吼道：「狗雜種！你敢打老子，你不要命了……」

掄上來兜心就是一拳，拳勁相當深厚，獨孤雲因為他罵得更難聽了，存心要給他一點苦頭吃吃，身形輕輕一閃，底下勾出一腿，對準他的脚上掠去！

這一撩他用了六成勁道，以常情估計，這苗子就是練了幾年功力，勢必也要跌個狗吃屎，誰知這苗人的動作竟相當敏捷，長腿一抬，已避過他的撩勢，接着一拳又向他的下顎上擊來，勢子又快又疾！

獨孤雲心頭暗驚，連忙騰開手臂，架住他的拳勢，另一手又朝他的臉上摑去，這一式是他從吳尊武那兒偷學來的落英掌式。

那苗子沒想到獨孤雲手下如此高明，一下子沒閃開，又挨了一掌！這一掌比前一掌重多了，那苗子被打得大頭一晃，跌出去坐到地下！而獨孤雲卻也手撫着肩膀，痛出一身大汗，向地下蹲去！

那苗子挨了打之後，本待大聲怒吼時，但是見了獨孤雲的樣子，不禁愕然地張大了口，連叫喊都忘了。

由獨孤雲的掌式與掌力上看來，他的武功應該很高才對呀，可是打了人後，自已所受的痛楚似乎比挨打的更甚，從他滿頭急汗的情狀上，看來這痛態又不是裝出來的，難怪這頭腦簡單的苗人不懂了！其實他那裏知道獨孤雲已經處在生死一息的關頭呢！

自從他在青城山上黯然離開後，走出沒好遠，就覺得肩上的傷口有點不大對勁。他一共受了兩處傷，而且都在同一隻肩膀上，鄭三白一劍削掉了一小片皮肉，青城山主劃開了一道小口子，都不算什麼重傷，何以會痛得如此厲害呢？

當他偏頭一看傷處，連眼睛都嚇直了！在鄭三白削去皮肉的那塊傷口中，已經流出了黑水。傷處的四週也都變成烏青的顏色，痛入骨髓！

在青城山中多年，他還有什麼不了解的。鄭三白的劍上塗了毒，一種絕頂厲害的劇毒——鐵骨龍蜍液！

鐵骨龍是川中一種厲害的毒蛇，取其毒汁與青城山中一種青蜍蟲的漿液混合而成，淬煉在兵器上毫無異狀，然而見血封喉，唯有川康邊境所產的白羚角可解。

所以他一面找了個市鎮在藥局臨時配了一點藥，控制住毒性暫緩發作，一面卻星夜兼程，向小金川進發。

路途雖不遠，可是要越過邛崍山，的確很費事，幸而仗着先天的體質，使他還能勉強地支持着。趕到崇化屯時，他已毒氣攻心，所以迫不及待地要覓取白羚角！

剛才與那苗人一番動手，雖然沒有太用力，可是又因為動了真氣，使毒性侵入更深，疼得連站起來都辦不到了！

那苗人慢慢地站了起來，見獨孤雲還蹲在地下，乃又怒喝道：「臭雜種，你不要裝死，你打了老子兩巴掌，老子絕不會放過你！」說着掄動大拳頭，又要上來揍人，獨孤雲卻只能瞪他一眼，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了，那苗人卻不死心，載

指着他大叫道：「狗雜種！你站起來，老子好揍你！」

獨孤雲輕嘆一聲，頹然地道：「罷了！想不到我獨孤雲會死在這個蠻子手裏……」

越是苗人異族，越怕被人稱作蠻子，所以那苗人憤中火燒，大踏步過來，一把連人夾背將獨孤雲提了起來叫道：「狗雜種，老子拚着受主人處罰，也得把你扔下河去！」跨步出了木門，隨手一擲，獨孤雲的身子就像石塊似的向河水中落去。

十月中的大渡河，水寒似冰，獨孤雲被那股寒意一激，精神又振作了一點，雙臂一分，又從河水裏竄上岸來。

那苗人並未離去，還守在河岸上，見獨孤雲上來了，咧開大嘴笑道：「狗雜種，老子知道你在裝死，再給我下去！」迎面又是一拳擊出！

獨孤雲鼓足餘力由水裏上來，已經是筋累力歇，那裏還能擋住這一拳，雙眼一閉，只好認命了。

誰知那苗人的拳頭還沒有打到他身上，背後突然飛來一股力量，擊在他的後腰上，自己反而一個踉蹌，朝河裏衝去。嘩啦一响，濺得水花四冒，等他從水裏冒出頭來，哇哇大叫道：「是那個狗雜種，在背後暗算人！老子非……」話沒有聽完，他就怔住了。

原來在岸上站着一個苗裝女子，長髮用一道寸許寬的金圈箍住，十八九歲年紀，秀麗的大眼睛中充滿了怒意！

那苗人立刻嚥下的了罵人粗話，吶吶地道：「龍……龍姑！原來是妳！」

那苗女哼了一聲道：「黑加！你胆子越來越大了，不但隨便欺負人，連我也罵起了！」

那苗人連忙叫道：「龍姑！妳不知道！這漢娃打了我兩個耳光，又罵我是蠻子，我才……」

那苗女冷笑一笑道：「要不是你先出口傷人，人家好好地會罵你？你不要吵！我全看見了，等一下告訴爸爸才跟你算帳！」說完又對獨孤雲看了一眼道：「客人！那傢伙沒有多少知識，你不要跟他生氣！他傷了你沒有？」

獨孤雲剛想講話，不知怎地身子一軟，又向地上倒去。那苗女連忙把他扶住了。這時那苗人已從河中水淋淋的上來，見狀連忙道：「龍姑！我只摔了他一下，絕對沒有傷到他！」

苗女龍姑一瞪眼道：「人家早已受了傷，否則憑你還能摔得了人家，還不快把他抱進屋去！」

那苗人嘟着嘴道：「龍姑！這傢伙是客店裏王老二帶來找主人的，也許不是什麼好人……」

龍姑怒聲道：「是不是好人不要你管！你敢不聽話？」

苗人無可奈何，又把獨孤雲提了起來，跟在女郎後面進了石堡。

經過這一番轉折，獨孤雲在昏迷中又醒了過來，軟弱地道：「謝謝你！姑娘！我受了傷……不！是中了毒！」

龍姑微微一笑道：「客人！不要緊！我爸爸有的治毒的藥，一定可以把你醫好……」

說着已走屋子門口，隨地門簾一掀，走來一個身材高大的老年苗人，花裙圍腰，上身是倒披了一件短裝。

那少女龍姑立刻道：「爸爸！有個漢客中了毒！」

老年苗人對獨孤雲看了一眼，厲聲叫道：「黑加！再將他丟到河裏了」

提着獨孤雲的苗人答然一聲，飛快地向門外河岸跑去。龍姑急叫道：「爸爸！他中了毒，你怎麼……」

老年苗人不理她，跟在後面走到河岸，見黑加提起獨孤雲作勢欲扔，又大叫道：「不許扔！你抱着他去，在水裏把他的衣服脫掉，看看是那裏受了破傷！」

黑加莫名其妙，可是他不敢違背老者的命令，立刻大踏步向河中走去，直到水深及腰之處，才動手要解獨孤雲的衣服！

獨孤雲本人雖無力，神智猶清，知道那老者一定就是黃金豹，而且他叫黑加將自己重新浸入河水，一定另有深意，所以軟弱地道：「大哥！我的傷口在左肩上！」

黑加人雖粗魯，心地卻十分忠厚，聽見獨孤雲改口叫他大哥，立刻笑笑道：「小兄弟！你早叫我一聲大哥，我也不會跟你打架了！」說着輕輕地脫下獨孤雲的外衣，露出肩頭一大片烏黑的傷口，立刻叫道：「主人！不得了！他的肉都爛成烏黑的了……」

老者在岸上沉聲指揮着道：「把傷口用河水好好地洗一下，然後趕快把他抱進來，注意別再讓他用力氣！」說完回頭走了！

加黑一面掬水替獨孤雲洗濯傷處，一面用聲叱責道：「小兄弟！你也是的，身上受了這麼重的傷，爲什麼不早點跟我說呢！主人雖然不喜歡見到漢客，可是對於受傷上門求醫的人，却從來不會拒絕……」

冰涼的河水淋過傷處，使得獨孤雲感到十分舒服，然而他對黑加的話却只有一聲苦笑道：「大哥！你一見面就駡我！那裏有機會給我開口！」

黑加不好意思地笑了一笑道：「小兄弟！我那句狗雜種是口頭語，絕不是存心駡你，我在高興的時候，也會那樣叫你的……」

獨孤雲被他觸動心中的隱痛，口中却不好說什麼，只是輕輕地道：「大哥！請你不要再那樣叫人了，那是句很難聽的話！」

黑加一笑道：「雜種兩個字不算駡人呀，我也是個雜種！」

獨孤雲一怔道：「你也是……」

底下的話他立刻就打住了，因爲這一說，明明也揭露了自己的身世，可是黑加却聽不出其中的意思，咧開大嘴笑道：「我媽媽是苗人，父親是擺夷，不是雜種是什麼，以前人家那樣叫我，我也生氣得很，可是跟隨主人之後，他老人家勸我說，這事情並不值得生氣人，最要緊是自己爭氣，父母生下我就是雜種，並不是我的錯，假如我不好好做人，才眞正地讓人看不起，所以現在人家再叫我雜種我也不在乎了！」

獨孤雲輕輕一嘆道：「我能像你一樣地想得開就好了……」聲音低得只有他聽得見。

這時那龍姑在岸上叫道：「黑加！你要洗多久，這種大冷天在水裏面泡着可不是好玩的，人家身上有病，可不像你……」

黑加一笑道：「來了！來了！小兄弟！我只顧得跟你講話，忘了你身上的傷了，你是在那兒中的毒，這毒好像很厲害呢……」

獨孤雲沒有回答他，軟弱地閉上眼睛，利用着一臉水珠的掩蓋，將眼眶中的幾滴淚水擠落下來！

黑加輕輕地托着獨孤雲的身子，走到河岸上，龍姑一迭聲地將他往屋中趕去，同時走在前面，替他們掀開了門簾！

穿過一間廣濶的客室，來到一所較小的寢室中，室門掛着濃重的厚簾，室內是一張短榻，一張條几，中間生着一個熊熊的大火盆！那老年苗人正在用一種烏黑的液體揉着幾柄明晃晃的刀剪！

黑加將獨孤雲放在矮榻上，龍姑也跟着進來了，指着那老者道：「這是我爸爸，他叫黃金豹，我叫黃龍姑……」

獨孤雲只能點頭示意，因爲他知道黃金豹也是個練家子，所以軟弱地道：「黃前輩，我是受了一種厲害的毒……」

黃金豹立刻點點頭道：「老弟！你別多說話，我已經看出來了，你那毒是火性的，所以我才讓你在冰涼的河水中浸一浸，現在我就要替你開刀割去染毒的腐肉，你可撐得住！」

獨孤雲感激地點點頭，又低聲道：「黃前輩！您不必如此麻煩，我中的是……」

黃金豹一擺手道：「你不用說，我連這一點都看不出來，幾十年的醫道就算是白學了，你中的毒是青紅降頭！你們漢人叫鐵骨龍與青蛛對嚙？」

獨孤雲心目中顯出了欽佩的神色，覺得這老苗人的眼光果然厲害，但憑一眼之間，卽能將那兩種劇烈毒物辨認出來。因此他立刻點點頭道：「前輩說得很對，只是那治法……」

黃金豹一擺手道：「青紅降頭非白羚角不治，這是你前來找我求治的原因，白羚角雖然珍貴難求，但是爲了救人一命，我並不惜使用……」

獨孤雲感激地道：「謝謝前輩……」

黃金豹又一擺手道：「可是你現在中毒太深，白羚角已經沒有用了！我相信你自己也明白，那兩種毒素若是深侵入骨，連神仙都束手無策！」

獨孤雲不禁一怔，發出絕望的一聲低嘆。黃金豹却笑笑道：「老弟放心好了，神仙束手，我老苗子却有辦法，包你死不了！」說着拿起一根鐵棍丟進火中，回頭對黑加道：「把火加旺一點！」

黑加蹲下身去，拿起一個皮製的風箱，在爐門口一上一下地壓着，爐火受了風力的推動，冒出尺許高的火燄。片刻之後，那根鐵條已燒得通紅。

黃金豹就仗着一雙空手，在火中撈起鐵條，彎成一個大凹圈。

獨孤雲見他居然能手觸熾熱而不傷，立刻又顯出欽佩的神色。

黃金豹笑笑道：「這算什麼，練內功的人多數能做到這一點，現在我要着手治療了，老弟！你可得忍着點！」說着把熾紅的鐵圈，一下子按在獨孤雲的肩上傷處，立刻就吱吱作響，冒出一股難聞的焦臭氣味！

龍姑不忍看下去，雙手掩住了眼睛，黃金豹立刻叫道：「龍姑！別那麼胆小，把刀子拿過來，順着圈子剜，剜到見血爲止！」

龍姑心知怠慢不得，顫着手拿起利刀走過來，在黃金豹的指示下，將腐肉一塊塊地割下來，又用刀尖刺着丟進火爐中。

獨孤雲倒不覺得痛，偏過頭來，眼睜睜地看着她動手！接連地割下十幾塊腐肉，一直到骨頭都現出來了，才開始有一絲淡紅的血水滲出！

黃金豹叫道：「好了！別割了！現在換一把刀子，把骨頭上的黑色刮去……」

當血水變紅的時候，獨孤雲才感到一點疼痛，可是黃金豹的話却給了他莫大的刺激，尤其是「骨頭」「黑色」這些字眼，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

於是他只覺得腦中轟然一響，眼前金星亂舞，什麼都不知道了！也不知過了多久，他才悠悠地醒了過來！

黃金豹已經給他換了一間屋子，窗明几淨，陳設得頗爲幽雅，而且鼻中還透來一陣沁人的芳香！接着是格格一聲如銀鈴般的嬌笑，龍姑捧着一束鮮紅的梅花過來道：「你終於醒了，你知道你睡了幾天？」

獨孤雲想要欠身起來，龍姑却搶上前伸手按住他道：「不許動，爸爸給你上了最好的刀傷藥，不出三天就可以生肌復原，你才躺了兩天，還得忍耐一天……」

獨孤雲順從他躺着不動，感激地道：「謝謝妳、也謝謝黃前輩……我以後一定要好好報答賢父女……」

龍姑一笑道：「別說謝了，爸爸救了你，並不爲了要你報答！」

獨孤雲微微一點頭道：「話雖如此說，可是我身受活命之恩，總不能就此算了，黃老前輩在那裏？」

龍姑道：「爸爸在藥房裏替你配藥，見了爸爸的面，你可得小心點，爸爸對你很生氣，一頓好罵是免不了的！」

獨孤雲一怔道：「我並沒有開罪他老人家的地方呀！」龍姑一笑道：「你雖然沒有得罪他，可是你做的事令他很不滿意！」

獨孤雲更是愕然道：「我做了什麼事了？」

龍姑眼波一橫道：「還說呢！你的傷是怎麼來的，你的毒是怎麼中的？」

獨孤雲道：「那是在爭鬥中受了人家的暗算！」

龍姑一撇嘴道：「就是了！爸爸說你們年青人學會了一點武功，就好勇逞鬥，視生命若兒戲，心地壞一點的仗技凌人，心地稍微好一點的，就以俠義自命抱打不平，爭名，鬥氣……不管你是那一種人，爸爸都看不順眼！」

獨孤雲一嘆道：「黃前輩的想法是不錯的，只是他對我的情形還不够了解！」

龍姑一瞪眼道：「你的情形怎麼樣？」

獨孤雲愛恨深結，欲言又止，龍姑却笑笑道：「算了吧，你不想說，我也不想聽，爸爸常告訴我說，對於人家的事知道得越少越好……」

獨孤雲只得默然了，龍姑將手中的花一揚道：「你看我給你採的花好不好？」

獨孤雲看了一眼，輕輕地說了一聲：「好．很鮮艷！」

龍姑一撇嘴道：「你這句話是口不由心，真是對不起人，你知道我爲了這點花跑多遠嗎，此地不產梅花，我還是到大渡河對岸的寒梅谷去偷採來的……」

獨孤雲輕輕一嘆道：「妳何必要費那麼大的事呢？」

龍姑繼續撇嘴道：「因爲我看你像個讀書人，讀書人多半喜愛梅花，我怕你笑我們苗人太俗氣，不懂得風雅……」

獨孤雲倒被她的一股天真逗得笑了過來道：龍姑娘……」

龍姑連忙道：「我們苗人沒什麼姑娘小姐的，你叫我龍姑好了，那就是我的名字！」

獨孤雲笑笑道：「龍姑，讀書人賞梅是在飽食之後，悠閒淸玩，我肚子餓得要命，那裏還有賞花的情呢！」

龍姑哎呀叫了一聲，忽忽地放下手中梅花道：「我忘了你兩天沒吃東西了，昨天我就想喂你一點東西，可是爸爸說你正在調養中，不宜把你吵醒……你等着，我給你拿吃的來！」說完又匆匆地回頭走了。

那一束紅梅就放床前木几上，陣陣清香傳進獨孤雲的鼻子裏，使他對這個嬌小天真的苗族女郎，竟起了一種無以形容的感情……

沒有多久功夫，龍姑端了一盌熱騰騰的稀粥進來道：「爸爸說你空肚子只能喝些帶湯的東西……」

粥香刺激着他的食慾，使得他的精神為之一振，欠身想坐起來，龍姑把粥端到他床邊道：「別起來，我餵你吃吧！」

獨孤雲只好側過頭，就看着她的手將一盌熱粥喝了下去，空的腸胃算是舒服了一點，可是飢餓的感覺反而激烈了！

龍姑像是明白了他的意思笑道：「我知道你還沒飽，可爸爸說不准你多吃，等一下我再給你添！」

獨孤雲苦笑了一下道：「龍姑！我是一個大男人，又餓了兩天，一盌粥怎麼夠吃，妳多少再給我裝一點來吧！」

龍姑堅定地搖搖頭道：「沒有了！爸爸就是怕我心腸軟，受不了你的要求，所以只叫黑加貢了那麼多，你要再吃的話，我只有重新生火再煮，那還得有一會兒功夫呢？」

獨孤雲無可奈何地一嘆道：「這麼不死不活的真難得人受不了，我覺得被砍兩刀也沒有這麼難過……」

龍姑卻一撇嘴笑道：「還說呢！你這個大男人也够丟臉的，那天在治傷的時候一聽說要刮你的骨頭，你就嚇昏過去了！」

獨孤雲一聽她提起骨頭兩字，立刻就黯然不語了。龍姑卻以為他害燥了，輕輕一笑道：「你別不好意思，我的膽子比你還小呢，那天是沒有辦法，我一面括，手一面在抖着，弄了半天，才算把上面的毒質刮掉了，露出裏面的白色來……」

獨孤雲驀地雙目一睜，霍然坐了起來，龍姑急忙上前去推他叫道：「你怎麼又不聽話了，叫你不准動的……」獨孤雲一把攫住她的手叫道：「龍姑，妳說我的骨頭是白的？」

龍姑拼命地掙扎叫道：「放開我呀，骨頭當然是白的，難道還會有別的顏色不成……」

獨孤雲放開了龍姑的手，大聲哈哈狂笑起來，笑得眼淚直流……

龍姑莫明其妙地望着他，有點恐懼地道：「喂！你瘋了……」

獨孤雲慢慢地止住笑聲，擦擦眼淚興奮地道：「龍姑！我沒有瘋！我是太高興了……我的骨頭是白的，我不是崑崙奴，我跟其他人並無兩樣……」說着動手去拆除肩上包紮的布帶，龍姑也急忙制止他道：「你又要幹什麼？」

獨孤雲推開她的手道：「我要看看我的骨頭，看看它是不是真的白色，我……簡直無法相信！」

龍姑努力地想制止他，可當不住他的力氣大，急得大叫道：「你真的瘋了，我找爸爸去！」回頭待向門外衝出去，可是才衝到門口，又被一個人擋了回來。那人是個老頭子，身着一件青衫，手提長劍，神情很兇惡……

龍姑怔然驚呼道：「你是誰？到這兒來幹什麼？」

那老人將長劍一擺，逼開龍姑直迫獨孤雲道：「賤奴！你想不到我會找到這兒來吧！」

獨孤雲先是一怔，繼而坦然地道：「池如雁！你真有本事，怎麼能够得到批准出山的？」

池如雁哈哈大笑道：「批准，我們大家都離開了青城山，再也不受李如晦那狗頭的管制了！我是奉着鄭掌門人的命令，特地前來殺你的！」

獨孤雲一怔道：「鄭掌門人是誰？」

池如雁大笑道：「七煞劍鄭三白，現在我們正準備成立七煞劍派，鄭三白當然是掌門人了，他知道你中了鐵骨龍蜍的毒後，一定會到小金川來取白羚角解毒的，老朽起先還不大相信，追到這兒來一問，果然不錯，可見鄭掌門人料事如神……」

獨孤雲不去理他對鄭三白的吹噓，只是繼續追問道：「山主會允許你們離山另創門派嗎？」

池如雁哈哈大笑道：「他允不允許有什麼關係，他要是不識相，我們聯起手來先宰了他，不過鄭掌門人擔心的不是他……」

獨孤雲淡淡地道：「那麼他擔心的是我了？」

池如雁笑着點點頭道：「不錯！他認為你才是心腹之患，所以才叫我追踪下來，帶着你的頭回去交帳，你是要跟我鬥一場呢，還是乖乖地讓我把腦袋砍下來！」

獨孤雲輕輕一嘆，閉上雙目道：「你動手吧！雖然我不甘心束手就死，但是我肩傷未愈，根本無力交手……」

池如雁一笑道：「那倒省了我許多事！」

劍光突閃，對準獨孤雲頭上削去，獨孤雲無力抵抗，只好閉目待死！可是龍姑却忽地取下頭上束髮的金箍，猛地一揮，套住池如雁的劍光，將劍鋒撩過一邊叫道：「不許你在我家裏殺人！」

池如雁怔了一怔，似乎沒想到這苗女手下還有幾下子，遂冷冷一笑道：「小姑娘！妳別多管閒事！這小子跟我們仇深似海……」

龍姑一瞪眼睛叫道：「我不管你們有多大仇恨，就是不准你在此地行兇！他現在身上有傷，你們要算舊帳，也該等他好了之後……」

池如雁怒喝道：「我沒有這麼多的功夫！」振腕又是一劍，龍姑再度伸出金圈去架，可是這一次池如雁已經有了戒心！劍勢突轉，直向龍姑的臂上絞去！

龍姑對這種詭異百變的劍式，根本不知如何對付，眼看着即將在劍下斷臂，獨孤雲再也無法坐視，奮力從床上一縱而走，他身邊找不到一點可資利用的東西，只有順手抓起龍姑爲他摘來的紅梅，向池如雁的臉上擲去！

池如雁驟覺紅光耀眼，顧不得去傷害龍姑，抽回長劍一揮而出，息息聲響中，獨孤雲手中的梅枝被削剩了寸許長一握，地下落紅狼藉。

池如雁尙待進逼，獨孤雲却利用那才許寸的殘枝向外一封，做了一個姿勢！

這個姿勢使得池如雁驚然收劍退後，過了一會兒才冷笑一聲道：「獨孤雲！你那一招雖然精奇，可是光靠着這寸許長的樹枝，想與我手中三尺青鋒相抗，似乎還不大可能吧！」

市面未售你已預早收看
訂閱本刊可以先睹爲快
請爲海外親友訂閱
歡迎來信郵購

獨孤雲經此一勁，傷口處血水又開始朝外滲出，可是他的臉上現出從所未有的莊嚴，大喝一聲道：「池如雁！我們之間的私事與別人無涉，你別在這兒吵鬧人家，跟你到外面去解決吧！」

池如雁冷笑一聲道：「獨孤雲！看你的精神還很好，不像是受重傷的樣子，到了外面，你拔腿就溜，我懶得化力氣來追你，乾脆在這屋子裏宰了你算了！」

獨孤雲目中噴着怒火，正想拾命一拚，門口已閃着黃金豹高大的身形。

他無聲無息地走上來，一拍池如雁的肩膀道：「朋友！有話出去再談！」

池如雁駭然回身，揮劍橫前，黃金豹却毫不躲閃，伸出健壯的胳臂，從劍影中探了進去，一把捏住他握劍的手腕道：「叫你出去就出去！」另一手飛快地貼上池如雁的後背，將他的身子硬推了出門！

池如雁做夢也沒想到這個老年苗子的空手入白刃功夫會如此精絕，當他被人貼背一掌摔出室門之後，眼前又飛快地掠過一條人影，經過他身旁時，還輕輕地一拍他的肩膀，低沉又有力地道：「朋友，屋子裏地方小，我們到院外談！」分明又是那年老苗子的聲音。等他定睛看時，那老年苗子已站在大廳門口等。

池如雁本待繼續進屋去追殺獨孤雲的，可是緊接着人影幌動，獨孤雲與那女苗女也都走出了屋子，由那個苗女扶着，冷𠹌𠹌地望了他一眼，也拔步朝廳外走去！

欲知後事如何？請看下期分解。

俠盜白金龍

冒名行兇

羅天·文　鳳簫·圖

懸賞緝拿

上海城不論大街小巷，都貼着重賞緝拿巨盜白金龍的告示，最初是銀洋五百元，而後又增加到銀洋一千元，然而白金龍還是鴻飛冥冥，不見踪影。

一千銀元可以買到一千担上好白米，不是一筆小數目，那班利慾薰心的小人，莫不暗暗留神上了，希望能到手一筆橫財。尤其是那三班隸役，吃上頭追緊了，三天一比，五天一限，屁股與板子結上不解緣，打得皮開肉綻，可將白金龍恨透了。于是廣佈眼線，用上地痞流氓，到處偵查白金龍的蹤跡。

白金龍本是神龍見首不見尾的人物，從沒以眞面目示人，上海城裏只聽說有個俠盜白金龍，誰也不知道俠盜白金龍是老是少，是俊是醜，然而就在上次新黨中人行刺端制台，白金龍出手相助，一時急怒攻心，竟然道出自已姓名，因此官府中人將他記下了，在這一次懸賞緝拿的告示中，還描出了白金龍的容貌，而且描容貌的還是一位丹青高手，畫的維妙維肖。

照常理說，白金龍實在不可能再在上海躭下去了，連避進租界去也不行，因爲捕房中人也受到淸廷官府委託，相助緝拿白金龍。

然而白金龍却不在乎這些，依然我行我素，獨來獨往，茶樓酒館仍然少不了他的踪跡，可是他也沒有這樣傻，明知道陷阱四伏，豈肯自投羅網，所以他用了一種「易容藥」，也就是現代所謂的化裝術，十七八歲生龍活虎般的少年，頓時變成了七八十歲老態龍鍾的老頭子。

這一日淸晨，他又以老頭子的面目在街上出現，只見一家店舖門前，圍着一羣人，幾個戴紅纓帽的差役，進進出出，似乎忙碌異常。

白金龍是生就好管閒事的天性，人多的地方，就不少了他去湊熱鬧。然而他剛走近人羣背後、已聽遠處一陣鑼聲，店舖內的差役也紛紛走出來，將看熱鬧的人羣向遠處趕，留出一片空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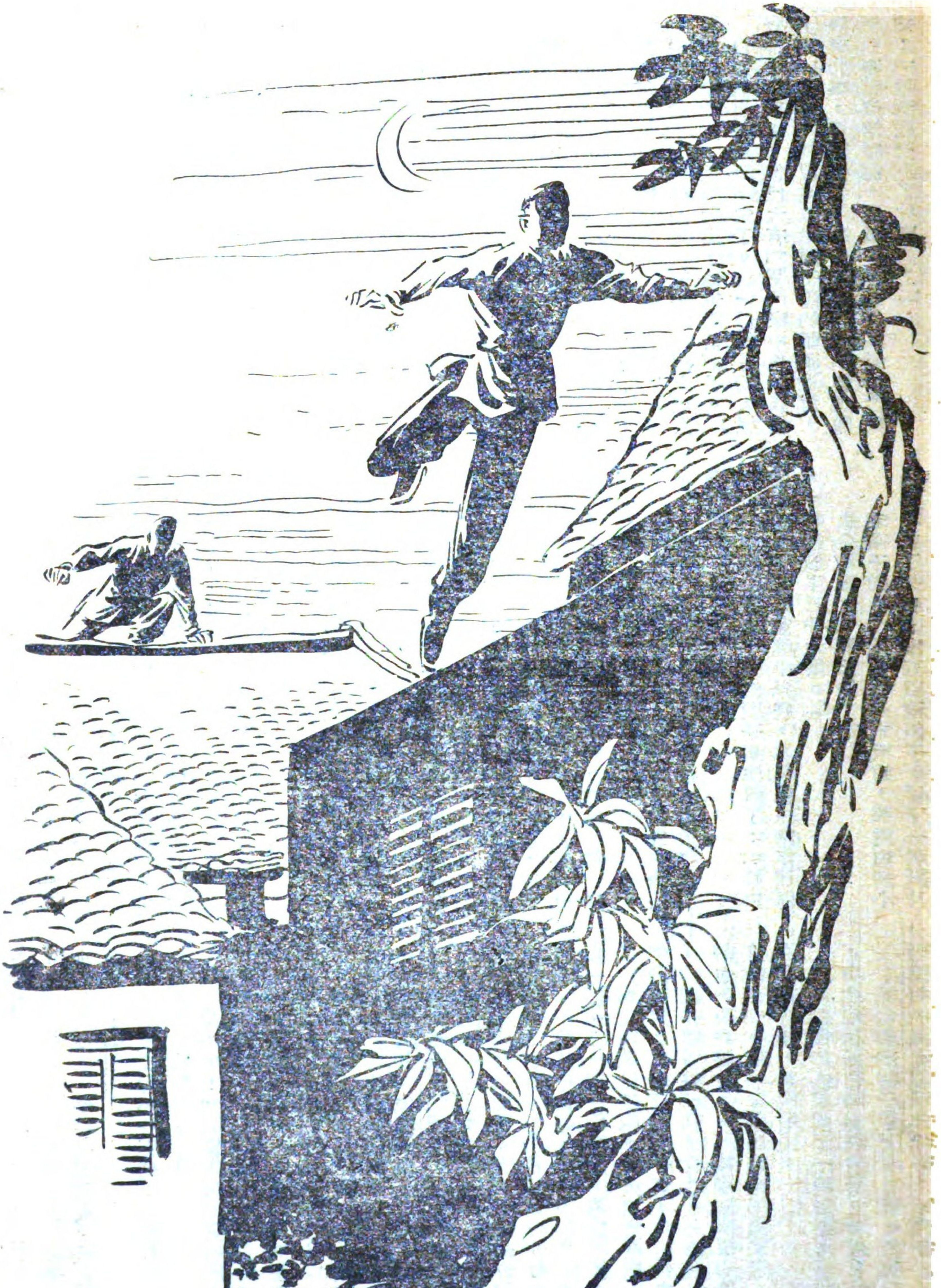
看熱鬧的一邊向後退，一邊雜亂談論道：「縣太爺親自來驗屍了，不知道是那個賊強盜恁地心狠手辣，一刀連傷二命，還有人性沒有。」

另一個人嘆了一口氣道：「三元街上，誰不知道趙家母女是一雙大好人，她們得罪過誰？卻也遭了殘毒手，要是抓不到兇手抵命，天老爺是眞沒有眼睛了。」

又有一個接口道：「聽說趙姑娘還是先遭了侮辱，弄污了身子，然後才殺死的。」

大伙兒俱都憤怒聲道：「强姦黃花閨女，按律處死，還敢殺人滅口，連老太婆也不放過，要是抓住那賊强盜，千刀萬割也不爲過。」

白金龍聽了半晌，已知道了一個大概，忍



不住插嘴問道：「那强盜敢在街市上行兇，諒不是外來人，大家用上一點心，不難找出端倪來。」

也是一個老頭子，向白金龍上下打量了一眼，才低聲道：「那强盜早就知道是誰了，然而他太厲害，來無踪去無影，神出鬼沒，誰惹得起他？」白金龍是血性男兒，氣的一跺脚道：「他是什麼人？難道他眼中就沒有王法麼？」

那老頭子吃了一驚，忙道：「老兄，你別這般大聲好不好，要是讓他聽到了，我老頭子可倒了大霉。」

白金龍更是驚疑倍增，然而別人既如此說，他也只好暫時按下怒竟，聽對方說下去。

老頭子又嘆了一口氣道：「那强盜原也是好人，所謂盜亦有道，刼富濟貧，專找貪官奸商下手，地方上倒也得過他的不少好處，窮苦人家都稱他爲『救苦救難的白爺爺』，更有人供起他的長生祿位……」

白金龍又是一驚，忍不住插口道：「那不是名震江南的俠盜白金龍麼？素聞他忠肝義胆，安良除暴，怎地會做出這般無恥的勾當來？」

老頭子道：「這就是他交友不愼，跟上壞人，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他也跟着壞了。」

白金龍更是驚疑不定了。這一件採花殺人案，將他拉在裏面，他已大有「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之感，何況這位老頭子說的頭頭是道，像煞有介事，更將他弄得如丈八和尙摸不着頭腦。然而事情沒淸楚前，他祇好强忍住怒氣，含糊問道：「他到底交上了什麼人？」

老頭子未開口先搖頭，說道：「交上了亂黨，那班無父無君，無法無天之徒。諒老兄也聽說過，前些時制台大人到上海來，白爺爺不知怎地跟亂黨連上手了……」說到此處，他又咳了一聲道：「我眞不知道叫他什麼好，按說以前都叫慣了白爺爺，想不到他會做出這種人面獸心的事來，這還能叫他白爺爺？」

三件大案

白金龍笑了一笑道：「叫什麼都好，反正白爺爺，或者那姓白的小子，反正都是一個代號。」

老頭子氣忿忿的一跺脚道：「好吧！我也就叫他爲姓白的那小子，自從他結識下亂黨之後，衙門裏懸過重賞，描出圖像，要緝捕他歸案，我們還爲他担心，跟亂黨來往雖然不是好事，可是將功折罪，到底還是窮苦人家的救星，想不到他竟會自甘墮落，與亂黨同流合汚，性格與前大變……」

白金龍忍不住插口道：「老兄，我看白金龍不是這樣的人，你口口聲聲咬定他，難道你有什麼證據？」

「怎麼沒有？」那老頭子更生氣了：「姓白的小子自從跟亂黨連手以後，單單就這南市地區，已接連做了三件大案。」

白金龍道：「那三件？」

老頭子道：「第一件是六天前，那姓白的小子黑夜盜了朱善人家五百兩銀子，留下一張紙片上畫着的白金龍爲記。第二件是在三天前，他搶了郭寡婦的棺材本二十兩銀子，郭寡婦拚命喊叫，他竟拔刀傷人，好在一刀砍在肩膊上，還沒有送命……」

白金龍又忍不住問道：「那郭寡婦認不出是白金龍麼？」

老頭子道：「郭寡婦只看到是個年輕男子，長得也頗爲斯文。」

白金龍道：「那末，這筆賬又怎能算在白金龍身上？難道他還報了姓名不成？」

老頭子搖搖頭道：「姓名倒是沒有報，然而臨走的時候，仍然留下他那張牙舞爪，騰空欲飛的白金龍圖片，他不是白金龍還是誰？」

白金龍氣的「哼」了一聲，也沒有多說。

那老頭子又道：「他一而再，再而三，性情越來越變得殘忍兇暴，昨晚上竟先奸後殺，一刀連傷二命，也留下一張畫着白金龍的紙片，你想想看，不是那姓白的小子還是誰？」說完話，又左一個强盜，右一個惡賊，駡個不停。

白金龍滿肚子氣，想分辯幾句吧！又不知如何分辯起，正準備不顧一切，進店鋪去看個究竟，却聽得那鑼聲已到了附近，上海縣正堂的高脚牌也出現在眼前，一名戴着紅纓帽的里正已迎着官轎走去，幾名穿着長衫的鄉里父老，也一字兒在門前排開，恭候迎接。

看熱鬧的人羣起了一陣騷動，不住指指點點，白金龍只好暫時捺住性子，看着官轎到來。

縣太爺的轎子停下了，那一干父老照例要叩頭跪接，縣太爺還算開明，下轎後還了半揖，命

差役將列位父老請起，才走進店舖去，父老也魚貫跟入。

那店舖只有一間頂面，招牌上寫着「趙家老店」四個字，再一看店舖裝飾，像是賣豆腐的。

店堂中間設着公案，縣太爺就坐，里正上去回了話，接着四周的鄰居又挨次上前回話，外間看熱鬧的人當然聽不見，可也能料到是在問案情。

兩具屍首抬出來了，忤作上前驗過，接着又上去回話。外間的人更是觸目驚心，議論紛紜，那兩具屍體確實是死的慘極了，滿身都是血，也看不清傷在那裏，尤其是那個趙姑娘的屍體，衣衫不整，眼睛圓睜，像是有無限冤屈，死不瞑目。

看熱鬧的人羣俱都發出怒罵聲了，什麼賊強盜，殺千刀，姓白的不會好死，做出這種絕子絕孫的事來絕對沒有好下場，挖心割肚也抵不了他的罪孽……，反正什麼惡毒的言語都用盡了。

白金龍可是啞子吃黃連，有苦說不出，只有忍在心裏，除圖對策。

驗屍完畢，那縣太爺又問了一起話，接着是錄下口供，要四鄰劃押。這位縣太爺也算得是名公正嚴明的好官，地方上出了這樣大事，沒有將四鄰鐵鍊手銬鎖進監牢中去，只是吩咐他們隨傳隨到，不得擅自遠行，已足够他們銘心鏤骨，感激涕零的了。

縣太爺公事一畢，打道回衙，地方父老跪地相送，那兩具屍體自有地方上料理，無庸細說，那些看熱鬧的人羣無熱鬧可看，也跟着一哄而散。

然而白金龍並沒有走，他要親自探聽眞相。

親自偵查

趙家老店的店門已經掩上了，只留出一扇板門的通路，供人進出。門邊坐着一個老軍，是看守這一家店舖內兩具屍體的。

這一條三元街原也頗爲熱鬧，街面開的舖子不算少，然而等縣太爺的轎子一走之後，街上的情形頓時不同了，家家戶戶大門緊閉，就像是大年初一似的，街上不見人，連喜歡在街上玩耍的小孩子都關進大門內。

這是什麼原故呢？不用說，那是爲了兩具屍體，屍體本來就叫人害怕，何況又是滿身浴血，猙獰可怖。

冤死鬼都是要找替身的，也是要跟人的，先前有縣太爺的官星壓住，冤死鬼當然不敢出來害人，現在縣太爺走了，冤死鬼當然也要出現了，雖然在青天白日之下，大伙兒還是躱着一點好，就算有要緊事非出門不可，情願繞遠一點，絕不敢從趙家老店門前走。

白金龍當然不在乎這些，越清靜越好，於是他從遠處買了一點香燭，又買了一大塊熟肉，兩斤酒，才向趙家老店走去。

那守門的老軍本來就有點害怕，一見有人來祭拜，正好借着解解悶，聊聊天，多個人也壯壯膽子，何況有酒有肉，祭完之後，當然少不了自己一份。

白金龍剛走進店門，老軍已忙着接過香燭，找來桌案，將香燭點上，嘆了一口氣，搭訕道：「這位老嫂子眞是好人，想不到會有這樣下場，好人不長壽，壞人活千年，眞叫人寒心。」

白金龍唔了一聲，他跟趙家母女根本不熟悉，也無法多說。

那老軍又將酒肉供在案上，又道：「唉！這位趙姑娘也是，論人品是人品，論女紅是女紅，頂兒尖兒，千萬個裏選不出一個來，也會遭了這般毒手。」

白金龍也沒有理他，逕自向屍體拜了兩拜。那兩具屍體是擱在門板上，蓋着棉被，除了一雙脚露出以外，其餘均吃棉被遮住了。

老軍又道：「棺材快來了，準備今晚收殮，趙大嫂子還有一個兄弟，住在鄉下，來回有四五十里路，大概今晚也可趕到，還可以見一面。」

白金龍又「哦」了一聲，徐徐走近屍體邊，才道：「死的眞慘，但不知傷在那裏？」

老軍不等他說完，已忙着搖手道：「老哥，別走近去，天氣熱，味道重，染上時疫不是耍的。」

白金龍笑了一笑道：「不妨事，」一面說，一面已揭起屍體上的蓋被，頓時一股腐臭味衝鼻而來，那老軍一隻手掩住鼻孔，一隻手拚命亂搖，然而白金龍早將那一具屍體看個清楚，接着又揭開了第二具屍體上的蓋被。

老軍實在忍不住了，急的大叫道：「老哥，你要再動手動脚，我可要趕你出去了。縣太爺吩咐下來的，沒有完案以前，任何人不能進來的。」

白金龍忙道：「好，不看就不看。」說時放下盖被，走回店堂前面來。其實他早巳看清楚了，那老太婆是一刀橫割在咽喉致命處，小姑娘是一刀穿腹而過，那兇手要不是有些武技底子，也不容易一刀就取人性命。

老軍早爲那一塊肉，那兩斤酒饞涎欲滴了，又換上一副笑臉道：「你老哥也眞是的，那有什麼好看的，你也不怕晚上做夢！蠟燭快燒完了，你老哥再來拜一拜吧！也好撤供。」

白金龍知道他的用意，又胡亂拜了幾拜，將供的酒肉拿下來，就在門口，兩人對坐，一邊喝酒吃肉，一邊胡亂聊起天來。

那老軍是一杯在手，興高采烈，又向白金龍打量了一眼，問道：「你老哥是跟趙家什麼親戚？巴巴提來，還要親自看一眼才安心。」

白金龍含糊答道：「我跟趙大哥是朋友…………」

老軍不等白金龍說完，又向白金龍望了一眼，詫異聲道：「你稱趙家富爲大哥，難道你老兄的高壽還不上六十歲？」

白金龍巳知道自己的話中出了毛病，好在他是絕頂聰明的人，呵呵一笑，毫不遲疑道：「論起年紀來，趙老大比我還小了十幾歲，不過以前跟着那一幫小老弟叫慣了，順口也喊大哥，他也喊我爲大哥，咱兩人之間到底誰算大哥，誰也沒計較過。」

老軍的目的是在酒肉，根本也沒留意去聽，嘴上「哦」了一聲，又挾起一塊肥肉向嘴內塞。

白金龍陪着呷了一口酒，試探着問道：「軍爺，這案子到底是誰幹下的？你在縣衙門做事，多少總有點消息。」

那老軍一面嚼着肉，一面答道：「老兄，難道你眞的不知道，連外面都傳遍了，不是那白金龍小子有誰？」

這是白金龍早就預料到的了，他點點頭，又道：「不錯，我也早聽到外間的傳說了，然而白金龍不是這樣人，以前都稱他爲白爺爺，怎能做出恁般喪盡天良的事來？」

老軍連連搖着腦袋道：「老哥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稱他白爺爺那是以前的事了，自從他與亂黨連手，行刺制台大人，性情早就變了，劫係亂黨吳志强，殺死巡捕營鄭統領，衙門懸出重賞，緝拿那姓白的到案，想不到他又接連做下三樁慘無人道的大案子，而且一件比一件兇，一件比一件令人痛恨。」

白金龍暗想：「前一半是說對了，然而後一半無論如何總連不到自己身上來。」不覺又問道：「你怎知道那三樁大案是白金龍做下的呢？」

那老軍喝了一口酒，不假思索道：「那還用說，那小子胆大包天，目無王法，做完案留下他那白金龍的標記，這也好，免得連累旁人。」

白金龍默然了半晌，心想：「那老軍的話是沒有錯的了，自己受此不白之冤，總要抓住那歹徒才能剖白自己冤枉。」他又暗中默算着可疑的人物，可是想來想去也想不出是什麼人。

老軍是見了酒就沒有命，兩斤上好的白乾幾乎全是他一個人下了肚，喝得醉眼昏花，滿嘴囈語，白金龍等他喝醉了，才起身向店堂內進走，親自作一番實地偵查。

店堂後面是一方小天井，對面有一連三開間的平房，左邊是磨坊連接厨房，右邊是一扇小門，是通向後面小弄堂的。

兩灘血跡

白金龍先走向後門邊，那後門已經門上了，而且貼上縣衙門的封條，不能進出，門上也看不出有其它跡象，門邊的泥地上，脚印雜亂，就算賊人從後門進出，也辨不出那一雙脚印是賊人的。

他看了半晌，沒有絲毫頭緒，于是又走向磨坊去，只見石磨旁還留着一桶豆漿，顯然出事的時候，趙家母女總有一個人在磨坊裏。按照豆腐店的規矩，三更天開工，五更天方能做好豆腐，淸早始好應市。所以計算出事的時間，應在三更天以後。

然而這又有什麼用呢？白金龍在磨坊同厨房走了一遍，再找不出其他跡象，于是，他又向上房走。

那三開間的平房當中的一間是客堂，供着祖先牌位，當中是八仙桌，兩邊排列着茶几椅子，也還算整齊。

左右兩間是臥房，都掛着門簾，他先順手進了右邊那一間，大概是趙婆子自己睡的，因爲椅子上放着一套老年人穿的黑布衫褲，房內的傢俬，也不見有凌亂的樣子，歹徒行兇，當然不是這一間房。

于是，他退出右房，又走向左邊房，就在他

一手掠起門簾，一腳跨進房內，只見門口不遠處，一大灘血跡赫然映入眼內，紫色斑斑，令人心驚。

白金龍是素來胆識過人，然而望到那一灘血跡，也不免呆了一呆，他不願踐踏血跡而過，特意繞開了，才走進房中心。

房內放置的傢俬雜物，顯然是小兒女住的，當然是趙姑娘的閨房了。房內情形，亦不見凌亂，除了床上的帳子沒有掛起以外。

他不覺走近床前去，右手一伸，撩起帳子，猛感到一股血腥向鼻孔鑽來，令人欲嘔，眼前又是一大灘血跡，染得床舖上到處皆是。

白金龍趕緊屏神斂息，又向着床舖細細看了一遍，只見床上棉被凌亂，被單倒翻，顯然是在床上有了一番掙扎糾纏，才致如此模樣。

他是聰明絕頂的人，先後見到這兩灘血跡，心裏面早猜想到歹徒行兇經過，床上那一灘血是趙姑娘的，房門口那灘血是趙婆子的，賊徒進房以後，即去床上沾污趙姑娘，先姦後殺，磨坊裏的趙婆子聽見响動，進房查看，也吃了賊徒一刀。

他越想越覺得有道理，接着又去窗口一望，窗框上留下有刀撬的痕跡。他順手推開窗門，只見窗外的泥地上，也現出一雙顯明深陷的腳印。

那腳印是雙足併立，腳尖向外，腳尖處比腳後跟更深，分明是從高處躍下來，才有此種痕跡。

白金龍一想到此處，更不遲疑，腳尖一使力，亦躍出窗外，就在那腳印附近，又思索了半晌，然後一抬頭，向屋簷畧畧望了一眼，一個「白鶴冲天」，身形頓時拔起了一丈多高，輕易地落在屋頂上。

他一登上瓦面，完全看清楚了，每隔幾步，就望到幾張碎瓦，分明是賊徒輕身功夫不高，留下痕跡。

白金龍總算找到了一條線索，憑這一條線索，或許能找到賊徒踪跡。于是，他更不遲疑，就沿着那一路碎瓦，向下搜索，竄房越脊，如履平地，一個「大鵬展翅」，身形已到對過的屋頂上。

這時正是中午時分，青天白日之下，在瓦面上行走，自然容易讓別人發覺，可是白金龍藝高胆大，專找屋頂有遮掩處走，一面留神破瓦的路線，接連躍過十幾間房屋，下面熙熙攘攘，一片熱鬧，原來已到大街口，那破瓦片的痕跡也到此為止。

白金龍止不住又是一番失望，選了一個無人處，躍落地面，又重新回到街口，打量周圍形勢，料定賊徒是從此地躍登瓦面的，然而賊徒從那道來，在那裏藏身，却又無法找出線索了。

好友責難

他在街口呆立了半晌，廢然而行，一路走一路思索，迷迷糊糊走到了文家巷，他自從離開李鐵血之後，還沒有再見過面，此時經過那一間新記洗衣店，才驀然想起，既來之，則安之，何不進去找李鐵血談談，自己心裏也慌，正好聊天解悶。

新記洗衣店的老闆鮑亞新是革命黨中人，這洗衣店也是黨中連絡機關，白金龍是早知道的，而且還在洗衣店住過幾天，跟鮑亞新也頗為熟悉，然而今天白金龍一踏進店門，鮑亞新完全認不出來了，還當他是普通顧客，上前招呼道：「老爹，你是來取衣服的麼？」

白金龍笑了一笑，悄聲道：「小鮑，你就不認識我了麼？」

鮑亞新一聽語音頗為熟悉，可是望着那張蒼眉皓髮的面貌，却再也想不起是誰，還當是黨中派來的連絡人員，忙輕輕一拉衣袖，悄聲道：「老爹，跟我來。」一面說，一面將白金龍帶進內部的賬房間。

白金龍一見四下無人，又忍不住呵呵大笑道：「小鮑你真的不認識我了。」

鮑亞新又呆呆望了一眼，方道：「老爹，聽你的聲音好熟，可是我實在想不起。」

白金龍呵呵大笑聲中，腰幹兒一挺，右手向上一抹，取下了頭頂蓋着的白髮，又道：「小鮑，你再仔細認一認。」

鮑亞新頓時大喜道：「白大哥，是你。」

白金龍將白髮蓋上頭去，又彎腰拱背，方大笑道：「小鮑，我的化裝術不錯吧！」

鮑亞新豎起大拇指道：「真不錯，面對面都認不出來，要不是我親眼見到，我怎會相信？」他又向白金龍臉上望了一眼，忽又現出痛苦的神色道：「白大哥，你來的正好，鐵血正要找你談談呢？跟我來吧！到後面密室去，他每天都望着你

來。」

白金龍點點頭，跟在鮑亞新身後，又到了後院子底部的那間密室。

李鐵血當然也認不得是白金龍，好在鮑亞新是在前面，先爲之介紹，然而李鐵血還是呆呆地望着白金龍道：「白兄，眞的是你麼？」

白金龍呵呵大笑道：「不是我，還是誰？」他一面說，一面又取下頭頂假白髮，直起腰來，續道：「鐵血兄，你該找出一點我的本來面目了吧！」

李鐵血微微點了一點頭，勉强現出一絲笑容，才道：「果然化裝得好。」然後又轉向鮑亞新道：「小鮑，你去前面招呼吧！」

鮑亞新應了一聲「是」，離開密室，那李鐵血又面色一正，望着白金龍道：「白兄，我有幾句話問你，最近這幾天，你到底做了些什麼事？」

白金龍一時還沒猜到他的用意，依然微笑道：「還不是跟以前一樣，吃飯睡覺，一事無成。」

李鐵血蹙起眉尖道：「白兄，你也不要瞞我，難道你做下的事我就一無所知麼？」他又嘆了一口氣，沉痛聲道：「按理說，你救過我的性命，就是我的恩人，我除了感謝你以外，不應該再作任何不敬的批評。不過爲了你救過我，我應該感恩圖報，所以我不能不說。」

白金龍倒吃這幾句話弄胡塗了，好在他平生不作虧心事，半夜敲門心不驚，坦然笑道：「鐵血兄，有什事痛快說吧！就算說錯了我也不會怪你的，反正我知道你是好意，一切是爲了我的好。」

李鐵血略現喜色，點了點頭道：「你旣然懂得我是好意，那我也不客氣了，放肆直言，請你毋怪。最近這些時，你搶過錢沒有？殺過人沒有？白兄，你雖不是新黨中人，可是外間都在傳說，自從你跟新黨連上手，性情大變，以致做出這種無法無天的……」

白金龍不等他說完，已氣得拍了一下桌面，大叫道：「鐵血兄，別人不相信我，還情有可說，怎麼你也不分靑紅皂白，一口咬定是我？我白金龍頭可斷，血可流，平生祇知成仁取義，拔劍除暴，豈能做出此種狗彘不如的事來？」

李鐵血突然大笑道：「好了，好了，我替你擔了十幾天心事，現在總算放下心了。白兄，你的爲人我是素來敬仰的，然而外間傳說甚盛，而且每一件案子都留下你的信物，言之鑿鑿，令我也不得不起疑心了，我相信你的話，你不是那種無恥之徒。」

白金龍也淡淡一笑，接着又嘆了一口氣道。「不瞞你說，我也爲了這件事不但大惑不解，而且也痛苦萬分呢！不知道是什麼人，冒了我的名頭，做出這種十惡不赦的事來，令我百口莫辯，有苦難言。」

李鐵血也跟着蹙起眉頭道：「這件事透着奇怪，白兄，你想想看，生平有什麼深仇大恨的人沒有？」

白金龍一揮手道：「仇家當然有，那些貪官汚吏，奸商劣紳，恨不得置我于死地，然而他們做不出這種事來。」接着他又將剛才在三元巷所親身調查的經過概畧說了一遍，最後又道：「看起來，那行兇的匪徒還有些輕身功夫，絕不是普通人所能做到。」

李鐵血默然沉思半晌，方道：「白兄，你也用不到心急，我看要洗刷你的寃枉，還須你親手破了這件案子才有希望。」

白金龍恨恨一跺脚道：「不親刃此賊，我白金龍也無顏再活下去，鐵血，你等着瞧吧！」說完話，他再不停留，一起身向門外就走。

李鐵血還想安慰白金龍幾句，然而白金龍已經走出了房門，大步離去。

暗中窺伺

就在這一天夜晚，白金龍依然化裝成老頭模樣，腰帶上插了一柄短劍，上了大街。

以前在任何情況下，白金龍從不携帶武器，總是徒手相搏，順便檢了敵人的兵刃爲己用，然而今天却不同了，暗藏了一柄劍，可見得他心中實在憤怒已極，非抓住了賊徒不可。

此時正是子夜前後，街上一片寂靜，連幾家專門做夜市的小吃食店也關上門，白金龍獨自在街上蹓躂着，行至一間高大的房屋前，看了一看左右形勢，又走至偏僻處脚尖一用力，呼地一聲，竄上屋頂。

這一家是南市最有名的富戶沈百萬家，房屋高大，且在南市中心，白金龍認爲，賊徒接連三次在南市做下案子，少不了還有第四次，說不定

沈百萬家就是賊徒第四次的目標，所以他用了一個「守株待兎」的法子，守在暗處，等候賊徒到來。就算賊徒的目標不在沈百萬身上，他據高臨下，亦可以發現通徒踪跡。

他安心守在屋頂上，也不知過了多久，驀然間輕輕的一聲「格喇」，像是重物壓碎瓦片，從西南角上傳來，夜深人靜，入耳清晰異常。

白金龍心中一動，暗罵道：「小子，我等的你好苦，今天你可要倒霉了。」手底下更不遲疑，腰一長，腿一抬，正欲往西角上撲去，然而西南角上又是「格刷」一响，一條黑影已露出瓦面來。

白金龍是躲在暗處，不行至附近斷難發現，所以他一見黑影之後，又立即伏身不動，只是眼睛直盯在那黑影身上，嚴密監視。

那黑影在瓦面一停，住乎在打量周圍形勢，然後展開輕身提縱術，竟逐漸向白金龍隱藏的地方竄來。

白金龍心中暗喜道：「妙啊！這是你自投羅網，等你下手了我捉你一個人贓俱獲，想賴也賴不掉，才能洗刷我的冤枉。」

那黑影越走越近，終于走至白金龍還有十幾步遠處，突然一低身，隱在屋角背後。

白金龍據高臨下，看得清清楚楚，心想：「這小子快動手了，這是在探聽下面動靜。」于是，他更不敢怠慢，將腰際的短劍摸了一摸，準備捉人。

想不到那黑影在屋角伏下之後，再不見他有第二步動作，也像白金龍一樣，只是靜伏以待。

白金龍倒感到焦躁了，心想：「難道他還在等候他的伙伴麼？」幾次他想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抓住那小子再說，然而他都是忍下了，捉奸捉雙，捉賊捉贓，避免打草驚蛇，讓對方有狡賴的餘地。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然而這一次螳螂既沒有捕蟬，黃雀也沒有下手，兩個人只是乾耗着，也不知過了多少時間，只聽得遠處已傳來了雞啼聲，時間已近五更。

那黑影似乎感到不耐煩了，抬起身來，四下張望，終于身形一起，又向原路退回去。

白金龍怎肯輕易放過他，脚尖一用力，已撲向那黑影身後，左掌一起，正欲推出，驀然間他又忍住了，打草驚蛇，反爲不妙。

那黑影根本不知道背後有人算計他，依然向前走，直至面臨大街，方縱身躍落地面。

白金龍暗暗跟踪，也隨着躍落地面，相隔十幾步處，緊隨不捨。

那黑影穿大街走小巷，終于在一家門前停下了，拍了幾下門，大門一開，他也進入門內。

白金龍看的清楚，他當然不能從大門走，身形一起，一個「白鶴冲天」竄上屋頂，只見對面的客堂上點着一盞油燈，燈光下現出兩個人的影子。

站着的那一個，神態身材，彷彿就是先前所見到過的黑影，年齡總在三十左右，正從腰際解下一柄單刀，隨手向桌上一擦。

那坐在椅上的是個中年人，張合着嘴唇，似乎在問什麼，然而距離太遠，聽不清楚。

白金龍一見機不可失，雙肩向後一抖，脚尖一使力，一式「大鵬展翅」，又悄沒聲兒的竄到對面屋頂上，一個「金鈎倒掛」，身形從屋簷倒懸下來，眼睛正好貼在後窗戶上。

屋內兩個人又講了幾句話，然而都是無關緊要的，白金龍急不及待，不入虎穴，怎得虎子，正欲跳近屋去，却又聽得大門上一陣敲門聲，接着兩名身穿夜行衣靠的漢子走進來，腰際掛着單刀，向座上的中年人拱一拱手，垂頭喪氣的坐下身子。

——下期續完——

本刊鄭重啓事

本刊所有文字，除非經本社同意，不得轉載，及保留改編電影劇本、電視劇本、舞台劇本等權益，否則當依法起訴，追究賠償。

傳奇性帝王列傳

流亡江湖的建文君

蘭陵·文 鳳簫·圖

建文君的書獃子習氣

朱允炆以皇太孫即位後，一切當然都遵循他的皇祖所訂定的制度規模，以及三十一年來所行的各項措施和舊例而行事。不過，他的性格和皇祖的不同，在施政行事上，也和皇祖時不同，偏於寬厚和放鬆。他這種做法，如果不太過分而致產生太多的流弊，實是必需而且可以肯定的。茲略其理由於下。

第一，明太祖嚴峻苛酷的法令和行事，實在是太過分了，有時和有些事，嚴峻苛酷到不近情理，頗似心理變態者或神經失常者所爲。建文君以嗣位繼統之君，不論爲了替皇祖有以補過，或爲了對於各方面都有好處起見，都有在這方面作若干的矯正和改善的必要。

第二，明太祖的嚴刑峻法，以及若干苛酷到不近情理和難免殘酷狠毒之譏的措施行事，雖說是和本人的性格、心理、見解等有不可分的關係，但某些實際環境和客觀事實，也確有促使他這樣做的因素。元末，紀綱廢弛，政治腐化、經濟衰頹、社會風氣習俗不健全；再加上他的皇朝新建，國基需待鞏固，而他的皇朝又是在連年天災，干戈頻仍，所謂天下大亂之後，建立起來的。這種種原因，都有迫使他實行嚴刑峻法，諸事務求矯枉過正的必要。所以，明太祖朱元璋的專制殘酷，他的近於心理變態或精神失常的一些苛虐的措施行事，雖爲後世所譏，不足爲後世法，但他的動機原因，我們却不能一筆全部抹殺。而他這樣做法，在實際上確也有一些比較好的後果收到（當然臣民在這些後果上所付出的代價是相當慘重的），這是我們讀史的人，也不可一筆概行抹殺的。

不過，不管明太祖當年如何基於實際的需要，或如何具有好的動機，但這樣嚴峻苛酷，矯枉過正的做法，是不可經常永久而一成不變地持續下去的。這點，明太祖是懂得的。例如他晚年的撤消錦衣衛組織，將天下刑名案件都歸之於正常的司法機構主管受理，將所有苛酷殘忍的刑具焚毀，並下詔後世不許再使用這些刑具等的措施，就是他逐漸改正和放寬的最好事例。

建文君嗣位後，大明皇朝已建立了三十一年，經過太祖三十一年的統治，苦心經營，勵精圖治，國基業已鞏固，反側勢力幾告全除，可以或可能危禍朱家大明江山的潛力也一時不見存在，建國的制度規模已定，政治已上軌道，經濟也漸見恢復而且有欣欣發展之象，社會風氣習俗也漸見健全，舊日各種的惡劣之事和腐敗現象也多有改觀。建文君嗣位後，爲了國家、皇室、人民的

好處，是有理由和需要改善先朝的一些措施和作風的；是必需在施政方面，就舊日的基礎，而逐漸轉向比較和平和寬鬆的道途的。我們只要一看歷史上的事實，就可知道建文君在施政方面，稍稍轉向和平與寬厚，確是有其理由和必需的。

漢代文帝和景帝，是中國史上有名的守成令主，「文景之治」是史家所盛稱的。這兩父子皇帝承漢高祖和呂后之後，實行黃老之術，諸事較之高帝、高后時和平寬大，與民生養休息，「文景之治」就是這樣造成的。文景兩朝確是漢代最安定的一段時期，國計民生都有長足的進展，那一段時期內老百姓的生活確也是大致比較安樂的。後日武帝的雄才大畧之各種表現與措施，也全是襲了文景兩朝的餘蔭。沒有文景兩朝那樣的政治作風和措施，沒有「文景之治」所積儲的國力—包括公私官民的財富，充足的人力，以及安定的社會環境—武帝的雄才大畧是難以有所作爲的。文景兩朝稍改先朝的措施作風而轉於和平寬大，實是深得治國之道，而實際上確對國家和人民有好處，對於劉家的皇朝當然也大有好處。

所以，我說明惠帝（建文君）在嗣位後，稍改他皇祖統治時的措施和作風，而偏於寬大和放鬆，如果不太過分而引致太多的流弊，實是必需，而且值得我們予以肯定的。

但，這位年輕的新皇帝，性格和他的皇祖相距實在太遠了。他仁柔得有些過分，而且缺少英斷。還有，他所讀的經史古籍雖然很多，而且他也確愛讀書，但因爲不善讀書和那些師傅的不善教，使他的書愈讀得多，愈有拘泥往事和食古不化的毛病。他具有很深的書生習氣—說得不好聽但却確切一些，他有很深的書獃子習氣—。他所敬信親近的臣工，又多是迂濶不切實務的儒士！其中最有名的一個就是方孝儒—。普通身分的人，有很深的書獃子習氣，倘不打緊，或許還可博得一些人的稱道。但作爲一個皇帝的人，是位書獃子，關係却重大了。往昔時代，皇帝是一國最高的統治者，尤其明清兩代，君權最重。明清兩代的皇帝，是所有威福之柄的執持者，一切的最後決定權屬於他，國家所有的法令都是由他的名義頒布而實行的，所有政治、經濟、軍事、文教、賞罰、人事任免等等的措施都是秉承他的意旨而行的。倘若他是一個迂濶不切實務和食古拘泥的人，那麼，邦國生民的命運就不免危險了。世人皆知殘暴、荒淫或懈怠政事的君主，會爲國家人民帶來狠大的災禍，甚或可以召致亡國之禍。其實，有很深的書獃子習氣的帝王，也並非社稷蒼生之福。讀書所以明理增智。一個完全不讀書，

而又不肯接受讀書人的眞正好意見的人，固然難以成爲一位好的最高統治者；但是一個讀書雖多，却染上了食古不化、迂闊不切世務的書獃子習氣的人，也是不够資格和不能够做一位英明的皇帝的。

建文君即位後，雖然很勤政，毫不懈怠，也有心圖治，希望把皇祖交託下的這份基業保住，並希望自己能爲國家人民做更多的好事；但他把大部分的時間和精力，却放在古官制和古宮殿門名的講求上。今天仿古而改某官職的名，明天又仿古而把原來的宮殿之門的名稱改易，甚至在燕王起兵爭奪他的天下而軍情緊急的時候，他還樂此不倦而和那班儒臣津津地研討着。這些都是與國計民生沒有關係的事，而且全是不急之務。建文君對此居然特感興趣而大大致力，即使在軍情危急的時候，亦不肯放棄這些不急之務而改謀應變之道。這一方面是由於他的書獃子的習氣所致；一方面也是由於他的左右親近之臣，幾乎全是那班泥古迂闊的儒士，他們多方鼓勵，勸請和贊助他這樣做之故。

他即位後所行的各事中，有一件是關係非常重大的事。這件大事在明代歷史上是極重要，給予後世各方面的影響是至鉅。他的終於失去大位，也是由這件事引起的。這件大事就是他實行「削藩政策。」

明太祖的封建制度

明太祖的分封諸王的制度，是早在他開國之時—洪武二年—就決定的。他在自洪武三年起，先封第二子至第十子爲親王，可是諸王的就藩，却在洪武十一年以後。這主要是因爲那時諸王的年歲尚幼之故。在洪武十一年以後，第二子秦王等就陸續由京師而去各自的封地（這稱爲「就藩」或「就國」）了。嗣後，其他諸子也都先後一概被封爲親王，在一成年後，就各就藩。他的被封爲親王的諸子，星羅棋布，分佈在全國的東西南北各地。

就軍事形勢而論，當時諸皇子被封的王國，可分作第一線（前方）和第二線（後方）。第一線的諸王之任務，在悍衞邊疆，防禦蒙古部族的侵入，憑藉天然險要之地而建立軍事據點（這第一線又可分爲外線和內線兩類）。像這類的皇子親王，當時有「塞王」的俗稱。像燕王、遼王、寧王、谷王、代王、慶王、肅王、秦王、晉王，都是所謂「塞王」。至於被封在第二線—內地後方各個名城—的皇子親王，則有周王、楚王、齊王、魯王、蜀王、潭王、湘王等。

按照太祖洪武時的法制規定，諸王在其封地建有王府，設置官屬。親王的冕服車旗等儀，僅比皇帝差一等。所有公侯大臣見王，都要俯首拜謁，絕對不能與王並肩抗禮。王是天潢貴胄，龍子龍孫，名分地位是極崇高的，這就是說：異姓（即非宗室朱姓）的人，不管是爲國家立有大功勛的公侯，或當國家秉政的大臣，對於宗室王是要執臣禮的。不過，諸王是不能干預民政的，即使是諸王的封地所在—即王國所在地—（例如燕棣的封地北平）之一切政務，都由朝廷所派任王任的各級官吏負責治理。諸王只能對其自己的王府，以及王府所屬的官員，行使管轄權。諸王可以擁有不少田地房產，但却沒有領土—全國每寸領土都是屬於朝廷的—。諸王每年有很厚的俸祿，而且擁有軍權。諸親王雖然按法制不能干預民政，又無領土，但是皇子的身分，享有法律所規定的崇高的名位，每年有規定的很厚的俸祿賞賜，又擁有良田美產，再加上擁有兵力的這項特權，就使他們在實際上形成國中的一種特殊的力量
政。

依據當時的規定，每一親王設有「親王護衞指揮司」這個武官，下轄三護衞，護衞甲士，少者三千人，多的達一萬九千人之衆，那些「塞王」因爲有護邊之責，兵力尤爲雄厚。例如封在大寧（今熱河平泉）的寧王，他的所部就有帶甲之士八萬名和革車六千乘，而其所屬的朵顏三衞的部隊，又驍勇善戰。再如秦、晉、燕三王所轄的護衞，經過朝廷特許而一再補充，爲數也甚衆，兵力也甚強。

「皇明祖訓」規定：「王國，有守鎭兵，有護衞兵。其守鎭兵有常選指揮掌之，其護衞兵從王指揮。（這就是說：凡是有親王的地方，都是國內的要地或名城，所以有兩種軍隊駐守。第一種是守鎭兵，在系統上是屬於朝廷的，守鎭兵的首長「指揮」，也是由中央政府派委的。這第一種兵，在平時是不歸所在地的親王管轄的。第二種是護衞兵，是屬於王府的部隊，護衞兵的首長指揮使司，是由各親王管轄節制的）。但如本國是險要的地方，遇有警急，則不管是守鎭兵或護

衞兵，都得聽從所在地的親王調遣和指揮。還有，守鎮兵的調處，除皇帝的御室文書外，並須有所在地的親王的令旨，方可調動發兵（皇帝的命令稱爲「聖旨」，親王的命令稱爲「令旨」），「皇明祖訓」對此有明文的規定：「凡朝廷調兵，須有御室文書給王，並有御室文書給守鎮官。守鎮官旣得御室文書，又很王令旨，方許發兵。無王令旨，不得發兵。」這項規定，使各地的親王，不單自擁軍隊，而且又是地方守軍的監視人，是皇帝在地方上軍權的代表人。明太祖認爲這樣把軍權交托給自己的兒子，一切可以安心。

將諸子盡封爲親王，親王或防守邊疆，掌專軍務，或鎮守內地各大名城，星羅棋布。在明太祖的意思，認爲這樣分封諸王的制度，可以收到屏藩皇室，翼衞朝廷的好後果。「皇明祖訓」中又有一項規定，賦予諸王屏藩皇室，翼衞朝廷的責任。

「凡朝廷新天子正位，諸王遣使奉表稱賀，謹守邊藩，三年不朝，許令王府官，掌兵官各一員入朝。如朝廷循守祖宗成規，委任正臣，內無姦惡，三年之後，親王仍依次來朝。如朝無正臣，內有姦惡，則親王訓兵待命，天子密詔諸王統領鎮兵討平之。旣平之後，收兵於營，王朝天子而還。如王不至，而遣將討平，其將亦收於營，將帶數人入朝天子，在京不過五日而還，其功賞續後頒降。」

以上所述是明太祖分封諸子的大概情形，他又定有一套世世代代封建承襲制度。每一個皇帝的兒，都封爲親王（淸代制度，皇子不一定封王，封王的也不一定世襲，但明代，皇子必定封爲親王，而且必定世襲）。親王的嫡長子年及十歲，立爲王世子，長嫡孫立爲世孫，世世代代承襲親王。親王的嫡長子以外的諸子，封爲郡王，由郡王的嫡長子承襲，也是世世承襲。郡王的嫡長子以外的諸子則封爲鎭國將軍，以下每代則依序降封爲輔國將軍，奉國將軍，鎭國中尉，輔國中尉，奉國中尉。奉國中尉是宗室封爵中最低的一級，因世代輩分而降封至此，就不再降封，這就是說：宗室中人不管親屬如何疏遠，最低也有個奉國中尉的世襲爵位。至於女性方面，皇帝的女兒封爲公主，親王的女兒封爲郡主，郡王的女兒封爲縣主。公主的夫婿拜「駙馬」之號，郡王和縣主的夫婿拜「儀賓」之號。凡皇族宗室中的人出生，由禮部命名，成人後由皇家主婚，一生的生活，自初生以至死後的殯葬，都由政府負擔。

關於皇族宗室的俸祿，明太祖也作了明文的規定。皇族中人，自親王，公主起，直至奉國中尉止，所有俸祿都由政府支給。洪武九年規定親王和公主等每年的俸祿是：親王——米五萬石，鈔二萬五千貫，錦四十疋，紵絲三百疋，紗與羅各一百疋，絹五百疋，冬季和夏季的布各千疋，綿二千兩，鹽二引，茶一千斤，另每月供應五十匹馬的草料；公主——賜莊田一所，每年收糧一千五百石，並給鈔二千貫；郡王——米六千石；郡主——米一千石；以下各爵的每年俸祿，則逐級遞減，俱有明文規定。

明太祖這樣爲自己世世代代的子孫打算，可說是用盡心思，仁至義盡。但政府的負擔却頂而苦了。暫不要說到了幾代以後，就在明太祖尙存的時候，就使政府有吃不消之感了。太祖晚年，彼封爲親王的諸子，都有子甚或有孫了，於是除了原有的親王外，又頻添了一批王世子，郡王級等爵位的人，政府在這方面的支用也加增了。洪武二十九年，因政府負擔過重，明太祖不能不改減皇室俸祿的數量。那年改定親王每年的俸米爲一萬石，郡王二千石，以下俱遞減；公主和駙馬二千石，郡主儀賓八百石，以下縣主，郡君，縣君，鄉君以及她們的夫婿——也稱「儀賓」的俸米逐級減遞。

一年一年下去，皇族宗室中的人，代代孳生，而每一新皇帝即位後，又要增添很多爵位（因爲皇子必封親王）。明太祖的這套封建承襲制度，以後給於國計民生的禍害是很大的，別的不說，單就政府的負擔來言，就到了不能爲繼的地步。嘉靖年間，有一位文士的記載說：「我太祖高皇帝生二十四子（按：實生二十六子，其中第九和第二十六子早殤，未及封王），傳至今，百八十年，除以事削藩外，尙有十五府，及列聖所封，親支星布海內，共三十三府，今玉牒幾十萬口。」這就是說：明太祖的兒子一代被封爲親王的，能世世承襲下去的，有十五個王府。以後每一朝又有新的親王被封，到了距開國紀元一百八十年後的嘉靖朝，國內共三十三個親王府（其實，一百八十年中前後所封的親王，其數是不止三十三個的，有些因爲犯罪被廢黜而且削藩了）。明代的皇族宗室，自郡王起，至奉國中尉，都是屬於

他們這一支所出的各親王府的。嘉靖年間，玉牒（就是皇族的族譜）上有名字的現存宗室中的人，多到近十萬人，他們都是明太祖的子孫。這約十萬人中，最低的也有個「奉國中尉」的爵銜，當時政府就要負擔這十萬個人的生活費用。眞正到了吃不消的地步。

據嘉靖四十一年（一五六二）（按：明亡於一六四四年。嘉靖四十一年，下距明亡，尙有八十二年）的統計，全國每年供應京師的糧食共四百萬石，但那時三十三個親王府所需的—即政府應支給他們的—祿米却要八百五十三萬石之多，比全國各地供應給京師的還要多出一倍强。再以當時山西省爲例來說，該省存留在本省內的粮食爲一百五十二萬石，可是當地的宗室俸祿，依照規定，却需要二百十二萬石。再以河南省而言，全省地方經費每年折合粮食只有八十四萬三千石。但該省的宗室每年俸祿却要一百九十二萬石。這一省卽使把地方經費的粮食總數，全數撥給當地的宗室作俸祿，還是不够，尙缺一半。

情況弄到了這樣的地步，怎麼辦呢？沒有別的好辦法，只有不再嚴格守什麼明文規定，不再絕對遵祖訓，朝廷對於各地宗室的俸祿，一概打折扣支給，打折扣之外還要經常拖欠，不能按時如期支付。親王和郡王的底數大，在打了折扣後，數目仍相當可觀，而他們又幾乎都擁有不少的田美產，所以生活不大受影响。倘若是當今皇帝的愛子親王，擁有皇帝所賜的良田美產更多，而且還經常受到皇帝大量的賞賜（例如：明萬曆時的福王，是神宗的愛子，神宗要搜括民間的良田四萬頃賜給福王，後因羣臣的反對和實際的困難，仍賜給了二萬頃。當時礦使，稅使歷年來所孝敬皇帝的珍寶和現銀，神宗全數賜給愛子，而且還不時有厚厚的賞賜），更可以長期過窮奢極欲的生活。苦的是郡王以下的佔全部皇族總數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宗室中人，就難以度生了，而政府愈來愈負擔不起，一再打折扣減付，至於拖欠，更是常事，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宗室中，却不免要妻啼子號，呼餓喊冷了。

明太祖認爲自己的子孫是天潢貴冑，身分與衆不同，他們又世世有爵位可襲，年年有俸祿可得，不用像普通

周王犯罪被用囚車押解京師。

臣民一樣要爲各自的地位和生活而計謀和致力。所以，他在「祖訓」中規定，不准皇族宗室的人應科舉，作官吏，更不許務農，經商或做工。他認爲他的子孫一應科舉和做官吏，就要和普通臣民一樣，不能顯出他們龍子龍孫，天潢貴胄的特殊身分和地位了，他是不能允許他的世世代代子孫和一般臣民混在一起和做同樣的事的。至於務農，經商或做工，那簡直是壞皇家的體面，他更不能允許。他認爲他們有爵位，有俸祿，生活無憂，根本無需爲生計有所思謀和致力。

明代的親王和郡王，能够安分守已或潔身自好的，爲數不少，有些在德行或學問上，甚且有很好的表現或造詣。但極大多數，則在地方上爲非作歹，不但凌虐平民，搶奪民產或民家妻女，甚至侮辱官吏，迫朝廷派來的地方官吏爲他們做壞事，他們這種作風很普遍，最多各人在爲惡的程度上有深淺而已。明代的親王甚且有稱兵造反，想奪皇位的大逆之事做出，一代中有過好幾宗，其中只有一個幸運兒能够成功的，就是原封爲燕王，而日後被尊稱爲「太宗（或成祖）文皇帝的朱棣。」其餘的都不幸而告失敗，當然身被誅戮，籍被削除，而且還蒙上「大逆不道」的惡名。至於那些與當今帝室的親屬疏而爵位又較低的皇族中人，則窮極無賴，欺騙敲詐，無所不爲，侵害了老百姓的種種權益，並擾亂了社會的秩序，壞破了地方的安寧。他們雖窮，畢竟是金枝玉葉，地方官吏只好詐作不知不問。而他們又依法制不受普官廳和官吏轄治的。他們如果犯了罪，朝廷的地方官吏是不能拘捕、審訊和懲處他們的，只能由他們所隸屬的王府去處治。

這樣的情況，發展到了崇禎朝，崇禎皇帝才明白不是辦法，於是毅然打破祖制，下詔准許皇族中的人，可以應科舉攷試，可以出爲官吏，可以自謀生計。但可惜這樣的改變已太遲了，改變的辦法頒行後只不過三幾年，李自成入京，接着滿清入關而上金鑾寶殿，朱家江山易姓。

從上所述，我們可以大致知道明太祖所定的這套封建制度的流弊。我們可以說，這套制度，不論對於國家，人民，或大明皇朝，甚或朱家的龍子龍孫，是有很多很大的禍害和不利。但在明太祖擬訂的時候，却沒有能料知到日後會有這樣多和大的弊害，甚且沒有能料到就在他變眼一閉上後，就會發生親王起兵爭奪皇位的事。明太祖是個思慮周詳，終日用足腦筋，爲皇朝和子孫謀，無微不至的帝王，他怎樣會沒有料到日後的如許多和大的弊害呢？即使不能完全料到，也該料到一些必可能發生的弊害呀！不要說他是一個思慮周詳，富於實際政治經驗，熟知漢代封建有史實，而又是有切身利害關係的人，就是當時雖有不少臣下，也會看到可能的弊害。不少臣下雖看料到，但畏懼他而不敢明說。可是有一個年輕的讀書人，却抱着一片忠心，不怕逆鱗之禍，向他上了一道萬言書的奏章，詳細分析和說明了這套射建制度可能發生的弊害（以後的事實，可以說被這位讀書人完全說中），請他改革。他閱讀後怒得頭髮直豎，鬍鬚直翹，大呼大叫，說要把這小子逮來，由他親手射死這個小子。那人由家鄉被逮上京師了，宰相大臣一天乘皇帝比較高興的機會，爲那人說了一些好話，總算沒有由皇帝親手射死，但仍終於受盡折磨，死在獄中。

以他這樣一個人，自已沒有料到弊害，已相當令人奇異，而在別人詳細明說了後，他還大不以爲然，並且把那個說破的人恨至如此程度，似乎令人詫異。其實，我們深入地看，是可以明白爲什麼如此的。這完全是他的智慧和理智被一已私念所蔽之故。他認爲他這套制度，能够使諸皇屏藩帝室和翼衞朝廷，能够使江山永爲朱家所有而不爲他姓所篡奪。他的這些主觀的願望，一化爲他肯定的見解後，就蔽住了他的理智，而攷慮不到日後所能產生的弊害了。或許他也會料到某些可能的弊害，但他認爲那些可能的弊害，與這套制度的利益好處一比較，就變成不足道了，以是，他不能爲那些不足道的可能弊害，而放棄施行他的這套制度。可是，他的孫兒允炆，却在這方面有着和他相反的看法和見解。允炆即位爲建文君後，所敬信親近的儒臣，又多認爲這套封建制度非大加改革不可。於是，建文君在一即位後，就積極進行他的「削藩政策了」。

在建文君的「削藩政策」一付之實施後，一連串的大事發生了。建文君的一位叔父周王，以某項罪名，被朝廷派去的軍隊拘捕，坐上囚車，押解至京師了。另一位叔父燕王，有心乘機搗亂，實現覬覦大位的野心，先在封地的北平大街小巷，裝瘋扮癲，掩飾耳目，使朝廷不疑心他，然後在準備妥當後，打起「靖難」的旗幟，舉兵造反，向京師進軍。

（未完待續）

武俠短篇小說

玄鏡鴛盟

文·上官厚

圖·鳳簫

時維唐貞元二十年的仲夏，其時天下太平，國泰民安。正因如此，是以風流韻事，輩出不鮮。

雖然，秋闈還遠在明年，可是一些富家子弟，已然束裝就道，北上京都，俾可在試前來一次暢遊粉綠黛紅的名城。所以，一路上不分海陸，都有不少風度翩翩的佳公子，沿路北上。

可是，其中不盡是爲了趕赴明年的秋闈，而是趕赴另一比試——「金牌大會」。

這「金牌大會」雖沒皇家秋闈選士的威風，但是，在武林中人來說，寧可拋棄前者，後者則非竭力以赴不可，因爲，這「金牌大會」每五年才舉行一次，每次由大會從八大門派中分別遴選一人充作主持，而上屆金牌得主則把守最後一關，是以每屆金牌得主，都須闖過這武功極强的九關，也就是說，金牌得主的武功乃是天下第一，有遭個榮譽。又怎教那些武林中人不夢寐以求？

通往會稽山的大道上，正馳着一騎駿馬，背上端坐着一位面如傅粉，唇若塗丹的美少年，他，就是括蒼派掌門人饒平天的入室弟子李台州。

時近黃昏，李台州本來可以快馬越過會稽山，前赴紹興投店的，但是，他却神往於會稽山的古蹟，他想：會稽山有如許名勝古蹟，我若快馬馳過，豈不可惜？不行，大不了也只是午夜才趕到紹興投店而已，爲了觀賞名勝，不睡一晚又有何妨？

他又怎能料到，因爲一時貪玩，不但在「金牌大會」獨佔鰲頭，而且，也因此撮合了「一」段好姻緣。

會稽山雖因越王勾踐而得名，然其間山明水秀，不乏名勝古蹟，自有引人入勝之處，是以，李台州一經步入會稽山嶺，但覺花香鳥語，如入山陰道上，目不暇接。

漸漸烏金西墜，夜幕將垂，李台州正欲循路下山，但是，就是因爲時將入黑，百鳥歸林，異禽珍鳥，爭相投林，加上晚風吹拂，淸香撲鼻，李台州既是存心拼上一夜不眠，對此奇景，自是不肯放過。

他先是策馬緩行，待到後來，嫌馬蹄聲擾及鳥羣，終於索性拴好駿騎，漫步於山嶺之間。

皓月已然當空，李台州還是雅興不減，越行越高，越是高處，山林則越益濃密。

這會稽山說大不大，說小也不小，其間自有遊人必到之地，但也有其荒涼的野嶺。其時，李台州已然深入了一個甚是荒涼的峯巒之巔。

忽然，隱隱聽到一連串叱喝之聲，李台州雙眉一皺，心裏暗忖：這分明是有人在運功行拳，難不成竟爾有人在此厮殺？

他興念及此，立即一提眞氣，直奔上嶺。

還未馳近，叱喝之聲突爾戛然而止，代之而起的却是引吭高歌——

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飲，影徒隨我身；暫伴月將影，行樂須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凌亂。醒時同交歡，醉後各分散。永結無情遊，相期邈雲漢——

歌聲雖出自一個中氣充沛的人，但却無法掩蓋悲抑之情，加上此時此地，倍增淒涼。

李台州暗忖：這分明是靑蓮居士的佳作，誰人在這三更半夜，荒涼孤寂的山嶺吟此悲調呢？聽其歌聲，似是滿懷積鬱……

他心中轉念，脚下毫不停留，眨眼之間，已然奔上山巔。

在明月光照下，遠遠望見，一個衣衫襤褸，蓬首垢面的老者，跌坐地上，口裏又是高歌一闋——

昔有佳人公孫氏，一舞劍器動四方。觀者如山色沮喪，天地爲之久低昂。㸌如羿射九日落，矯如羣帝驂龍翔，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淸光。絳唇朱袖兩寂寞，晚有弟子傳芬芳。臨潁美人在白帝，妙舞此曲神揚揚。與余問答既有以，感時撫事增惋傷……

這是杜甫的佳作，全詩乃爲憶念當時敎坊中一個歌伎，老人唱的只是上半截，下半截則更是哀戚。

老人高歌至此，突然停止，長嘆一聲，倏然撲入面前的竹林，游走竄躍。

李台州愕然，看看那面所謂竹林，只見疏疏落落的東一株西一株，驟眼看來，似是不甚規則的隨意生長着，細看下去，却發覺這些竹枝，似是經過人工改造過的。

老人走了進去，立即奔騰如飛，在竹林中穿插游走，間中揮掌向空劈擊，叱喝連連。

他越轉越快，叱喝之聲和劈掌之聲也越來越急，待到後來，竟是只見一條灰影，在竹林中流竄。

單是這份輕功，已將李台州看得目瞪口呆，何況不知那老人的怪動作究是所爲何來，是以令他既感驚駭，又是大惑不解。

突然，那老人大叫一聲，身形有如星丸瀉地，叟的一聲從竹林中勁射而出，跌坐地上，怔怔的望着竹林之中。

李台州循着他的目光，向竹林中望去。但是，恁他竭盡目力，竹林中還是一片空蕩蕩的，怎也看不出有何不對之處。心下不禁納罕道：「這老人莫非是一個瘋子？」

豈料他轉念未已，老人又是叟的一聲，投身林中，然後又在游走奔撲。

這時，天際的白雲移走，蟾華的光輝突然加强，李台州連忙運集目力，這才糊模中看到，那老人在林中似是追逐一樣事物，但到後來看眞，老人却又像在躲避一些事物的追襲。

這一來，更是令李台州有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暗忖：這老頭子端的怪得可以，既是豁出性命去躲避，又何苦縱身進去呢？說他瘋嗎？但他的輕功又是如此駭人，縱是師傅僥平天，恐怕也還有多少距離，那麼，這老人究是何方神聖，他這般亂走亂舞又是所爲何事？

他疑念未已，突聽得老人在竹林中大叫一聲，急轉的身形似是受了某一種强力襲擊，平空直墜。他這才知道，老人並不瘋癲，而是與一種物事拼搏。

括蒼派的名號雖不及少林武當來得响亮，但却也是一個正派的宗會，李台州自幼浸淫在乃師僥平天的訓誨，以俠義自持，以正直自勵。這時一看老人顯已受傷，也不問這老人是何方神聖，

強吸一口眞氣，身形暴射入林，半途順勢將老人幾已墮地的身軀一把揪起，飄出林外。

李台州的本意，乃是欲將老人救出林中之後，才擇地察看他的傷勢，豈料他剛把老人放下，突覺得金星四冒，頭部一陣劇痛，竟爾暈了過去。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李台州悠然醒來，揉目一看，自己還是臥在老地方，而那個老人，却木然的坐在他的身畔，不但全無歉容，相反的却是一臉惱怒神色。

李台州還道自己冒險救他出來，他必然會向己道謝，豈料事實適得其反，老人反而怒目相向，心裏不禁一怔，幸而他個性冲和恬淡，不尙虛文。當下一翻而起，向老人道：「前輩功力蓋世，這般快就已甦醒過來，未知前輩傷處是否有碍，可還須晚輩效勞……」

他還未說完，老人已然截住道：「小娃兒，你是在說剛才你救回我這把老命了？」

李台州訝然，暗自忖道：難道是你救了我的命不成？但他究竟個性謙和，口裏却道：「不敢，晚輩只是順便幫前輩一點小忙而已，前輩武功蓋世……」

老人又是喝道：「旣是如此，還不給我叩頭，以謝救命之恩！」

老人竟爾如此顚倒黑白，倒果爲因，心裏不禁有點生氣，道：「是前輩救了我？剛才……」他說到這裏，忽然省起剛才一出竹林，就已暈倒，莫不是自己的確已然遇險？暗自運氣一舒手脚，不禁駭然，呆在當地。

原來，他的內功修爲本本已甚佳，平素行氣運功，百穴暢通，豈料現在一試，却是全身使不出力道來。這一驚，直使他駭得魂飛魄散。不禁大怒道：「老賊，你竟廢了我的武功？索性連命也送了給你吧！」人隨聲發，揮起師門絕學「平地摘天」拳，直取老人「膻中穴」。

這套「平地摘天」拳，乃是括蒼派饒平大從一生修爲中參悟出來，威猛無匹，剛烈異常，是以取名「平地摘天」，一來暗寓力可下平大地，上可摘取蒼天；二來以他的名字，嵌入拳招之中。施展出來，力道足以開山劈石。平日李台州只要用上七八成力，週遭三丈方圓，立即括起熾熱狂飆，氣勢端的駭人。

但是，如今李台州用勁揮去，一招「平步青雲」擊向老人，豈料着掌之處，如擊敗革，遂的一擊，不但沒有將老人擊倒，反而機伶伶的狂退三步，仆倒地上。

老人嘿然冷笑，從懷中取出一個綠玉瓶，以手箝開李台州的口，倒了幾滴液汁入他口中。方冷然道：「小子，先前你是中了竹林中那羣『粉蝠』的劇毒，是以全身乏力，若不及早服食幾滴『蝠涎』，待到劇毒歸心，那時就是練成金剛不壞身的上乘高手，也必然要賠上一命，我說是我救你一命，可沒錯了吧？」

那幾滴液汁一經入口，頓覺冽齒生香，說也奇怪，不須盡茶時間，全身力道頓爾恢復，一如往昔。

李台州大喜，忙向老人打揖道：「剛才晚輩一時魯莽，有所冒瀆，萬望包涵，只不知前輩明知其毒如此劇烈，爲何還與牠苦苦相纏？何不將牠們盡數殺了，以絕後患？」

那老人哈哈大笑道：「殺了牠們？只要有人胆敢動牠分毫，我沙唯卿准將他踩成肉漿！」

李台州聽他自報姓名，但搜索枯腸，還不知他究屬何派人物，以其怪得如此特別，不禁茫然，無辭以應。

老人又道：「你可知道：這七十五隻『粉蝠』乃是化了我畢生心血養大的，我視牠們有如我的生命，殺了牠，不如宰了我！」

這些「粉蝠」其小如粉屑，其毒却是猛烈無比，盛產塞外一帶，以毒出名，無人不知，如今竟然有人養了一批毒物來自討吃，那得不奇，簡直令李台州大惑不解，茫然道：「前輩這般辛苦，又是何苦來由？」

沙唯卿閉言，臉上掠過一抹戚然神色，但迅即又毅然道：「這個你暫可不管，待會再告訴你，如今我有一宗交易，你可願意與我談判？」

李台州愕然道：「我們既非商賈，有何交易之可言？」

沙唯卿一本正經的道：「這宗交易甚是公平，我助你將『追風御電功』練成，日後你就可以單憑這種快逾閃電的身法，稱雄天下，而我的條件，只是替我奔走一程，幫我一點小忙。」

李台州旣準備參加本屆「金牌大會」，武功修爲自是不弱。他想，沙唯卿說得不錯，假若練成這其快如風的身法，不但可以閃避任何突然而生的變故，而且，出手向對方襲擊時，對方定然無法逃出這迅速的襲擊，稱雄天下之言，確是一點

不錯，可是，李台州個性忠厚敦睦，不是一個急功近利之徒，搖頭說道：「前輩設若需要，只要事情不是傷天害理，於天地良心無損者，晚輩願供驅策，至於要傳授晚輩神功，大德自是可感，只是晚輩自有師承，在未曾稟達家師之前，實是礙難從命！」他這番話說得不卑不亢，而且道義凜然。

豈料沙唯卿怒目相向，大聲道：「我沙唯卿言出如山，豈由得你反對，記住，這是一宗買賣，你用不着行那勞什子的拜師之禮，他日交易完畢，更不用惦記在心，去你的吧！」輕輕的推出一掌，一縷陰柔的力道，將李台州推向竹林中去。

李台州大吃一驚，連忙運勁相抗，但是，身形已然躓入林中。

李台州身形方入竹林，沙唯卿迅即取出一個紗囊，走近竹林。說也奇怪，他只須將紗囊張開，林中的「粉蠅」登時紛紛飛入囊中，沙唯卿又快捷無倫的把紗囊收回，向綠玉瓶吸了一口，向李台州噴去，才返身坐回原地。

李台州明知「粉蠅」劇毒無比，不能讓牠近身，一躍入林，立即施展師門絕學「平地摘天」拳中的「天羅地網」，護住全身，然後運起十成真力，一招「天雷殛地」，直向週遭的竹枝劈去。

「平天摘地」拳力足開山劈石，李台州以為，只要將這招「天雷殛地」使完，就可將這片竹林摧毀，連帶那些害人的「粉蠅」也一併擊死了。

豈料適得其反，他的掌力不錯已將竹株摧倒，但是，那些竹株却怪異得很，在勁風襲擊下，雖然倒了下去，勁風一過，又豎回原狀，似是一種韌力極強的竹株。那些「粉蠅」則更是奇怪，任教李台州的掌風如何罡烈，不但不能將之擊退，就是稍遏牠們追襲之勢也不可能。

李台州不禁駭然偷眼一看。那些「粉蠅」，原來生得體積甚為細小，遍體油綠，驟眼看來，生像是顆顆綠豆，在空中飛舞。這時他方恍然而悟，「粉蠅」既是產於塞外，塞外乃是一望無垠的沙漠，而沙漠之中經常刮起強大的狂風，「粉蠅」可以說是在狂風中長大的，無怪自已雖是用盡全力，也是無法動牠分毫了。

興念及此，明知無望將之擊退，只得展開輕功，希望竄出竹林。但是，他身形雖快，「粉蠅」比他更快，他還未馳近林邊，「粉蠅」已然迎面撲來。牠們生像是通靈識性一般，硬生生的將李台州困在林中。

幸而「粉蠅」在飛行時，發出「嗡嗡」之聲，李台州即使看不見，但也可聞其聲，是以奔走良久，「粉蠅」終是還未將他毒倒。

沙唯卿坐在地上，張口大笑，道：「五隻『粉蠅』已够你消遣了，留意，現在我要加到十隻了。」

李台州這時已然有點力乏了，聞言更是大吃一驚，但是，他雖是個性謙冲，却不是一個貪生怕死之徒，現在受此侮辱，更是不肯開口求饒。

奇怪的是那些「粉蠅」，似是一切聽命於沙唯卿，他只須一張紗囊，就是五隻飛出來，不多不少。

這一來，可苦了李台州，先前只得五隻，已然疲於奔命，如今再加五隻，確是非同小可。但覺四方八面皆是「粉蠅」，「嗡嗡」之聲，不絕於耳。

不須片刻，李台州大叫一聲，已然給「粉蠅」刺了一針，但覺遍體一震，暈了過去。

待他醒來，已是日上三竿，李台州這才知道，自己暈了半日。看看身畔，沙唯卿又如昨晚一樣，倒了幾滴液汁入他口裏。

看看李台州的功力復原了，沙唯卿悶聲不响，一掌又將他送入林中，一放就是十隻「粉蠅」。

說來奇怪，昨晚他無法應付十隻「粉蠅」，但今日醒來，似乎功力增加了一些，雖是多了五隻，良久還能苦苦支撐。

沙唯卿冷笑一聲，又道：「別得意，我又加多五隻了，準備吧！」

當然，其結果又如昨晚一樣，李台州又是大叫一聲，暈了過去。

如此這般，已過了月餘，起先，李台州進步甚速，很快便可以應付三十隻「粉蠅」的侵襲，但是，一到三十五隻，李台州便窮於應付，一連三天，都是甫入蠅陣，便即中毒。所以進展越來越慢，最奇怪的是，李台州每次醒來，只由沙唯卿滴下幾點液汁給他嚥下，水也沒嘗過一口，個多月來，雖是粒米未沾唇，却是一點也不覺飢餓。

轉眼又是一月，「粉蠅」已增至五十隻，李台州的進境更是緩慢，而痛苦也在逐次增加，一

隻「粉蠅」刺中，已然全身劇痛，在五十隻「粉蠅」亂針之下，簡直如登刀山，痛苦之烈，莫可言宣。

而最可笑的，一個抵死也不肯求饒，一個卻心存利用，只希望對方早日功成，可替他行事，不理對方死活。兩個多月了，李台州除了在竹林中偶爾叱喝一聲之外全沒開口說過一句話，而沙唯卿，先前還有幾句嘲罵，待到後來，索性不理，只是一見李台州醒來，餵了幾滴液汁之後，又推他入林，待他暈了，又拖他出來。

凉秋已過，寒冬初臨，李台州給沙唯卿綑了整整半年，這時，他還沒法應付六十五隻「粉蠅」圍攻。

但是，又過了兩個月，才勉強的可以在六十五隻「粉蠅」的侵襲下停留。其時，已是臘鼓頻催，急景殘年了。

轉眼又是半年，李台州在這荒山上已耽了一載，這一日，李台州又是悠然醒來，但他卻一動不動，心忖：這樣綑下去，日苦一日，由六十加至六十五隻「粉蠅」，歷時幾達三月，若是再加五隻，豈非半年過後，別再說七十五隻了。師傅苦心栽培，希望我能光大刮蒼派，自己豈能跟這瘋瘋癲癲的老人瞎綑下去？罷罷，我還是設法逃出他的魔掌，大不了也是一死而已。

意念既決，不動聲色的運集全身功力於雙足，「活」的一聲，身形平空彈射而出。

豈料他還未站穩身形，眼前一黑，沙唯卿有如鬼魅的站在他的面前，大喝道：「想走，沒食過我這『蠅蜜』，你就連三歲孩兒也不如。」

李台州這才發覺，剛才用上全力的射彈，卻只是彈出六七尺光景而已，與本來功力相差竟達五倍有奇，看來，如今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放棄逃走念頭，死心塌地的跟他將「追風御電功」練成，另一條則是拼以一死，任憑武功廢去，作消極的抵抗。

本來，大凡武林道中人，大都珍視自己得來不易的武功，有如性命，但是，李台州是一個寧死不辱之士，再加上多月的飽受折磨，滿腔怨毒無法發洩，這時實已忍無可忍，大聲說道：「我不學了，就算你再將我扔入林去，我寧可給牠們針死，再也不走半步。」

沙唯卿大怒道：「你找死，我費了半年時間，現在卻想賴賬！」一把將李台州揪起，拋入林去。

李台州果是一號英雄人物，他說過不再抵抗粉蠅，果然一動不動，「粉蠅」嗅得蜜味，潮湧而至，一時之間，李台州已給十多隻「粉蠅」針着了。登時大叫一聲，全身肌肉有如爆裂，昏了過去。

沙唯卿大吃一驚，他估不到這個少年竟是如此倔強，寧死也不就範。急忙走進去將李台州抱了出來，迅速的將他全身穴道封閉，然後將綠玉瓶內所餘的蠅蜜，全部傾入李台州口內。

經過一日夜的昏迷，李台州方始醒來，這一次，他可再不如上一次那樣大意了，先以內功運行，試試功力是否已經恢復，待到知道已然復原，才微微的睜眼一看，看看沙唯卿的位置，決定逃走的方向。

豈料沙唯卿卻是木然的坐在身畔，李台州大驚，正擬運勁逃走。但已給沙唯卿發覺，一改以前的冷酷，溫然說道：「好孩子，其實你只須再練兩年，就可一如我現在一樣，可以力敵七十隻『粉蠅』了，那時，能夠與你比擬的，方今之世，亦只三兩人而已，若是再下苦功，再過三五年，說不定可以全功練成，那時更是可以橫行天下了……唉！」

李台州聞言，既是可氣，又覺可笑，不禁脫口說道：「如此說來，若要將全套『追風御電功』功練成，豈非要六七年之後？」

沙唯卿喟然嘆了一聲道：「那也要看你的天賦如何，像我這老頭兒，整在這裏十年，還未能說得上稱心如意。」

李台州這才恍然而悟，原來這個怪老頭躲在這裏乃是為了修煉天下無敵的輕功，不禁廢然道：「以你功力如此湛深，尚且未竟全功，更何況是我，你分明是存心折磨我，我問你，你放不放我走？」

沙唯卿道：「你就是想再練下去，也得要候一年之後，要知道，我每次給你服用的蠅涎，乃是由『粉蠅』自己吐出來的，七十五隻『粉蠅』要經過五日，才夠你煉一次功呢？」

李台州聞言大喜，衝口而出道：「如此說來，我可以走了？」但他猛然想起，沙唯卿曾說過待已練成全功之後，要替他做一件事，於是說道：「但未知前輩有何差遣，儘請說來吧！」

豈料沙唯卿搖頭道：「我脾氣雖是暴戾，卻從不食言而肥，我說將全套功力傳授你後才着你

替我辦一件事，可是，現在半途而廢，拉倒算了。」

李台州聞言，大怒道：「我又豈是一個無功受祿之徒，你既然說這是一宗買賣，現在只有兩個辦法，一是完成諾言，最多待我替你完成了任務，才再學過，一是你將授我的功力，盡數毀去，不得有一絲殘存！」

沙唯卿愕然，想不到除了自已之外，還有這個少年也一樣有此怪脾氣，憐才之念，油然而生，況且，他着實需要他做一件事，於是說道：「算我老頭子認栽，你坐下來聽我說，你可知道，我爲了什麼緣故苦練這套『追風御雷功』？」

李台州道：「那還不是爲了報仇？」

豈料沙唯卿搖頭道：「你猜的一點不對，這全是我自討苦吃！」

李台州愕然道：「自討苦吃？那又何苦來由！」

沙唯卿長長嘆了一聲，道：「不錯，全是自討苦吃，你聽我說來！」

於是，沙唯卿乃將始末原由，一一說出：

原來，沙唯卿原名沙蒼，乃是「金牌大會」第二屆的大魁，却深愛着表妹玄如鏡，玄如鏡乃是鏡花派掌門人玄金花的女兒，在苦苦追求之下，終於在他三十歲時結成伉儷。不過，玄如鏡有一個苛刻的條件，就是待到雙方師傅逝世之後，立卽退隱，不得再談武事，更不許收徒傳功。

他們結婚後十年，彼此的師傅相偕離開塵寰，沙唯卿爲了遵守諾言，挈同家小，遠走江蘇省境的海外一個小島，蓋廬結舍，從此絕跡江湖，不談武事。

可惜的是，沙唯卿性嗜武事，愛逾性命，但爲了遷就嬌妻，只得咬緊牙齦抵受，但是經過二十年的苦熬，他終於抵受不住了。

一來，是他個性使然；二來乃是他師傅臨終說過，若要獨步武林，除非練就這套「追風御雷功」，還將方法說出；三來，他隱居的小島，偏偏有這塞外「粉蜘」生產，於是，在心癢難抓之下，終於瞞着玄如鏡，偷偷的練了起來。

他練了三年，一直將玄如鏡瞞在鼓裏，可是，有一天，終於給玄如鏡發覺了，大怒之下，將沙唯卿逐出家門，不許他回去。

他說得太多，至此停了下來，李台州恍然問道：「前輩一定是爲了既愛武功，更愛嬌妻，不忍分離，是以意欲假我奔走，設法說服玄前輩了？不過，你大可以毅然回去，坦誠向她認罪，不就是了，用不着如此轉援呀？」

沙唯卿搖頭道：「事情若是如此簡單，那就易辦了，最令我束手無策的，乃是她曾說過，若是我胆敢回家，她一見了我，就自毀大爛蓋，死亦不肯見我。」言時，臉上泛起痛苦的神色，可見他對妻子懷念之深，心愛之重了。

李台州設身處地，也覺棘手，一時竟是無詞以應。

「我幾次想潛回家去，那怕是遠遠瞧她一眼，也是心滿意足，」沙唯卿道：「但又怕行藏不愼，給他識破，果然自毀而亡，那時，我就貧恨以生，噬臍莫及了，是以……」他說到這裏，自已也覺得難以啓齒。

李台州這才恍然，道：「前輩所說的交易，可是要以『追風御雷功』交換我爲你作一次調人？」

「可不是！」沙唯卿惻然說道：「一來我委實想念她，二來，這『追風御雷功』也確有其可愛之處，雅不願絕學失傳，你若然肯担承此事，在我來說，希望她能盡釋前嫌，而絕學又可延續後世，況且，我們既然說明了是一宗買賣，就可不致抵觸我對她終生不能授徒的諾言。」

李台州慨然道：「就算沒有應允在先，只要不是傷天害理之事，區區自當義不容辭，就請前輩指示寶莊所在，區區定然竭力而爲，只不過，玄前輩個性如此偏激，區區可無肯定的把握。」

「這個自然，」沙唯卿色然而喜，手舞足蹈的抱着李台州說道：「這的確是很渺茫的事，我亦只存萬一之心，她若肯釋前嫌，固所願也，否則，這也只可怨句自作孽，不可逭。與她無尤，於你更是毫無責任。」

李台州又道：「我還得補充一句，我是爲了前赴『金牌大會』而來，必須俟該會後，方克爲前輩效勞。」

沙唯卿先是一愕，繼而苦笑道：「只要鏡妹容許我回去，那怕再等十年，何況只是三數個月……」他說到這裏，從懷中取出那個紗囊，給了李台州道：「這袋『粉蜘』給你吧，一路上日食一隻，對眞元甚有裨益，加上你練就的『追風御雷功』，『金牌大會』準保可以獨佔鰲頭，日後我若能返山莊，那裏多的是，到時別說七十五隻，就是七百五十隻也可奉送。」

李台州又是感激，又是淒然，試問如沙唯卿用情之專，用心之苦，世上能得幾人？當下再三拜謝，互道珍重而別。

下得山來，辨明太湖的方向，李台州這才知道，在山上給沙唯卿已然纏了一年，如今距離大會開賽日期只是短短的七日，李台州不禁捏了一把汗，只要再耽上三五日，豈不是錯過了？當下不敢怠慢，連忙涯起脚程，向前急趕。

要知道，「金牌大會」規定的年齡不得超過廿五歲，以廿五歲的少年造詣修爲，與天下武人稱雄爭覇，豈是一件容易之事，而且，大會還規定每隔五年開一次，每人不能一連參加三屆，那也是說，如果在上屆失敗了，就得在短短五年之內痛下苦功，再次上名赴試，若然還是失敗，則此生已然喪失資格了。因爲若然連試兩屆，則第一屆赴試時的年齡要在二十歲，否則，一生人就只有一次出賽機會而已。

是以，李台州心急如焚，在不知不覺間，竟然施展出「追飛御電功」，但見兩旁山林向後火速倒退，人如騰雲駕霧，飄快若風。

待到來至太湖「金牌大會」開賽的地點，已然是開賽的前一日，亦即是在當日傍晚之前，就要截止報名了。李台州不禁抽了口涼氣，連忙遵循手續報了名，這才按着大會的編排，安歇在西字二十三號房。那也是說，他被編在第十組了。

翌晨天剛放亮，廣場上已聚集三四千人，其中只有二百零三個乃是本屆爭奪金牌的年青小夥子，其餘皆是各地武林名宿，被邀前來觀看熱鬧的。辰時剛到，鐘鼓齊鳴，大會宣佈，第一組先行上場，原來歷屆大會採取每組循環淘汰制，待每組淘汰至一人時，才進入決賽，再來一次循環淘汰，方是金牌得主。

李台州忖道：每天只賽五個時辰，每組總要耗上兩天時間，輪至自己一組，當要在二十日過後了。他一想自己那一組，倏然又想起第十組多了三個人，那是因爲在截止報時，總共二百零三人，所以只得將這三個人併入第十組，自己那組既是多了三人，豈不是要力戰十二次才可決定出一個準魁，這樣已然比別一組吃力，何況一到第十組分出準魁時，立即轉入決賽，不比別組有充足的時間休息，更是十分吃力了。當下惕然而發。他回心一想，既是如此吃力，還是依照沙唯卿的話，每日吃一隻「粉蝍」吧，希望果如他說，「粉蝍」能够增進元氣也是好的。

忖念未已，掌聲雷動，場上已然分出高下，八個公證人兼甄選人分自八個亭台跳了下來。

可以說，這是初級賽，沒甚瞄頭，因爲其中不乏單憑一股傻勁，武功其實平庸之輩。

果然，直到二十一日，才輪到第十組比賽李台州因爲是最後報名的一個，是在初賽接近尾聲時，才輪到他出場。李台州滿以爲有一番劇戰，但是，不知他這一組全組全是低能的飯桶，抑或是李台州本人的武功修爲太高，與他交手的，最多也只是走上四十招，便敗下來了。

是以，李台州便成爲了第十組的準魁。

一如李台州所料，初賽方畢，大會立即宣佈翌日舉行決賽。

決賽並不按照組別，而是拈鬮決定先後，最苦的是；李台州竟然排到第一名上場。

翌日清晨，李台州即爲人潮的浪聲驚醒，原來人們早知道初賽沒甚瞄頭，待到轉入準決賽，方始蜂湧而至，是以一早就人聲沸騰，嘈雜不堪。鑼聲一响，李台州應聲躍入場中，一看對方乃是人稱獅拳華雄的那人，因爲初賽時李台州已然見識過，這個獅拳華雄，一如其名，走的乃是雄渾路子，是以心中立起警覺。

彼此亮開門戶，說了一聲「請」，攻勢於焉展開。果然，華雄拳勁風生，拳風猛烈，而李台州走的也是純剛武招。一個以獅拳馳名，一個則以平地摘天拳揚萬，於是，方圓五丈演武場，都爲「兩人拳風捲起」一團熱浪。

兩人屹立如山，彼此講究下盤功夫，只是揚掌掄拳，互相拼搏，雙脚不動。

一招猛似一招，四週但聽得陣陣旱雷，風沙四起，狂飈暴漲，四圍許觀的人們，那些武功修爲較高的，還不怎樣，武功較弱的，已有立足不牢之勢，至於那些對武事全然不懂的，自是不消說了，若不是處身在人山人海之中，說不定受此狂飈帶捲，定然向後倒下。倏然，一聲旱雷，震人耳鼓，場中風沙暴起，華雄跌出丈外，而李台州也是幾個踉蹌，向後倒退三步，方才拿樁站穩。

不消說，乃是李台州得勝了。

休息了盞茶時候，公證人又是鑼聲一响，李台州又得要與第二名比拼。

如此直過申牌時份，李台州已然擊倒第四名，不過，他已感到氣力有點疲乏，尚幸時間已到，李台州才如釋重負，返回住處。

這時，李台州之名，不脛而走，人們竊竊私議，如李台州明日能再一口氣擊倒三四名，大會幾乎可以宣佈頒予金牌與他了，因爲，十個準魁，每人出場的機會只有九次，能將七八名打倒，已是難能可貴，遑論盡將九人俱皆擊敗了。

這是「金牌大會」的一個不公平的措施，但是，却也是一個非常辣手的考驗。

翌日，剛交午時，李台州又將三名高手擊倒，正在座上運功調息，以待下一個回合。

「鏘」的一聲鑼响，李台州一躍入場，一看彼端，站着的乃是一個面目狡好，體質纖瘦的少年，一看便知是第四組的準魁玄竟。

那少年上得台來，就道：「李兄果然武藝超羣，在下佩服之至，自知不敵，請勿見笑。」

李台州謙然道：「玄兄言重了，在下愧不敢當，就請賜教。」豈料玄竟道：「慢着，我可不如李兄武藝高强，單憑赤手空拳可橫掃天下。」說完，亮亮手上的銀牌，又道：「我却要借重這塊臭牌子，李兄可否破例拳點兵刃？」

李台州本來就不用兵刃，本想直說，又恐對方以爲自已瞧不起他，倉猝間想不出用什麼兵刃，只得從懷中掏出沙唯卿送給的那個紗囊，道：「既是如此，在下就用這個飛魂袋，與玄兄過幾吧招。」在他來說，只是胡亂的拿些東西在手，以爲敷衍對方，交戰時用不用乃是自已的事，對方可沒法知道，豈料玄竟心裏竟是大怒；可惡小子，你忒也瞧小我了。口裏却不露痕跡，一笑說道：「如此甚好，就請賜教！」教字還未說完，人影一幌，已然撲至李台州身前。

李台州沒料到有此一着，連忙一招「天場地陷」，雙拳有如打揖，在面前一砸，護住身形，才橫移一步，以「天崩地裂」招式，向對方劈去去。這招「天崩地裂」，乃是「平地摘天」拳中以攻爲守的上招，李台州憑這一招之力，在七名高手中會將不少攻勢阻遏，在他以爲，這一招卽使不能將對方擊倒，也可以阻止對方進攻之勢。

豈料招勢未老，倏覺腦後一縷冷風，連忙硬生生的將「天崩地裂」一改而爲「天旋地轉」，身形直旋而上，避過來勢。

他還以爲對方竟敢施放暗器，正自大怒，豈料一看時，那是什麼暗器，只不過是對方那塊銀牌打開了一條小裂縫，那縷冷風，就是從小裂縫中射出來的光芒而已。

而最駭人的，就是玄竟好像毫不費力地，只是將銀牌閃動，身形輕飄飄的挪動。李台州拳風雖勁，却竟然沒奈他何，連他一角衣裳也無法掃動一下。這時，已是未牌時份，烈日當空，正射着熾熱的火燄，李台州連番酣戰，此時已是大汗淋漓，內力消耗過久，手脚自然畧感遲鈍。況且，他使出這招「大旋地轉」，乃是將他的身形捲住倏上倏落，用力自然更巨。

而那個體纖的玄竟，却沒有這個現象，而且靈活非常，他閃動銀牌，忽然而東，忽然而西，手中銀牌，不停蹺瑕找隙，只要有機可乘，立卽進攻。場中情景，煞是好看，一條氣流有如灰柱，裹着李台州的身形，倏上倏落，而玄竟則繞住灰柱游走，手中銀牌閃出的光芒，從四方八面射向灰柱。

可是，其間滋味，非局外人所能盡知一二，外人看來，那具銀牌閃動的光芒，大不了只是擾亂對方的視野而已，不足以言傷敵。殊不知玄竟這具銀牌別有古怪，它的光芒每一放射，力道之猛，就是流矢飛鏢，亦是不如，李台州之所以不敢變招，老是在灰柱中上下縱躍之故，就是因爲未能拿揑準確位置反擊，只得以不變應萬變而已。

李台州連敗七名高手，如今却受制於一個古怪銀牌，憤慨之念由然而生，驀地一聲長嘯，有若龍吟，平空扭轉身，一招「天長地久」，用上八成眞力，朝下砸落。

他這一招端的兇猛無儔，聲如旱雷轟頂，附近沙土受不了這一招的暴力，登時向四面濺飛，附近人羣，不期然向後倒退，而那些沙粒，着膚生痛，如受拳擊，可見力道之猛，其勢之兇了，登時掌聲雷鳴，喝采之聲，不絕於耳。

李台州滿以爲這招可平反敗局了，殊不知又是一道比先前更是强大的光芒，直射而至。李台州大吃一驚，連忙反擊。

可惜的是，爲時太晚了，饒是他用上全力，也不足以抗禦這股永汪汪的光芒。頓覺遍體生涼，如墮冰窖，他知道這一次無論如也得敗下來了。百忙之中用紗囊，向光芒外擲去。

就在這時，忽聽得一聲驚叫，李台州也是怵然驚覺，紗囊中乃是載的其毒無匹的「粉蝶」，若是給牠們溜了出來，全場人等，豈不盡數受害。本來，李台州已然筋疲力盡，但是，爲了全場上萬人的性命，他不能拼命出手。

於是，展出「追風御電」功，紗囊甫一出手

，又一手奪了回來。百忙中一看，紗囊然已裂開一條小縫，看看空際，四隻「粉蝴」已在亂飛。幸而，李台州發覺得快，而且他的功力已可應付六十五隻，這區區四隻，自是輕而易舉的捕了回來。但是，紗囊已破，無法再用，誠恐又令牠們溜了出來，百忙之中，竟將整袋「粉蝴」送入口裏。

「鐺」的一聲鑼响，八名甄選人跳下台來，其中一個手執紅旗的長髯老者當中宣佈，李台州連勝八場，爲二十屆以來的第一名傑出之士，看來已然穩得勝算，如果最後一位允肯棄權，就可領取金牌了。李台州這才大驚，原來「粉蝴」又已將玄竟整倒，公證人因爲處在高台之上，又給沙塵濛蔽，看不清楚，還以爲玄竟自己暈倒了。

當下也不理會如何決定，倏然將玄竟抱起，也不俟排開衆人，一蹬腳尖，平空暴起，越過人叢，走至海濱，解了一隻小舟的纜索，力飛槳槳，如箭飛去。

這一變故，不但大會主理人等，全場觀衆，均是瞪目，待要追時，李台州已抵達彼岸了。

李台州深受「粉蝴」毒發之苦，深知中了蝴毒，最多只能支持兩日兩夜，過了這個時間，就是找得「蝴涎」，挽回性命，可是全身武功准保全然盡失。是以他爲了救人，也顧不了其他了。他上得岸來，立即展開「追風御電功」，迅急奔回會稽山，希望儘速趕至，找着沙唯卿，就是不能保存玄竟的武功，但也希望挽回玄竟一命。李台州拚死急趕，日夜不停，不敢朝大路走，恐防阻誤時間，逢山過山，見嶺越嶺，如此可免迂迴，爭取時間。

說也奇怪，李台州本來已是連番拚搏，當日全無休息，兩日一夜全無滴水沾唇，目不交睫，即使是鐵金剛，也是抵受不住。但是，李台州這時不但不覺疲倦和腹飢，反而內力充沛，精神飽滿。這時，已是甲牌時份，黃昏將屆，李台州正自心急如焚，幸而，會稽山已遠遠望見，他想，只要能在今夜找得沙前輩，救回玄竟，那就好了。當下加快腳程，有如離弦疾矢，朝會稽山奔去。

他一路登山，一路高呼「沙前輩，沙唯卿前輩！」希望沙唯卿及時出來，救回玄竟。

時已入夜，當日他漫遊會稽山時，並沒辨認道路，離開時則是沒有留意，如今來到，但覺道路紛歧，不辨東西。

李台州由酉時登山，如今已是亥時時份了，還未找得沙唯卿，他想，離天亮只不過還有三個時辰，如此盲目亂闖，若是找不到他，豈不僨事？他心急到五內如裂，步驟更亂，盲衝瞎撞，只見路就走，轉眼又過一個時辰，如今已是子時初交了。一路上，他喊着沙唯卿的名字，已然有點力竭聲嘶，看來，已是無法支持到天亮，心裏更是焦急。

幸而，就在這時，望見一座山寨，依稀能認出乃是當日給沙唯卿綑住的山寨，大喜過望，就朝山上躍去。

這時，沙唯卿也聽到有人叫喚他的名字，出來查看，李台州一見，連忙大聲道：「快將『蝴涎』餵給他食！」說完，雙手一鬆，往後就倒，因爲，他委實已支持不住，面臨虛脫了。

也不知道過了多了時候，李台州從矇矓醒來，睜眼一看，但見繁星點點，也不知自己昏過了多少時候，只是默運眞氣，察看體內功力。

忽然，聽見有人在交談着：「鏡妹，原來你也在想念着我，運起『移形脫胎功』，化成少年，前赴比武！」

另外一個女子口音嘆道：「可不是，當時我逞一時意氣，離走了你，事後非常後悔，是以四處找你，十年來，我踏遍大江南北，都沒發覺你的蹤跡，直到金牌大會開始，我才想到，你童心未盡，或許前去瞧熱鬧也未可定，爲了吸引你的注意是以喬裝少年，前往應試，實則乘比試之際，閃動銀牌，銀牌之中嵌上了玄鏡，你若在場，當會分辨出那股光芒乃是出自玄鏡，出來見我。」

沙唯卿喜道：「如此說來，鏡妹果眞完全原諒我了，這次我們破鏡重圓，完全得力於他，待他醒來，我們要請他前去山莊作客，再傳他一種絕藝，以爲酬謝，未知鏡妹以爲如何？」

那個女子道：「這個自然，不過，只此一次，後不爲例，我們歇一會兒，待他醒來才說給他知吧！」

李台州萬料不到，這個玄竟就是玄鏡以化名，在神差鬼使之下，將他們復合，心下大喜。但他回心一想，自己還得前去大會領回金牌，回山向師尊覆命，況且，君子施恩不言報，於是，在一棵樹榦上劃了幾個字：「日後有緣，自當踵謁。」八個字，悄然離去。

待到二人發覺，知道李台州意甚堅決，只得作能，相將返回山去了。

——完——

武俠長篇小說

脂粉梟雄

方達明・文　羽君・圖

萬里尋幽谷　公主多情

苗人重信，為何要延期三天？此中定有蹊蹺。吉里眨了眨眼皮，低聲道：「我……我只能……只能對你說……別對……別人去說……因為……因為……公主……不見了。」

東方鈺愕了一愕，道：「不見了？為何不見了？」突然心中一動，道：「那公主叫什麼名字？」

吉里巴巴結結道：「叫……叫……雲髻公主。」

東方鈺猛然心中一震，忖道：「嘿，果然是她，果然是她……她……救了我東方鈺一命。」當下不動聲色，道：「吉里，我們走吧。」吉里滿臉詫異之色，道：「這……這兩天，你到……到那裏去了。」

東方鈺苦笑了一下，道：「前晚我睡不着覺，出來散步，一路欣賞月色，不料走的太遠，迷失了路途……」他從沒對人撒謊，此刻信口開河，不禁臉紅心跳。好在吉里是個直心眼的漢子，開言道：「你……你要散……散步，怎不……怎不找我……陪……陪你？」

東方鈺滿心歉咎，一拍吉里的肩膀道：「好漢子，你太關心我了。」吉里忽然說道：「我……我們……這……這裏，來了……很多……很多漢人。」

東方鈺雙目一睜，道：「很多漢人？多少？」

據他所知，只有三個漢人，就是黑衣五郎，和藍衣八郎，以及那個沒有見過的三王爺，如今吉里說出很多漢人，他不由心頭暗驚。

吉里裂嘴笑道：「大……大約……有……有十幾個，他……他們……看……看上了……雲髻公主。」這蠻子眉飛色舞，頗為他們的雲髻公主而驕傲。

東方鈺暗忖：「他說的這些漢人，可能全是黑衣五郎，藍衣八郎等那些狗頭們一夥，我如今人單勢孤，還得小心為上。」思忖至此，道：「吉里，我不想看什麼熱鬧了，我想走。」

吉里一愕，道：「什……什麼？你……你走？」

東方鈺道：「對了，我想走，我要去找『天龍谷』。」

吉里大失所望，道：「你……你怎麼要走？你……你怎麼要……要走？我……我已經……已經……」他說漢語很是吃力，如今一急，更是說不出來。

東方鈺道：「你慢慢說，你已經什麼了？」吉里苦笑道：「我……我已經……已經告訴苗王……說……說你……本事了得。」突然雙目一亮，道：「你……你找的『天……天龍谷』，公……公主知道。」

東方鈺目射奇光，驚喜道：「公主知道？在那裏？在那裏？」

吉里搖搖頭，道：「我……我不知道。」東方鈺道：「你怎知公主知道？」

吉里緩緩道：「老……老王說，公……公主……在……在『天龍谷』，學……學過……武功。」

苗王的女兒雲髻公主，居然在「天龍谷」學過武功，難怪她要比武招親，東方鈺雙目很地一睜，道：「有這等事？」

東方鈺夜探魔帝爪牙所住大帳，黑暗中有人向他打來暗器。

這等事出自吉里之口，自然不是虛假，東方鈺心念暗轉，忖道：「這樣說來，我不能就此一走了，那雲鬢公主，難道眞的是『天龍谷』中弟子？」

北漠神拐李八百當年遇上的那位黃衫少年，料想不是苗人，他怎會收個苗女作徒？東方鈺不禁滿腹疑雲，道：「吉里，天龍谷中什麼人傳她武功？」

吉里搖了搖頭，道：「不知道。」東方鈺沉吟了一下，道：「吉里，在比武大會之前，我不願見到那些漢人，所以……所以……」他頓了一頓，道：「比武之時，我倒想瞧瞧熱鬧。」

顯然，一聽雲鬢公主武功得自「天龍谷」，他突然改變了心意，但他並非存下了招親的念頭，只想見識見識「天龍谷」又是怎樣的一種絕高武學。

只聽吉里道：「你……你認識他們？」東方鈺道：「據我所知，他們都是壞人。」

兩人說話，姮娜和耶布站在一旁，但因不懂漢語，睜着兩對圓圓的大眼，望了望吉里，又望望東方鈺。

吉里突然道：「你……你可以打……打敗他們。」

東方鈺啞然笑道：「你這樣瞧的起我？」吉里胸無城府，一翹大母指道：「我……我相信你……你定可……打敗他們，獲得……雲鬢公主。」

東方鈺不禁暗暗綴眉，心想：「這漢子當眞直爽的很，可惜我東方鈺父仇在身，沒有家室之念，何況那雲鬢公主雖對我有救命之恩，我却不知她性情如何，婚姻之事，豈能兒戲？」當下微微一笑，道：「吉里，你雖一番好意，但我……」

吉里茫然道：「你……你怎麼啊？」東方鈺道：「我只想瞧瞧熱鬧，並打聽那『天龍谷』在於何處。」無可奈何地笑了笑，道：「並不想做你們苗王的女婿。」

吉里突然臉色一變，道：「你……你莫非……瞧……瞧不起……我們苗人？」東方鈺吃了一驚，連忙道：「吉里，你想錯了，我並非瞧不起你們苗人，老實說，我最瞧的起你們苗人，只是……只是……因爲……因爲我……」他自有難言之隱，無法向吉里解釋。

吉里雙目睜得老大，道：「你……你要是……眞的……瞧的起……我……我們苗人，爲……爲何……不……喜歡……雲……雲髻公主？」

東方鈺聞言，不禁苦笑幾聲，道：「吉里，你準知雲髻公主歡喜我麼？」吉里怔了一怔，半晌說不出話來。顯然，雲髻公主是不是歡喜東方鈺，他自是沒有把握。

東方鈺料想不到，就憑這一句話，將吉里的嘴封住了，舉頭一看，夕陽已下，當下微微一笑，道：「吉里，你眞是個熱情漢子，就這樣吧，比武之時，我先瞧瞧情形，究竟怎樣個比法，然後決定參不參加，但在大會之前，我不願和那些漢人們碰面，就在你那座帳蓬裏呆一呆好了。」

吉里連連點頭道：「好……好……」說話之間，一抹殘陽，漸漸黯了下去，當下東方鈺便和吉里，以及吉里的兩個侍妾姐娜和耶布，一同起身。夜幕已降，明月未起，就趁這片刻黑暗時分，東方鈺竄入了吉里的那座帳蓬之內。

吉里嘰咕了幾句，吩咐姐娜和耶布，好好侍候東方鈺，自己便出去了。

過了一會，他興高彩烈地奔了進來，道：「公……公主回來，公……公主回來了，明……明天……就……就……開始……比武啦……」

公主回來了，明天就開始比武，東方鈺早在意料之中，微微一笑，道：「吉里，那些漢人住在什麼地方？」

吉里對那些漢人，也似十分留意，道：「他……他們……住一座……大的帳蓬裏，就……就在……東邊，那裏有條……小……小河。」

東方鈺點點頭道：「哦……」他此時有着重重的心事，却又無法對吉里解說，因他覺得吉里雖然爲人直爽，對中原武林的事，他怎會知道，當下故意打了個呵欠。

吉里見狀，道：「你……你要睡了麼？」東方鈺又打了個呵欠，道：「正是，我想休息休息，明天好有精神瞧熱鬧。」

吉里對漢人的生活，原也懂得一點，知道漢人把男女的界限分得很清楚，尤其想到那晚叫姐娜和耶布陪宿之事，鬧的十分尷尬，因此他更了解了東方鈺的爲人，當下便了一幅布幔，將一座帳蓬隔作兩半，自己和姐娜耶布睡在右面，讓東方鈺獨個兒睡在左面。

東方鈺得其所哉，暗暗高興，倒頭便睡，片刻之間，發出了輕勻的鼾聲。

這睡，顯然是故意裝做。一鼓過後，他耳聽吉里和姐娜耶布全已睡了，便又悄悄起身，手中倒提霹靂鋼劍，掩出帳外。他仔細辨了辨方向，直向東面走去。

忽然心中一動，探手懷中，掏出一個白磁小瓶。這白磁小瓶中，盛的有半瓶乳黃色的藥水，他傾了幾滴在掌心上，往兩頰一抹，登時容顏頓改，原來這半瓶易容藥水，乃是韓雲絹送給他的，想不到今天派了用場。

這瓶藥水雖是乳黃色，見風一變，變成了黑中透藍，一個丰神如玉的臉龐，頓時變成又黑又醜，完全掩去了本來面目。

忽然，耳中聽得流水潺潺之聲。東方鈺放眼看去，一條彎彎曲曲的小溪流之旁，果然搭建着一座很大的帳蓬，隙縫中微露燈火。

東方鈺心知這座篷帳之內，定是住的那個什麼三王爺，和黑衣五郎藍衣八郎等人，若憑黑衣五郎和藍衣八郎，他自忖自己孤身一劍，足夠應付，只不知那個三王爺，究是何等人物。

但藝高人胆大，他自學成北漠神拐李八百傳授他的一十九招「琵琶手」之後，已是豪情萬丈，再則，仇人見面，分外眼明，不禁暗自忖道：「那個像猴兒的八王爺，獨鬥破書生，只不過平分秋色，這三王爺也未必有什麼震古鑠今之能，眞要碰上他了，就鬥他一鬥。」

主意打定，正好浮雲掩月，清光一黯，他猛提一口丹田眞氣，劍貼肘後，蹤身一躍，點塵不驚，橫渡五丈，落在那座帳蓬的暗影之下。

畧一打量，方待俯身貼近帳蓬，忽聽「嗖」的一聲，輕嘯破空，三點銀星，迎面打到，跟着一條全身勁裝疾服的漢子，從那帳蓬中一縱而出，厲聲喝道：「什麼人？」

東方鈺人近帳蓬，早有所備，眼見三宗暗器成品字形打來，當下肩頭一斜，閃開右面和上面的兩枚暗器，右腕一撩，但聽「噹」的一聲，一劍將左面的一宗暗器，打落地上，原來是枚「餵毒銀梭。」

他父親東方宏，當日在南陽鐵馬山莊，便是被兩枚「餵毒銀梭」打中

，此刻東方鈺目光一瞥，不禁一股悲憤之情，直透華蓋。

抬頭一看，只見那躍出帳蓬之人，鷹眼鈎鼻，面黃如臘，左額頭生着一個肉瘤，登時掄劍一指喝道：「你是何人？胆敢暗器傷人？」

那瘤子上下打量了東方鈺一眼，道：「能夠開老子三支『絕命梭』，總算有點苗頭。」突然雙眼一瞪，叱道：「老子問你這醜怪是誰？」

那易容藥水，果然靈效，東方鈺居然在他眼中，變成了醜怪。東方鈺雖然抹上了易容藥，却不曾照過鏡子，此時一聽瘤子叫他醜怪，不禁忖道：「我醜到怎樣了？」眉頭一軒，叫道：「我難道比你還醜？」

瘤子厲聲道：「哼，狗娘養的，老子醜在何處？」探手腰中，刷的一聲，掣出一根烏黑沉沉的軟鞭，叫道：「你既非苗人，來到苗區何幹？」

東方鈺暗暗奇怪，心想：「吉里分明說有十幾個漢人，住在這座帳蓬之中，怎的都不現身？」當下冷笑一聲，反問笑道：「你到苗區何幹？」

瘤子怪眼一翻，喝道：「你敢跟老子頂嘴？看傢伙！」搶上一步，鞭頭一揚，劈臉抽了過來。

東方鈺大喝一聲道：「來得好！」身形疾轉，月色下，手中鋼劍連連打閃，一股輕嘯之聲應手而起，照定對方橫胸劃去。

豈知那瘤子用的一記虛招，鞭勢未老，人已倒躍九尺，森然叫道：「這醜怪，莫非癩蝦蟆想吃天鵝肉，來到苗區，參加比武招親的麼？」

東方鈺想了一想，道：「正是。」瘤子嘿嘿冷笑道：「你怎不撒泡尿，先照照自己的臉，哼……」頓了一頓，滿臉不屑地接道：「你見過雲翳公主麼？」

東方鈺暗忖：「此人使用『鍘猺銀梭』，必是那『魔帝』手下之人無疑，只不知那三王爺，是不是確在這帳蓬以內？」瘤子見他不答，又喝道：「老子問你的話。」

東方鈺突然怒火一騰，叫道：「瘤子，看劍！」口說「看劍」，鋼劍一振，一招「后羿射月」，分心刺去。

瘤子橫跨兩步，手中長鞭倏揚而起，一招「斜鞭紫電」狂捲而落，力沉勁猛，帶起一聲震耳銳嘯。

東方鈺暗哼一聲道：「這瘤子鞭法雖無甚精奇，功力火候倒是不弱。」身子一轉，左手五指疾掃而出，用了一式「琵琶手」中的起手招「手揮五絃」，拂向瘤子「肩井」要害。

這一招大出意外，瘤子一驚之下，閃讓不及，登時肩頭衣衫被劃破一片，皮開肉綻，踉蹌倒退五步。幸虧東方鈺出手不重，否則一條右臂，必被齊肩削下。

只聽瘤子大叫道：「王爺，這醜怪厲害的緊，屬下負傷啦。」

就在此時，帳蓬布幕一掀，並肩走出三人，左面是黑衣五郎，右面是藍衣八郎，中間是個滿面陰陽怪氣的虬髯老怪，目光灼灼，直瞧着東方鈺，冷冷喝道：「你是中原人氏？」

東方鈺暗忖：「這老狗諒必就是三王爺了。」橫劍答道：「不錯。」

虬髯老怪大剌剌的道：「姓甚名誰，何人門下？」

東方鈺冷冷道：「你問那個？」虬髯老怪兩眼一翻，喝道：「這地方還有那個？老夫就是問你。」

東方鈺雙眉一揚，道：「鄙人無門無派，江湖小卒，縱然說出名號，也無人知道，是以，哼哼，還是不說也罷。」

虬髯老怪雙目暴睜，神光一閃，厲聲道：「好個醜小子，敢在老夫面前哼哼哈哈，你剛才的一招劍法，好像是雲夢世家的『雲飈九式』，至於傷了老夫這個……嘿嘿，莫非是『琵琶手』？」

東方鈺心頭一跳，忖道：「這老狗好厲害的眼光？」靈機一動，冷笑道：「什麼是『雲飈九式』？什麼是『琵琶手』？」

虬髯老怪道：「小子，休在老夫面前裝佯，『琵琶手』老夫雖是耳聞，至於『雲飈九式』三九二十七招，老夫當年，嘿嘿……」言下之意，他當年曾經見識過「雲飈九式」劍法。

東方鈺暗忖：「這老狗如今作了『魔帝』的三王爺，當年不知究是何人，居然識得『雲飈九式』？」

只聽黑衣五郎道：「王爺，那東方老狗，聽說並無傳人，犬子東方鈺，在下原也認得，這醜怪使的一招劍法，莫非不是『雲飈九式』？」

他把東方老人罵成「老狗」，又將東方鈺叫成「犬子」，東方鈺聽在耳裏，怒在心頭，雙眉一聳，方待發作，忽然轉念道：「不，他既認不出

我的本來面目，那是正好，我如形諸顏色，豈不自露馬脚？」

虬髯老怪對黑衣五郎的話，未置可否，但一雙烱烱雙目，怒挾霜刄，筆直瞧着東方鈺瞬也不瞬，突然一聲冷哼道：「你知道老夫是誰？」

東方鈺不屑地搖了搖頭，道：「不知。」虬髯老怪濃眉一剔，殺機盈面，道：「你想不想知道？」

東方鈺淡淡一笑，道：「不想知道。」

其實他早就知道了，那瘤子剛才分明大叫「王爺」，這不是那晚黑衣五郎，和藍衣八郎口中的「三王爺」，還是那個？

江湖人物，無論賢與不肖，誰不好名？這老怪既然攀上了「魔帝」，通同一氣，得了一個「王爺」的頭銜，自以爲尊榮顯貴，故意問東方鈺想不想知道，便有顯揚顯揚自已的封號之意，萬沒料到東方鈺，竟然來個「不想知道」。

老怪三王爺冷哼一聲，一張蒼白的臉孔，頓時變成鐵青。黑衣五郎厲聲道：「醜小子，你放明白些，這是咱們三王爺。」

東方故作失驚道：「三王爺？天子封的麼？」黑衣五郎道：「齊天帝主封的。」

東方鈺道：「齊天帝主是什麼人？」三王爺氣衝牛斗，大喝一聲道：「你這渾小子，長得又醜又黑，胆子倒是不小，老夫眼裏，能摻砂子麼？你縱不是東方宏老狗門下，必與『雲夢世家』甚有淵源，老夫屠一鶴便是。」

東方鈺突然雙目一睜，道：「哦，你是『中條一惡』？」

原來他曾聽父親東方老人提過，「中原七君子」成名江湖，剷除不少强梁巨憝，江洋大盜，其中三個聲勢赫赫的黑道巨擘，這「中條一惡」屠一鶴便是其中的一個。想不到他遠走高飛，如今却成了「魔帝」手中的「王爺」。只聽屠一鶴森森一聲冷笑道：「醜小子，你既知老夫的名頭，可知老夫的厲害？」

東方鈺存心要激他出手，冷冷道：「什麼厲害？」屠一鶴怒道：「得罪老夫之人，立刻變鬼！」

東方鈺搖頭冷笑道：「我不相信。」

三王爺屠一鶴氣得哇哇直叫，喝道：「老夫要不是在苗疆作客，早就不饒你了，你既不知老夫的厲害，老夫就只好叫你知道。」烹的雙袖一引，跨前了三步。

每跨一步，跨下便是一個三寸深淺的脚印。東方鈺看在眼裏，不禁暗暗凛駭，心道：「這老狗好深厚的功力，看來我要小心在意。」脚踏子午，橫劍而立，猛提了一口丹田眞氣，蓄勢以待。

忽聽藍衣八郎叫道：「王爺且慢，宰這一個無名小卒，何勞王爺費心？」一掄手中長劍，搶步而出，怒叫道：「醜小子，你家藍衣八爺來了。」

東方鈺昂道然：「你來了怎樣？」藍衣八郎叱道：「你這醜怪竟敢目中無人，頂撞咱們三王爺，八爺要下狠心了，教你這醜鬼劍下橫屍，去到鬼門關上報到！」手起處狠狠一劍，兜胸飛刺而至。

只聽屠一鶴叫道：「八郎小心！」

東方鈺眼看一劍刺來，側身一閃，讓開三尺青鋒，橫掠胸腹而過，大喝一聲，不退反進，左手一探，直向藍衣八郎腕脈抓去。

剛才他只施展了一招劍法，便被屠一鶴認出，是以他對付藍衣八郎，不想用劍法取勝，這一抓之勢，快逾閃電，藍衣八郎大吃一驚，爲時已晚，被東方鈺一把扣個正着。

屠一鶴厲聲道：「醜小子，你敢……」五指一張，直向東方鈺肩頭抓來。

他當年乃是中條山的黑道巨擘，身手自是不凡，這多年匿跡銷聲，又成了「魔帝」的得力助手，功力火候，必然大有進境，但聽五指帶嘯，凌厲驚人。

東方鈺心知他來者不善，身子迅疾一轉，左手五指加力，將藍衣八郎帶得打了個踉蹌，直向三王爺屠一鶴送去。

須知腕脈被扣，任他一身功力，也難以施展得出，藍衣八郎眼高於頂，粗心浮氣，終於吃了個大虧。

三王爺屠一鶴大喝一聲，沉腕收勢，道：「醜小子，本王不能饒你。「讓開藍衣八郎，突然雙抓爲掌，照定東方鈺斜肩下劈，變招之快，彷彿

迅雷驚霆。

東方鈺右手握劍，左手扣住藍衣八郎，萬沒料到屠一鶴一掌劈來，如此快捷，而且掌風陰寒透骨，不禁心頭一凜。

他念頭一閃，心知如不放開藍衣八郎，勢必傷在屠一鶴掌下，說時遲，那時快，斜肩一讓，蹤開一丈五六。去勢極快，來勢更快，大喝一聲道：「老賊看劍！」鋼劍劃然長鳴，帶起一片冷電寒霜，漫天驚虹，這回身一劍，當真非同小可。

三王爺屠一鶴冷哼一聲，喝道：「醜小子，好一招『流金返照』，你還敢說與『雲夢世家』沒有淵源？」突然右掌一豎，平胸推出。一股澎湃掌力，狂飆翻波，有如倒岳崩山之勢，東方鈺只覺掌風到處，炙熱如火，不禁大吃一驚，心道：「這老賊好怪異的掌法。」心頭駭然，倒飄丈五。

屠一鶴厲聲道：「小子，你還逃得了麼？」青袍飄擺，如影隨形，蹤身追撲而上。他身法極快，一擊不中，掌勢又起，眨眼之間，劈出九掌之多，掌力雄渾無倫，澎湃有聲，尤其怪異，每發一掌，熱浪滾滾而出。

東方鈺連連倒閃，只覺渾身發炸，奇熱難耐，目光一瞥，赫然發現三王爺屠一鶴一隻右掌，赤紅如血，不禁暗叫一聲道：「糟，莫非『赤練毒掌』？」

「赤練蛇」其性最毒，這「赤練毒掌」想必毒辣無比，東方鈺想是聽說過，知道有這種歹毒掌法。

只聽三王爺屠一鶴嘿嘿冷笑道：「小子，你再吃老夫一掌試試。」舉掌一揮，熱流狂湧，彷彿岩漿迸裂一般，直向東方鈺胸門撞到。

東方鈺只覺胸口一陣窒息，登時渾身癱軟，四肢無力，幾乎當塲倒下。三王爺屠一鶴縱聲狂笑道：「醜小子，你總該知道老夫的厲害了吧。」青袍大擺飄動，一步一步走了過來，道：「老夫要好好審問於你！」

東方鈺用長劍支地，身子幌了幾幌，覺得只要移動腳步，便有立刻倒下之勢，不禁咬牙忖道：「想不到我東方鈺，今晚落在這老賊之手。」

這是一種奇怪的武功，居然使人四肢發軟。就在此時，忽然一股和風，從斜刺裏緩緩吹了過來，東方鈺立覺渾身皆涼，奇熱頓解，暗暗運氣一試，片刻之間，功力盡復，不禁大感納罕。

舉目一望，只聽三王爺屠一鶴森森冷笑道：「老夫問一句，你答一句，若有半句虛假，休怪老夫心毒手黑，先教你受頓活罪，然後……」

東方鈺心中一動，故意皺着眉頭道：「你問什麼？」

藍笑八郎剛才吃了大虧，雙目一睜，叱道：「醜小子，快叫王爺。」三王爺笑道：「八郎，這個倒不必計較了。」頓了一頓，道：「老夫問你，倒底是何人門下，來到苗區作甚？」

顯然，剛才那一股和風只吹到東方鈺身上，這老鬼竟然不知，猶自大剌剌加以審問，更不知東方鈺經過了一番易容，並非本來面目。

東方鈺垂目應道：「我如什麼不說，不知你要怎樣對付於我？」

三王爺面色一沉，道：「先用『錯骨分筋』叫你吃三個時辰的苦頭，然後斬斷你的『五陰絕脈』……」

藍衣八郎冷笑一聲，接道：「然後，八爺活刮下你的人皮！」

東方鈺苦笑道：「好毒辣的手段。」三王爺道道：「你怕了麼？」

東方鈺緩緩說道：「如此又厲害又歹毒的手段，怎會叫人不怕？換了你也是怕的。」突然大喝一聲，道：「老賊！」奮起一劍，寒光乍閃，直取三王爺咽喉要害。

距離又近，出手又快，東方鈺存心一擊得手，把老賊誅在劍下。那三王爺屠一鶴原以為東方鈺功力盡失，只是在苦苦撐持，任他老怪成精，那裏防得東方鈺突然發難，不禁心頭一震，「咦」了一聲道：「你……」

一個「你」字出唇，只見一片耀眼驚虹，帶着一股輕嘯之聲，劃然破空而到，當下身形一仰，迎着刺來劍尖，拂出一輪強勁袖風。

這老鬼一身功力，畢竟不凡，東方鈺只覺手腕一震，一柄森森鋼劍，硬生生被震得劍尖一斜，幾乎脫手飛出。

但東方鈺再也禁不住一股無明怒火，直透華蓋，冷哼一聲，搶前兩步，左腕一抬，一招「野渡橫舟」，五指如芒，直向屠一鶴咽喉間掃去。

這一招原是不顧性命的打法，大出三王爺屠一鶴意料之外，剛才他憑仗一記「鐵袖神功」，將東方鈺的一柄霹靂鋼劍震了開去，此刻，却也弄得措手不及。

但聽他大喝一聲道：「不要命的醜小子！」舉掌封去。掌指一接，三

王爺悶哼一聲，疾退九尺。顯然，他吃了大虧。

原來東方鈺這一拂之勢，非比尋常，在一十九招「琵琶手」中，乃是一記無比厲家的攻敵絕招，三王爺自恃功力，舉掌封架，竟被東方鈺如芒刺般的指風，一下拂中了腕脈。

他蹌退九尺，不禁眼睛連翻，虬髯根根倒豎，道：「琵琶手，琵琶手，哼哼，你這醜小子，那裏學來的琵琶手？」突然掉頭喝道：「烏蒙九鳥何在，快將這醜小子拿下！」叫聲未了，帳蓬裏「颼！颼！颼！」蓦地竄出九條人影，月色下一個個黑袍馬臉，彷彿九個無常惡鬼。

東方鈺心頭一沉，忖道：「這是幾個什麼怪人？」只聽三王爺厲聲叫道：「一齊上！」

烏蒙九鳥聞言，登時各掣兵刃，一齊蜂湧而上，把個東方鈺團團困在垓心，九個人，清一色的十八柄虎頭鈎。但見鈎影縱橫，閃起一片暗藍光影。顯然每柄鈎上，俱都淬有劇毒。

東方鈺目光一掃，不禁怒火上騰，咬牙喝道：「好狗頭，原來一窩蜂的？」他本來想出言諷刺幾句，但此時此刻，間不容髮，前後左右，一十八柄虎頭鈎如風捲到，當下鋼劍一掄，直向正面六柄虎頭鈎揮去。鈎劍相接，一陣金鐵長鳴。

這一劍揮出，雄渾無倫，雖然蕩開了正面的六柄虎頭鈎，但身後左右，卻是難防，十二柄虎頭鈎，已自呼嘯扎到。

有道是雙拳難敵四手，東方鈺一柄鋼劍鬥十八柄虎頭鈎，何況「烏蒙九鳥」，俱非等閒身手，他心頭一凜，雙足猛彈，直拔起一丈五六，避開了重重鈎影。

他人在半空，方待斜掠而落，突然，但聽衣袂帶風之聲，兩股耀眼寒芒，緊附着足底激射而起，原來是黑衣五郎和藍衣八郎。

東方鈺大喝一聲，身子一個迴旋，健腕疾翻，鋼劍掄動，劍芒如雨，三柄長劍一絞，叮叮之聲，不絕於耳。

但身子方一着地，「烏蒙九鳥」齊聲怒喝，九人聯手，兵刃相同，招術一致，排山倒海般激湧而出。

東方鈺鋼劍飛舞，四面受敵，獨擋一十八柄虎頭鈎，和兩支長劍，一時之間，險象環生。尤其他心知鈎上淬有劇毒，更不禁胆戰心驚。

心頭一慌，登時劍法大亂。三王爺層一觀嘿嘿冷笑道：「醜小子，你這是何苦？丟下手中寶劍，還可以落得一個全屍。」

東方鈺聞言之下，驚怒交併，暗忖：「如此打法，那有勝望，我不如闖出重圍，明天『比武大會』之上，一個個收拾他們。」主意打定，奮起神威，眨眼之間，攻出九劍。

但饒是他劍芒吞吐，終是只有一柄鋼劍，左衝右突，不能脫出綿綿密密的鈎影，以及黑衣五郎和藍衣八兩柄飛舞的長劍之下。

忽然，呼的一聲，一柄毒鈎，斜肩扎下，東方鈺肩頭一晃，「嗤」的一響，劃破了一片衣袂。緊接着又是一鈎，橫掠胸腹而過，東方鈺不禁駭然巨震，心想：「天啦，我東方鈺栽在這幾個狗頭手下，死難瞑目。」心念閃動，不禁倒抽了一口涼氣。

突然，微風颯動，一條纖瘦人影，宛如飛鳥而落。指點掌劈，片刻之間，制倒了三個黑袍馬臉之人。

只聽三王爺大喝道：「妳是誰？」

月色之下，只見那人青絹包頭，臉蒙青紗，一身黑衫，緊貼着勻稱窈窕的身材，原來是個女的。

她對三王爺的話，恍如未聞，手不停揮，又點倒了兩個黑衣馬臉之人，身法輕靈，游走如風，打從東方鈺面前一閃而過，低聲道：「還不快走？」語聲不高，但却一字一字，聽得清清楚楚，有如黃鶯出谷，十分嬌柔悅耳。東方鈺心中一動，忖道：「她是誰？」此刻，他無暇多想，猛地一縱身形，直向圍外闖去。

九個黑袍馬臉之人，被那黑衣女舉手之間，一連制倒了五個，餘下之人，自是亡魂喪胆，陣脚大亂。經易地脫出了重圍，直向東南奔去。

原來他此刻衣衫破爛，又經用過易容藥水，不願就此闖進吉里的那座帳蓬，加深吉里對他的誤會。

他兩天不見，曾對吉里說是迷失了路途，但吉里似有懷疑之色。他雖瞞了那苗子，但却心中很不舒服，因爲吉里待他，全是一片真誠，真誠之中，並帶着幾分敬意。他一路飛奔，目光抬處，前面臨着山崖，有一片黃

越越的森林，心念一動，縱下疾奔之勢。

一陣激烈的衝騰，他覺得有幾分疲乏之感，當下便在林畔覓了一塊山石，緩緩落坐，方待閉目調息一會，只聽身後輕輕道：「你累了麼？」

東方鈺吃了一驚，霍地站了起來，回身，赫然正是剛才那位面蒙青紗的黑衣女，不禁暗哦一聲道：「好快！」

只聽黑衣女道：「你孤身一劍，他們却有一十三人之多，好漢不吃眼前虧，你何必跟他們苦鬪？冒此奇險？」

東方鈺拱手道：「姑娘金玉之言，但……姑娘是誰？」

黑衣女微微一笑，道：「我……你貴姓？」

東方鈺道：「在下……在下複姓『東方』名『鈺』。」

黑衣女道：「你來苗區有何貴幹。」

東方鈺暗忖：「她剛才雖然幫了我，但素昧平生，我怎能將尋找『天龍谷』之事告訴於她？」當下道：「在下……在下……」他連說了兩聲在下，不知如何措詞，心中一急，道：「在下認識吉里酋長。」

黑衣女輕輕一笑，道：「你是來參加比武招親的吧？」

東方鈺連忙搖頭道：「不不不，在下沒有此意。」

黑衣女微微一愕，道：「為什麼？你有了妻子麼？」

東方鈺苦笑道：「只因在下容貌醜陋，是以……是以……」他心中一動，借着容貌醜陋為詞，搪塞過去。

黑衣女突然格格一笑，道：「原來如此？」

東方鈺道：「正是如此，在下雖聽這裏有場比武招親大會，只想瞧瞧熱鬧。」

黑衣女道：「既是比武招親，也許不在容貌，看來你武功不錯，何不碰碰運氣，說不定你獨佔鰲頭，雀屏中選。」

東方鈺道：「雲髻公主貌比天人，絕世顏色……」

黑衣女道：「你見過她？」東方鈺道：「不會，是吉里酋長說的。」

黑衣女笑道：「也許她要選擇一個醜丈夫。」

東方鈺道：「姑娘不必說笑，在下……在下……」他頓了一頓，拱手說道：「姑娘如無別事，在下要告辭了。」話完轉身便走。

只聽黑衣女幽幽一歎，道：「你當眞只是為瞧熱鬧來的？」

東方鈺頓住身形，回頭道：「實不相瞞，在下來到苗荒，是找一個地方。」

黑衣女道：「什麼地方。」東方鈺暗忖：「我就說了，也沒什麼打緊。」當下微微一笑，道：「在下要找的那個地方，叫做『天龍谷』。」

黑衣女道：「哦，你找『天龍谷』作什麼？」

東方鈺聞言一愕，道：「莫非姑娘知道？」

黑衣女點了點頭，道：「正是，我知道，不過，那『天龍谷』離此還遠，不知你到『天龍谷』有什麼事？找什麼人？」

東方鈺上下打量了黑衣女一眼，道：「在下有件東西，要交給那『天龍谷』的主人。」

黑衣女道：「是什麼東西，我能看看麼？」

東方鈺道：「那是……那是他……」頓了一頓，道：「那是『天龍谷』中主人當年的一件故物，在下特來奉還。」

黑衣女道：「這麼說來，你是定要去『天龍谷』了？」

東方鈺道：「正是，在下要去『天龍谷』。」

黑衣女突然道：「不打擾你，我要告辭了。」轉身向林中走去。

東方鈺迢遙萬里而來，為的是要找「天龍谷」，如今好容易遇上了一個知道「天龍谷」所在的人，他怎肯放過？一看黑衣女要走，急叫道：「姑娘請等一等。」

黑衣女回頭道：「什麼事？」

東方拱手道：「在下想請教姑娘一聲，不知那『天龍谷』究竟在何處？」

黑衣女道：「那地方極為隱秘，我縱然說了，你也不知道怎樣走法，並且處處奇險，鬼斧神工，你縱然知道怎樣走法，也走不到。」

東方鈺錯愕了一下，不服道：「住在那『天龍谷』中之人，難道都是神仙不成？」

黑衣女笑道：「芸芸衆生，那有神仙。」東方鈺道：「姑娘到過『天龍谷』麼？」

黑衣女道：「自是到過。」東方鈺道：「那『天龍谷』中有個『破書生』，和一個『窮和尙』，不知姑娘識不識得？」

黑衣女想了一想，道：「破書生？……」突然格格一笑，道「你所說的，莫非是『天龍四賢』中的『狄先生』和『韋居士』？」

東方鈺愕然道：「狄先生？韋居士？」

黑衣女道：「對了，他兩個一個崇奉儒教，一個精研佛理，道雖不同，而志趣相投，那狄先生還是個不第秀才哩。」

東方鈺茫然道：「那狄先生有本破書？」

黑衣女微微一笑，道：「讀書之人，自是有書，書用久了，就變成破書了。」頓了一頓，接道：「那窮和尙揹着一個破蒲團的是不是？」

東方鈺連連點頭道：「正是，正是……」驀又心中一動，道：「姑娘所說的『天龍四賢』，不知還有兩位是誰？」

黑衣女道：「一個號稱『鐵髯』一個名叫『拳霸』。」

東方鈺暗忖：「這名字好怪？」笑問道：「何以稱爲『拳霸』？」

黑衣女道：「神拳無敵，獨霸天南。」

東方鈺心頭一朗，道：「莫非他叫『詹老七』？」

黑衣女點頭笑道：「有時用這個名字。」

東方鈺暗道：「如此說來，『天龍四賢』我全遇上了，那個虬髯老者，想必就是『四賢』之一的『鐵髯』了？」

他想念至此，突又想到自己交談半晌的這位黑衣蒙面少女，不禁暗暗納罕，心道：「她又是誰？」直到此時，他還不知這位黑衣少女是誰。

只聽黑衣女道：「你如想去『天龍谷』，必須有人引導才行，你亂撞亂闖，一輩子也莫想找到，知道『天龍谷』的人少之又少。」

東方鈺原是絕頂聰明之人，聽她言下之意，欠身便道：「在下不揣冒昧，想請姑娘……」

黑衣女道：「你想請我引你前往『天龍谷』？」

東方鈺道：「在下正是此意，不知姑娘……」黑衣女道：「你想幾

東方鈺用琵琶手傷了藍衣八郎，三五爺出手相助。

時去啊？」

「如果姑娘願意指引，在下別過了吉里酋長便走。」黑衣女道：「當眞不參加明天的比武招親大會了？」

東方鈺道：「在下原無此意。」黑衣女道：「是因爲容貌醜陋？怕那位雲髻公主看不上眼？」

東方鈺苦笑道：「在下自慚形穢。」

山林之側，有道溪澗，流水淙淙，黑衣女突然格格一笑，指着那溪流道：「聽說這道溪水，神異非凡，用這溪水洗臉，可以返老還童，化醜爲美，你不妨試試，看看是否靈驗！」

東方鈺吃了一驚，心道：「原來她早已看出我並非本來面目？」但仍强作鎭定，笑了笑道：「姑娘不必取笑，這溪水怎有美容之效？那定是不會靈驗的。」

黑衣女目光一轉，從那幅蒙面青紗中隱約閃射出兩點寒星，道：「好硬的嘴，你還沒有試過，怎知這溪水不靈？」話語一頓，笑道：「好吧，我不要你洗臉了，我也不領你去『天龍谷』。」微風飄動，一掠而起，直朝一條山陵小徑奔去。

東方鈺心中大急，叫道：「姑娘……姑娘……在下……在下……」

只聽那黑衣女一面奔行，一面幽幽說道：「我本將心向明月，誰知明月照溝渠？」突然轉身而立，道：「你追我作甚？」

東方鈺連連拱手道：「姑娘剛才解圍之德，在下感激不盡。」

黑衣女鼻孔一哼，道：「不算什麼。」轉身又向山路上走去。

東方鈺緊隨着道：「在下……在下……用過了一點易容藥水。」

黑衣女不答。東方鈺又道：「在下用藥水易容，只是……只是……並非欺瞞姑娘，姑娘既然到過『天龍谷』，還請指引指引。」

黑衣女道：「聽說那雲髻公主，乃是『天龍谷』中的傳人，你何不求她？」

東方鈺道：「素昧平生，怎好冒昧相求？」

黑衣女道：「難道你認識我？」

東方鈺怔了一怔，一時答不出話來，半晌，尷尬地笑了笑，臉上一陣火熱，鼓起勇氣說道：「現……現在，總算認識姑娘了。」

黑衣女道：「我是誰？」東方鈺猛又一呆，暗道：「當眞的，她倒底是誰？我既不知她的名字，也沒見過她眞正面目，她……」

忽聽黑衣女道：「快去洗個臉吧，這樣子怎能上得『天龍谷』？」

東方鈺忖道：「聽她言下之意，顯然已答應領我去『天龍谷』，我……」當下無話可說，奔到山溪邊掬了些清水在臉上抹了幾抹，頓時回復了本來面目。

一陣高興，回到原處。目光四掃，却不見了那位黑衣女。

東方鈺方自暗暗奇怪，只聽那黑衣女的聲音道：「你洗好了？」

東方鈺循聲看去，只見那黑衣女從一株盆口粗細的樹幹之後繞了出來，那幅蒙面青紗業已揭去，柳眉彎彎，嫩臉勻紅，長長的睫毛下：睜着一對又圓又大的眼睛，漆黑的瞳仁，閃着智慧的光芒。

東方鈺和她四目一接，只覺不可逼視，趕忙移開目光，忖道：「人說秀色可餐，此女當眞美絕人寰。」

黑衣女抿嘴一笑，道：「從現在起，你才眞的認識我了。」

東方鈺囁囁道：「姑娘倒底是……」

黑衣女明眸一轉，低頭笑道：「明天的比武大會取銷了，我陪你去趟『天龍谷』吧。」

東方鈺猛然一怔，道：「取銷了？姑娘怎知……」突然腦際靈光一閃，大澈大悟，道：「姑娘莫非……莫非……就是雲髻公主？」

那有一個漢女來到苗區？而且吉里分明說過，雲髻公主曾在「天龍谷」習過武功，只怪在東方鈺的印象中，總以爲雲髻公主是個苗女，沒想到這苗女竟與漢女一般無二。

就憑她剛才舉手之間，便將「烏蒙九鳥」制倒了五個，她要是一個從中原而來的漢女，早應該在中原武林大有名頭，至少不在韓雲綃之下。但中原武林各派，幾曾聽過有這樣一位俠女？

那黑衣女微微一笑，道：「雲髻是我的乳名，我從母親姓宗，小字綠珠，你叫我綠珠好啦。」

東方鈺一聽果然是「雲髻公主」，不禁心頭卜卜直跳，想到自己那晚

誤飲毒泉之水，承她相救之情，便道：「公主是在下的救命恩人。」宗綠珠垂首笑道：「你不要這樣說，我只是……只是……」忽然抬起頭來道：「你放心，那柄金劍在我這裏，還有……還有……」

東方鈺道：「還有一顆『如意胆』。」

宗綠珠道：「如意胆？是顆銀彈子吧？」探手懷中，掏出那柄小小金劍，遞給東方鈺，星目眨動一下，道：「你也不必去和吉里說了，我們這就走吧。」

東方鈺愕了一愕，道：「走？」

宗綠珠道：「怎麼？你不去『天龍谷』了？」

東方鈺道：「是是，在下要去『天龍谷』，但……但……吉里待我甚好，就此不告而別，那未免……未免……」

宗綠珠笑道：「你眞是個誠實君子，就是……對我……」臻首微低，柔情似水，抬起那雪藕似的粉臂，理了理鬢邊被夜風吹散了的亂髮，道：「對雲髻公主不大誠實。」

東方鈺惶然道：「在下……在下……並未……」他想說並未欺瞞公主，話到唇邊，突然想到剛才之事，用過易容藥水，不會說出實情，只好苦笑了笑。

宗綠珠突然改變話題道：「你憑這柄『天龍劍令』，不知要到『天龍谷』所求何事？」

那柄金色小劍，東方鈺還握在手中，開言道：「這叫『天龍劍令』？」

宗綠珠道：「正是，這『天龍劍令』，是『天龍谷』中，唯一落入江湖之物，據我師傅說，尚有兩柄不會收回。」

東方鈺道：「令師就是『天龍谷主』？」

宗綠珠道：「也是我舅舅。」

東方鈺愕了一愕，道：「令舅姓宗？」

宗綠珠笑道：「我娘姓宗，他自然姓宗啦。」

這委實料想不到的事，眼前這個漢裝苗女，不但是「天龍谷主」的傳人，並且還是甥身，東方鈺睜大了眼睛，道：「哦……哦……」

宗綠珠繼續說道：「這三年來『天龍四寶』奔走中原，爲的就是這兩柄『天龍劍令』，兩柄劍令收回之後，『天龍谷』就要開谷了。」

東方鈺暗忖：「這話不錯，難怪我在洞庭湖濱，遇上的那『鐵臂』和『拳覇』，故意說只要這柄金色小劍，到了『天龍谷』便要什麼有什麼，原來那些話，全是說給我聽的，說不定小珠留字岳陽客店，一路趕到南疆，也是他們的圈套？」

雖是「圈套」，但這並非壞事，只不過想收回一柄「天龍劍令」而已。

東方鈺想了一想，道：「還有一柄『天龍劍令』，落在何人之手？」

宗綠珠搖了搖頭，道：「不知道。」

東方鈺道：「姑娘當眞取消了明天比武之會？」

宗綠珠道：「自是當眞，誰還騙你不成？」

東方鈺道：「不知什麼原因？」

宗綠珠妙目一轉，突然低下了臻首，月光照在她粉頸上，起了一層薄薄紅暈，用着一種只能聽到的聲音，輕輕道：「爲了陪你上『天龍谷』啊。」

東方鈺只覺心頭一跳，血脈循環，忽然加速起來，一時之間，他什麼都明白了，暗道：「如果我要參加比武大會，他就不會取消了。」兩人默默對立着，誰也無話可說。

半晌半晌，東方鈺驀又想起一事，道：「宗姑娘，在下剛和那狗王屠一鶴對敵之際，被他一種無比異怪炙熱的掌力所困，渾身不能動彈，眼看將遭不測之際，突然拂到一股和風……」

宗綠珠星目閃動，道：「有這事等？」

東方鈺愕然道：「難道不是宗姑娘？」

宗綠珠道：「我……我……沒有……」頓了一頓，突然道：「對了，準是那個老頭子。」

東方鈺奇道：「老頭子？什麼老頭子？」

宗綠珠道：「那老頭子，哦，其實也不算老，文質彬彬的，手中拿着一支釣竿，對了，是個漁夫，頭上戴着一頂簑笠。」

東方鈺大感奇怪，道：「漁夫？妳們這裏有漁夫麼？」

宗綠珠笑道：「這裏那有漁夫，這地方全是高山峻嶺，又沒有魚，自是沒有漁夫，其實，我也不認識漁夫，只是在我舅舅那裏，看見過一幅『寒江獨釣圖』上面寫着『孤舟簑笠翁，獨釣寒江雪』。」

東方鈺道：「妳沒有看錯？的確是個漁夫？」

宗綠珠道：「當然沒有錯，和那圖上的漁夫一模一樣，他就坐在那小河邊的一塊山石上面，和你們打鬥的地方不遠。」

東方鈺道：「這就奇了，那來的一個漁夫？」

宗綠珠仰頭一看天色，忽然說道：「你累不累？」

東方鈺道：「有什麼事？」

宗綠珠道：「要是不累，我們就走，明天傍晚時分，可以趕到『天龍谷』，我已經報信給舅舅了，說你帶來了一支『天龍劍令』。」

東方鈺想到孟小珠，突然在條絕澗之處，不見了她留下的標記，這幾天一直暗暗着急，不知她是否找到了「天龍谷」，此時聽宗綠珠一提，自是恨不得插翅飛到「天龍谷」去，當下便道：「在下倒是不累，只怕累了宗姑娘，還有……」

宗綠珠道：「還有告訴吉里一聲？」

東方鈺道：「正是，要不……」

宗綠珠忽然舉手一抬，林木中厲聲莎莎，並肩走出兩個苗裝少女，其中一個，雙手捧着一柄帶鞘長劍，一個捧着一柄拂塵。

兩女俱是十五六歲，長髮垂肩，面目姣好。宗綠珠從兩女手中，取過寶劍、拂塵，用着苗語，向兩女嘰咕了一通，揮手令去，然後目光一轉，轉向東方鈺，道：「我要她們去告訴吉里，說你上『天龍谷』去了。」原來那兩個苗女，是她的貼身婢女。

她從母姓，叫「宗綠珠」，這是她的漢名，在這苗區，她仍然是「雲影，公主」。

東方鈺一聽，她已令兩個女婢告知吉里，便也再無牽掛，舉目一看，月影已斜，當即說道：「如此有勞宗姑娘了。」

宗綠珠微微一笑，道：「你太客氣啦，我將來去到中原，也許會有勞你的啊。」

她佩好長劍。倒挽拂塵，一擺手說道：「走吧。」身形起處，直奔西南。

這苗區地方，果然盡是絕嶺高山，巖崖幽谷，好在兩人輕功造詣，都有了相當成就，聯翩縱躍，起落如飛，黎明時分，已越過幾重山嶺。

東方鈺抬頭看去，但見一派綿亘的山脈，林木陰森，亂石奔雲，仍然然是無盡無休，不禁暗道：「好險惡的山勢。」

只聽宗綠珠道：「你肚子餓了麼？」

東方鈺道「還好。」其實他早就餓了，但這地方四野無人，那裏去尋找食物，只得說了一句「還好」，意思是有也可以吃點，沒有只好罷了。

宗綠珠微微一笑，道：「你等一等，我去找點吃的東西。」

這是一條羊腸小徑，位於一座聳拔屹立的半峯之上，她話一說完，雙足猛點，直向峯下落去，其快如風。

東方鈺眼看她離去身法，不禁暗道：「此女一身輕功，超塵絕俗，她何處尋找食物？莫非這峯下有苗人居住的洞穴？」

一夜奔波，委實有點疲憊之感，東方鈺眼見宗綠珠去了，也就選了一處平整的山石，盤膝坐下，暗道：「我先養養神。」便自閉目調息起來。

那知剛剛坐定，只聽身後响起一個冷森森的口音，道：「別動！」

東方鈺大吃一駭，只覺一支冰涼的劍尖，已抵在後心「脊梁穴」上，心知强拗不得，沉聲問道：「你是誰？」

那人冷冷喝道：「想要命的，交出那柄金色小劍。」

東方鈺道：「什麼金色小劍？」事到此時，他只有故裝不懂，想挨延一下時刻，同時，籌思如何脫開對方的威脅。

只聽那人嘿嘿一聲冷笑道：「哼哼，臭小子，想裝蒜是不是？金色小劍就是『天龍劍令』，爽快點拿了快出來老子倒願意和你交個朋友。胆敢牙縫裏露出半個不字，就休怪老子心毒手黑。」

東方鈺眉頭一皺，道：「你倒底是什麼人？」那人怒喝道：「別問。」

東方鈺道：「你不說願意交個朋友麼？」

那人冷哼道：「先交出『天龍劍令』便是朋友。」

東方鈺道：「朋友高名上姓？」

那人陰陰笑道：「你想到閻王殿去告狀麼？」

東方鈺道：「那柄『天龍劍令』，原非在下自已之物，就交朋友也是無妨，不知仁兄要這柄『天龍劍令』有何用處？」

那人冷笑道：「臭小子，你的花樣當眞不少，嚕嚕嗦嗦，想有人來救你是不是？」驀的一聲喝道：「快取出來，再想延挨時刻，老子便……」劍尖一震，在東方鈺的背脊上劃了一條小口。

東方鈺咬牙忖道：「這狗頭不知何等人物，竟想半途打劫，劫我的這柄『天龍劍令』，這劍令一失，我到『天龍谷』去還有什麼意思？」

他果然是想拖延一下時刻，好等宗綠珠回來，是以故意說些不相干的話，那知被對方識破，對方劍尖一震，他機伶伶打了一個冷顫，道：「你待怎樣？」

那人冷笑道：「那『天龍劍令』在你身上吧？」

東方鈺暗忖：「看來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這柄金色小劍，分明在自已懷中，瞞也無益。」當下便道：「正是。」

那人縱聲笑道：「你要是不拿出來，我便將你殺了之後，自已來取，然後將你的屍體，丟在山澗裏餵狼，現在我從一數到十……」

東方鈺心頭一震，道：「你，仁兄……」

那人厲聲道：「你就叫老子爺爺也不行，快！老子數到十，你就沒有命了，一……二……三……四……」

驀聽那人一聲驚叫道：「你是誰？」原來突然來了一隻手掌，抵在後心之上。

只聽另一個蒼勁宏亮的聲音道：「我只數到九，老夫掌力一吐，便震斷你的『五陰絕脈』，看你是要『天龍劍令』還是要命？」

東方鈺愕了一愕，心道：「這來的是誰？」

只聽那人道：「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尊駕莫非也是爲了一柄『天龍劍令』而來？」

那蒼勁的聲音道：「正是，老夫就是要那柄『天龍劍令』。」

東方鈺暗暗吃驚，忖道：「糟了，他兩個都是爲了要取我的『天龍劍令』而來，這眞是料想不到的事。」眉頭一皺，計上心來，道：「我就一柄『天龍劍令』，你兩個都想要，那當然只有憑武功來取，誰武功最高，誰就拿去。」

背後那人道：「對了，主意不錯，不過，老子得先把你這臭小子宰了，然後再來一次生死相搏，免得老子們戰得精疲力盡，你小子來個漁人得利。」

東方鈺暗揑着一把冷汗，心道：「這狗頭當眞聰明得很。」

只聽那個蒼勁的聲音道：「老夫只要『天龍劍令』，別的不管！」

那持劍的道：「別的不管？」那蒼勁的聲音道：「老夫自是不管，老夫此刻穩操勝算，你先殺了這小子，老夫隨即殺你，一柄『天龍劍令』，豈非垂手而得，何必來個生死肉搏，何況老夫對於打架之事，一向沒有興趣。」

持劍的那人怒道：「你對偷襲之事，倒很有興趣？」

那蒼勁的聲音道：「老夫原本無甚興趣，因見你偷襲人家，老夫偶然靈機一動，想學學樣兒，於是就有了興趣。」

持劍的那人鼻孔一哼，道：「你要『天龍劍令』有什麼用？」

那蒼勁的聲音道：「自是大有用處，老夫要到『天龍谷』中走走，找宗太白，憑一柄『天龍劍令』，換他一瓶五十年陳釀『猴兒美酒』！」

東方鈺心中一動，忖道：「宗太白？非莫『天龍谷』中的主人叫宗太白？對了，對了，他是宗綠珠的舅舅，宗綠珠跟母親姓的。」

只聽持劍的那人道：「這有什麼，你如肯撒手不管，我送你十瓶『猴兒美酒』！」

那蒼勁的聲音道：「拿來！」持劍的那人道：「你先撒掌，我取得了『天龍劍令』，自是要給你十瓶『猴兒美酒』。」

那蒼勁的聲音哈哈一笑，道：「老夫從大海裏來的，豈能在陽溝裏翻船，五十年的陳釀『猴兒美酒』，除了『天龍谷』宗夫人所藏的，才是眞的陳釀，那裏……嘿嘿，你回過頭來，讓老夫瞧瞧。」

—未完—

【前文提要】 虛竹與天山童姥在雪峯之巔，一連十幾日童姥的武功已恢復到十八九歲時，虛竹的「北溟眞氣」也練到六成火候。這日虛竹要告辭下山，童姥不允。兩人正追逐間，突然一條白色身形插入其間。童姥一見便要虛竹負她逃走，虛竹不肯。

置之死地而後生

童姥見虛竹不肯負她逃走，無法可施之下。氣憤憤的說道：「多謝你好心啦！你算準了我散氣還功的時日，摸上飄渺峯來，還不是想出一口昔年的怨氣？你卻算不到鬼使神差，卻有人將我裝在布袋之中，揹下峯來，你撲了個空，好生失望，是也不是？李秋水，今日雖然仍是給你找上了，可惜你已遲了幾日，我當然不是你的敵手，但你想不勞而獲，盜我一生神功，卻是萬萬不能了。」那白衫人道：「師姊說那裏話來？小妹自和師姊別後，每日裏好生掛念，常常想到靈鷲宮來瞧瞧師姊，只是自從數十年前姊姊對妹子心生誤會，懷有成見之後，每次相見，姊姊總是不問情由的怪責。妹子一來怕惹姊姊生氣，二來又怕姊姊出手責打，一直沒敢前來探望。姊姊如說妹子有甚麼不良的念頭，那眞是太過多心了。」她左一句「姊姊」，右一句「妹子」，說得又恭敬，又親熱。虛竹早知童姥的性子十分乖戾橫蠻，心想這兩個女子一善一惡，當年結下嫌隙，不用說，自然是童姥的不是。

童姥怒道：「李秋水，事情到了今日，你再來花言巧語的譏刺於我，又有何用？你瞧瞧，這是甚麼？」說着左手一伸，將小指戴着的鐵指環現了出去。那白衫女子身體一顫，失聲道：「掌門鐵環！你……你……你從那裏得來的？」童姥笑道：「當然是他給我的。你又何必明知故問？」白衫女子微微一怔，說道：「哼，他……他怎會給你？你不是偷來的，便是搶來的。」童姥大聲道：「李秋水，逍遙派掌門人有令，命你跪下，聽由吩咐。」白衫女子李秋水道：「這掌門人是你自己封？多半……多半是你暗害了他，偷得這隻鐵環。」她本來意態閒雅，但自見了這隻鐵戒後，說話的語氣之中，便隱隱有着急燥之意。童姥道：「你不服掌門人的號令，意欲叛門，是也不是？」

突然間白光一閃，砰的一聲，童姥身子飛起，遠遠的摔了出去。虛竹吃了一驚，道：「怎麼？」跟着又見雪地裏一條殷紅的血線，童姥一根被削斷了小指掉在地下，那枚黑黝黝的指環卻已拿在李秋水手中。原來她以敏捷無倫的手法削斷童姥的小指，搶了她戒指，再一掌將她身子震飛，至於斷指時用的是甚麼兵刃，則實在太快，虛竹根本無法見到。只聽李秋水道：「大師姊，你到底如何暗害於他，還是跟小妹說了吧。小妹對你情義深重，決不會過份令你難堪。」她一拿到那枚鐵指環，語氣立時又變得十分的溫雅斯文。

虛竹忍不住道：「你們是同門師姊妹，何苦出手如此厲害？無崖子老先生決計不是童姥害死的。出家人不打誑話，我不會騙你。」李秋水轉向虛竹，說道：「不敢請問大師法名如何稱呼？在何處寶剎出家？怎知道我師兄的名字？」虛竹道：「小僧法名虛竹，乃是少林弟子，無崖子老先生嘛……唉，唉，此事說來話長……」一句話沒說

完，突見李秋水衣袖一拂一帶，自己雙膝腿彎中登時一麻，全身氣血逆行，立時便翻倒於地，叫道：「喂，你這幹什麼啊？我又沒有得罪你，如何便出手傷我？」

李秋水微笑道：「小師傅是少林派高僧，我不過出手試試你的功力。嗯，原來少林派名頭雖响，調教出來的高僧也不過這麼樣。」虛竹透過她臉上所蒙的白綢，隱隱約約可見到她的面貌，只見她似乎四十來歲年紀，眉目甚美，但臉上好像有幾條血痕，又似有什麼傷疤，越是瞧不清楚，越是令人感到恐怖。虛竹道：「我是少林寺中最沒出息的和尚，前輩不可以小僧一人低能無用，便將少林派小覷了。」

李秋水不去理他，慢慢走到童姥身前，說道：「師姊，這些年來，小妹想得你好苦。總算老天爺有眼睛，教小妹得見師姊一面。師姊，你從前待我的種種好處，小妹日日夜夜都記在心上…」突然間白光又是一閃，童姥一聲慘呼，白雪皚皚的地上登時流了一大灘鮮血，童姥的一條左腿竟已從她身上分開。虛竹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喝聲道：「同門姊妹，怎麼忍心下此毒手？你…你…你簡直是禽獸不如了！」李秋水緩緩回過頭來，伸出左手揭開蒙在臉上的白綢，露出一張雪白的臉蛋。虛竹「啊」的一聲，一顆心突突亂跳，只見她臉上縱橫交錯，共有四條極長的劍傷，劃成了一個「井」字，由於這劍傷，右眼突出，左邊嘴角斜歪，說不出的醜惡難看。李秋水道：「許多年前，有人用劍將我的臉劃得這般模樣，少林寺大師傅，你說我該不該報仇？」

她說罷了這幾句話，又慢慢將面幕放下。虛竹道：「這……這是童姥害你的？」李秋水道：「你不妨問她自己。」童姥斷腿處血如潮湧，她卻沒有暈去，說道：「不錯，她的臉是我劃花的。我……我練功有成，在二十六歲那年，本可發身長大，成爲個與常人一般的女子，但她暗加陷害，使我走火入魔。你說這深仇大怨，該不該報復？」虛竹眼望李秋水，尋思：「倘若此話非假，那麼還是李秋水作惡於先了。」童姥又道：「今日既然落在你的手中，還有什麼話說？這小和尚是『他』的忘年之交，你可不能動他一根毫毛。否則『他』決不能隨便放過你。」說着雙眼一閉，靜由宰割。

李秋水嘆了口氣，道：「姊姊，你年紀比我大，人更比我聰明得多，但今天再要騙信小妹，可也沒這麼容易了。你說的他…他…他要是今日尙在世上，這鐵指環如何會落入你的手中？好罷！小妹和這位小師父無冤無仇，何況小妹生來胆小，決不和武林中的泰山北斗少林派結下樑子。這位小師父，小妹是不會傷他的。姊姊，小妹這裏有兩顆九轉熊蛇丸，請姊姊服了免得姊姊腿傷流血不止。」虛竹聽她前一句姊姊，後一姊姊，叫得親熱無比，但想到不久之前童姥叫爲老大服食兩顆九轉熊蛇丸的情狀，不由得背上出了一陣冷汗。

童姥怒道：「你要殺我，快快動手，要想我服下斷筋腐骨丸聽由你侮辱譏刺，再也休想。」李秋水道：「小妹對姊姊一片好心，姊姊總是會錯了意。你腿傷流血過多，對姊姊身子大是有礙，姊姊這兩顆藥丸，還是吃了吧。」虛竹向她手中瞧去，只見她素手纖纖，拿着兩顆焦黃的藥丸，便和童姥給烏老大所服的一模一樣，尋思：「天道好還，報應之快，令人不寒而慄。」

只聽得童姥叫道：「小和尚，快在我天靈蓋上猛擊一掌，送姥姥歸西，免得受這賤人百般凌辱。」李秋水笑道：「小和尚累了，要在地下多躺一會。」童姥想起虛竹已受她「寒袖拂穴」所制，只氣得胸口劇痛。李秋水道：「姊姊，你一條腿長，一條腿短，若是給『他』瞧見了，未免不雅，好好一個矮美人，變成半邊高、半邊低的歪肩美人，豈不是令『他』遺憾？小妹還是成全你到底吧！」說着白光閃動，手中已多了一件兵刃。

這一次虛竹瞧得明白，她手中所握的，是一柄長不逾尺的匕首，那匕首似是水晶所製，可以透視而過。李秋水存心要童姥心中多受驚懼，這一次並不迅捷出手，卻持着這柄透明匕首，在她那條沒斷的右腿比來比去。虛竹大怒：「這女子忒也殘忍！」心情一激動，體內北溟眞氣衝過，登感雙腿穴道解開，行動自如。他不及細思，一衝而前，抱起童姥，便往山峯頂上疾奔。

李秋水以「寒袖拂穴」之技拂倒虛竹之時，察覺他武功十分平庸，渾沒將他放在心上，只是慢慢泡製童姥，叫他在一旁觀看，多一人在場，折磨仇敵便增了幾分樂趣，要直到最後才殺他滅口，全沒料到他居然會衝開自己以眞力封閉了的穴道。這一下出其不意，虛竹已抱起童姥，奔在五六丈外，李秋水拔步便追，笑道：「小師父，

你給我師姊迷上了麼？你莫看她花容月貌，她可是個九十六歲的老太婆，却不是十七八歲的大姑娘呢。」她有恃無恐，只道片刻間便能追上，這小和尚能有多大氣候，便是在娘胎中起始練功，也不過是二十幾年的功力。她素知少林派內功見效極慢，越練到後來，才越是博大精深，起初這十年廿年，那是全無威力可言。那知道虛竹愈奔愈快，血脈流動加速，北溟眞氣的力道發揮了出來，這五六丈的相距，竟然是始終追趕不上。

轉眼之間，已順着斜坡追逐出一里有餘，李秋水又驚又怒，叫道：「小師父，你再不停步，我可要用掌力傷你了」童姥知道這個師妹的掌力變幻無方，決非虛竹所能抵禦，只要數掌拍將出來，虛竹立時命喪掌底，自己仍是落入她的手中，說道：「小師父，多謝你救我，這賤人太也厲害，咱們鬥她不過。你……你快將我拋下山谷，她或許不會傷你。」虛竹道：「這個……萬萬不可。」他只說了這句話，眞氣一洩，李秋水已趕到了他後，突然間背心上一冷，便如一塊極大的寒冰貼肉印了上來一般，跟着身子飄起，不由自主的往山谷中掉了下去。他知道已爲李秋水陰寒的掌力所傷，雙手仍是緊緊的抱着童姥，往下直墮，心想：「這一下就可粉身碎骨，摔成一團肉漿了。」

虛竹身子向萬丈深谷中掉了下去，隱隱約約聽得李秋水的聲音從上面傳來：「啊喲，我出手太重，這可便宜她了。」原來這山峯上有一處斷澗，上爲積雪覆蓋，絕無痕跡，李秋水一掌拍出，原想將虛竹震倒，再拿住童姥，慢慢的用各種毒辣法子痛加折磨，沒料到一掌震得虛竹踏在斷澗的積雪之上，連着童姥一起掉下。李秋水雖是遂了殺死童姥的心願，但覺得她死得太過容易，報仇報得不够暢快。

虛竹掉下之時，只覺身子虛浮，全做不得主，只是筆直的跌落，耳旁風聲呼呼，雖是頃刻間之事，却似無窮無盡，永遠跌個沒完。眼見鋪滿着白雪的山坡迎面撲來，只要兩下裏一湊合，登時便即了帳，眼睛一花之際，又見雪地中有幾個黑點，正在緩緩移動。他來不及細看，身子已向山坡疾衝而下，驀地裏有人喝道：「什麼人？」一股力道從橫裏推將過來，正撞在虛竹腰間。虛竹身子尚未着地，便已斜飛出來，他一瞥之下，見到出手推他之人竟是慕容復。

虛竹叫道：「接住了！」運勁要將童姥拋出。須知他從這數百丈高的絕峯上摔下來，自知決無倖理，忽見慕容復在旁，便欲將童姥拋去給慕容復接住，以便救她一命。那知慕容復見他二人從山峯上墮下，使出「斗轉星移」的高招，將他二人下墮之力化去了大半，改直爲橫，將二人震得橫飛出去。這股力道何等巨大，虛竹雖想將童姥擲出，但給這股巨力一逼，手中的童姥竟爾擲不出去。微一遲疑之間，身子已飛出十餘丈，落了下來，突然間雙足踏到一件極柔軟而又極富彈性的物事，波的一聲，身子復又彈了起來。虛竹心下驚奇，呼道：「什麼？」一瞥眼間，只見雪地裏躺着一個極矮極胖，皮球一般的和尚，赫然便是三淨和尚。這個圓球般的和尚生相怪異，每犯清規，少林寺中可說無人不識，說來也眞是巧極，虛竹落地時雙足踹在他的大肚皮上，立時踹得他腹破腸流，死於非命，也幸好他大肚皮的一彈，虛竹的雙腿方得保全，不致斷折。

這一彈之下，虛竹又是不由自主的向前飛出，只聽得一人叫道：「鳩摩智，你接住了這個人球！」虛竹身子向聲音來處飛去，一瞧之下，不由得魂飛天外，原來說話的竟然是星宿老怪丁春秋。他想丁春秋一見到自己，非下毒手不可，忙左手抱住童姥，右手舉掌當胸，護住要害。便在此時，丁春秋已然一掌拍到。虛竹揮掌一擋，這時候他北溟眞氣已有五六成火候，雙掌相抵之下，丁春秋身子一晃，退出一步，口中「咦」的一聲，這雄渾之極的掌力却沒能使虛竹受傷，只是虛竹身在半空，無所借力，丁春秋一推之力再加上他自己一掌的反擊力道，身子便如離弦之箭，急射而出。只聽得一個柔和的聲音說道：「阿彌陀佛，段施主接了這招吧！」

但見一個面目慈祥，寶相莊嚴的僧人舉掌拍來。虛竹是極度虔誠的佛門子弟，雖然身在半空，仍是單掌問訊，口宣佛號，說道：「阿彌陀佛，大師父慈悲！」但覺一股柔和的巨力鋪天蓋地般撲面而來，口鼻間登時氣窒，難以呼吸，全身却是暖洋洋地說不出的舒泰。他揮掌一擋，兩股掌力相撞，身子便騰雲駕霧的向上飛起。

只聽得一人問道：「怎麼辦？怎麼辦？」一個女子聲音說道：「以人爲兵刃，只有太原府閻家有這一門武功。但這個和尚本身功夫着實不弱，他在空中會變招，與閻家的『人形金剛杵』大不相同。段公子，我不知如何應付，但你千萬不

可使六脈神劍，免得傷了他……」顯然說話之人一個是段譽，另一個便是王玉燕了，玉燕這番話雖是說得極快，究竟言語不少，還沒說完，虛竹的身子已撲向段譽而來。段譽叫道：「小師父，我不傷你！」伸手便要去抱他身子。

玉燕急呼：「來得太兇，不能正面相接。」但段譽除了一路「凌波微步」之外，什麼武功都不會，那六脈神劍有時能用，有時全無效驗，算不上是什麼武功，何況這六脈神劍以眞氣傷人、如何能用在虛竹身上？他一聽王玉燕的呼聲，當即一轉身，便以凌波微步踏出相避。便在此時，虛竹和童姥的身子已向他背上撞了過來。

段譽心道：「這一下要糟糕！」加快脚步，向前直奔。他旁的武功雖然不會，但這凌波微步的步法却是純熟無比，一剎時間只覺得背上壓得他幾乎氣也透不過來，但每跨一步，背上的力道便消去了好些，一口氣奔出三十餘步，虛竹輕輕從他背上滑了下來。他二人從數百丈高處墮下，恰好慕容復一消，三淨的大肚皮一彈，丁春秋一化，鳩摩一推，最後經段譽負在背上一奔，經過五個轉折，竟是半點沒有受傷。虛竹站直身子，謝道：「多謝各位相救！」忽聽得一聲長嘆，從山坡上傳了過來。

童姥斷腿之後，流血雖多，神智未失，一聽得這長嘆之聲，驚道：「不好，是這賤人追尋下來了。 她定是想尋到我的屍首，要碎屍萬段，這才消氣，快走，快走。」虛竹想到李秋水的心狠手辣，不由得打個寒噤，抱了童姥，便卽向樹林中衝了進去。鳩摩智一瞥眼見到童姥年靑貌美，但其時她縮在虛竹懷中，看不淸她身材矮小，只道虛竹摟着一個美麗少女飛奔，高聲道：「阿彌陀佛，少林寺的和尚不守淸規，强搶良家婦女。」丁春秋更是暴跳如雷，大喊大叫：「小賊禿，你一脚踩死了一個少林寺的和尚，我……我……我抽你的筋，剝你的皮。」飛步趕來。慕容復拍出一掌，笑道：「丁老先生，你我勝敗未分，你乘機想溜了麼？」丁春秋怒道：「放屁！龜兒子才想溜。」凝力回掌，向慕容復拍了出去。

李秋水從山坡上奔將下來，雖是迅捷無比，終究與虛竹的直墮而下不可同日而語，其實相距尙遠，但虛竹心下害怕，不敢有片刻停留。他奔出里許，童姥忽道：「放我下來，撕衣襟裹好我的腿傷，免得留下血迹，給那賤人追來。你在我『環跳』與『承扶』兩穴上點上三點，止血緩流。」虛竹道：「是！」依言而行，一面留神傾聽李秋水的動靜。童姥從懷中取出一枚黃色藥丸服了，道：「這賤人和我仇深似海，無論如何放我不過。我還得有七十二日，方能散功還原，那時便不怕這賤人了。這七十二日，却躱到那裏去才好？」

虛竹皺起眉來，心想：「要躱一天也難，却到那裏躱七十二日去？」童姥自言自語：「是躱到你的少林屋中去，倒是個絕妙地方……」她話未說完，虛竹已然嚇了一跳。童姥怒道：「死和尚，你害怕甚麼？少林寺離此千里迢迢，咱們怎能去得？」她側過了頭，說道：「自此而西，再行百餘里便是西夏國了。這賤人與西夏國大有淵源，若是她傳下號令，命西夏國一品堂中的各個高手一齊出馬，搜尋咱們，那就難以逃出她的毒手。小和尙，你說躱到那裏去才好？」

虛竹道：「咱們在深山野嶺的山洞之中躱上七八十天，只怕你師妹未必能尋得到。」童姥道：「你知道什麼？這賤人倘若尋我不到，定是到西夏國去，呼召羣犬。那七千餘頭鼻子靈敏無比的獒犬一出動，不論咱們躱到那裏，都會給這些畜生揪了出來。」虛竹道：「那麼咱們須得往東南方逃走，離西夏國越遠越好。」童姥哼了一聲，道：「這賤人耳目衆多，東南路上自然早就佈下人馬了。」她沉吟了半晌，突然拍手道：「有了，小和尙，你解開無崖子那個玲瓏棋局，第一着下在那裏？」虛竹摸不着頭腦，心想在這危急萬分的當口，居然還有心思談論棋局，便道：「小僧閉了眼睛亂下一子，莫名其妙的自塞一眼，將自己的棋子殺死了一大片。」

童姥喜道：「是啊，數十年來，不知有多少聰明才智勝你百倍之人都解不開這個玲瓏棋局，只因自尋死路之事，那是誰也不幹的。 妙極，妙極！小和尙，你負了我上樹，快向西方行去。」虛竹道：「咱們到那裏去？」童姥道：「到一個誰也料想不到的地方去，雖是兇險，但置之死地而後生，只好冒一冒險。」虛竹瞧着她的斷腿，嘆了口氣，心道：「你無法行走，我便不想冒險，那也不成了。」眼見她傷重，那男女授受不親的禁忌反而不放在心上，便將她負在背上，依着童姥所指的方向，朝西疾行。

一口氣奔出十餘里，忽聽得一個嬌柔宛轉的聲音在遠遠喊：「小和尙，你摔死了沒有？姊姊，

丁春秋揚掌一拍，虛竹和童姥登時有如離弦之箭，激射而出。

你在那裏呢？妹子想念你得緊，快快出來吧！」虛竹聽到李秋水的聲音，雙腿一軟，險些從樹梢上摔了下來。童姥罵道：「小和尚不中用，怕什麼？你聽她越來越遠，不是往東方追下去了嗎？」果然聽那聲音漸漸遠去，虛竹甚是佩服童姥的智計，道：「她……她怎知咱們從數百丈高的山峯上掉將下來，居然沒死？」童姥道：「自然是有人多口了，哼，丁春秋這小鬼，姥姥這裏一顆斷筋腐骨丸，早已就給他預備好啦！」虛竹聽她叫丁春秋爲小鬼，不由一奇，但隨即心想，丁春秋的師父無崖子都是她的師弟，自然可以稱他爲小鬼了，問道：「是丁春秋說的麼？」童姥道：「除了這小賊之外，另外那些後生小輩誰也不認得我。」

她凝思半晌，道：「姥姥數十年不下飄渺峯，沒想到世上武學進展如此迅速。這幾個人年紀輕輕，個個內外兼修，着實是個高手。那位化解咱們下墮之勢的年靑公子，這一掌借力打力，四兩撥千斤，實是出神入化。那中年和尚多半是吐蕃國中了不起的人物，還有那個人……那個人……他是誰？怎地會得『凌波微步』？」她自言自語，並不是向虛竹詢問。虛竹生怕李秋水追將上來，只是提氣急奔，也沒有將童姥的話聽在耳裏。

走上平地之後，他仍是儘揀小路行走，當晚在密林長草之中宿了一夜，次晨再行，童姥仍是指着西西方。虛竹道：「前輩，你說西去不遠便是西夏國的國境，我看咱們不能再向西走了。」童姥冷笑道：「爲什麼不能再向西走？」虛竹道：「萬一闖進了西夏國境，豈非自投羅網？」童姥道：「你踏足之地，早便是西夏國的國土了！」

虛竹大吃一驚，叫道：「什麼？這裏便是西夏國之地？你說……那李秋水在西夏國有……有極大的勢力？」童姥笑道：「是啊！西夏是這賤人橫行無忌的地方，要風得風，要雨得雨，咱們偏偏闖進她的根本重地之中，叫她死也猜想不到。她在四下裏搜尋於我，那料想得到我卻在這賤人的巢穴之中安靜修練？哈哈，哈哈！』說着得意之極，又道：「小和尚，這是學了你的法子，一着最笨最不合情理的棋子，到頭來卻大有妙用。」

虛竹心下甚是佩服，道：「前輩神算果然人所難測，只不過……只不過……」童姥道：「只不過什麼？」虛竹道：「那李秋水的根本重地之中，只怕倘有旁人，若是給他們發見了咱們的蹤跡……」童姥哼了一聲，道：「倘若那是個無人的所在，還說得上什麼冒險？歷盡萬難，身入險地，那才是男子漢大丈夫的所爲。」虛竹心想：「倘若那是爲了救人救世，身歷艱險也還値得，可是你和李秋水半斤八兩，誰也不見得是什麼好人，我爲你去冒奇險，未免有點犯不着。」童姥見

到他臉上的躊躇之意，尷尬之情，已猜到了他的心思，道：「我叫你犯險，自然有好東西酬謝於你，決不會叫你白辛苦一場。現下我教你三路掌法，三路擒拿法，六路功夫，合起來叫做『天山折梅手』。」

虛竹道：「前輩重傷未愈，不宜勞頓，還是多休息一會爲是。」童姥雙目一翻：「你嫌我的功夫是旁門左道，不屑於學麽？」虛竹道：「這……這……這個……晚輩絕無此意，你不可誤會。」童姥道：「天山童姥爲人，向來不做利人不利己之事。我教你武功，乃是爲了我自已的好處，只因我要假你之手，抵禦強敵。你若不學會這六路『天山折梅手』，那是非葬身於西夏國不可，小和尚命喪西夏，毫不打緊，你姥姥可陪着你活不成了。」虛竹應道：「是！」覺得這天山童姥良心雖算不得好，但她什麽事都說了出來，倒是個光明磊落的「眞小人」。

當下童姥將「天山折梅手」的第一路掌法口訣，傳授了他。這口訣七個字一句，共有十二句句，八十四個字。虛竹記心極好，童姥只說了一遍，他便記住了。童姥道：「你背負着我，向西疾奔，口中唸誦這套口訣。」虛竹依言而爲，不料只唸得三個字，第四個「浮」字便唸不出聲，須得停一停脚步，換一口氣，才將第四個字唸了出來。童姥舉起手掌，在他頭頂拍下，罵道：「不中用的小和尚，第一句便背不好。」這一下拍得雖然不重，却正好打在他的「百會穴上。」虛竹身子一晃，只覺頭腦發脹，再唸歌訣時，到第四個字又是一窒，童姥又是一掌拍下。

虛竹心下甚奇：「怎麽這個『浮』字總是不能順順當當的吐出？」第三次又唸時，一提眞氣，那「浮」字便衝口噴出。童姥笑道：「好傢伙，過了一關！」原來這首歌訣字句極拗，往往一連七個平聲字，跟着又是七個仄聲字，與聲韻呼吸之理全然相反，平心靜氣的唸誦已是不易出口，奔跑之際，更是難於出聲，唸誦這套歌訣，其實是調勻眞氣的法門。

到得午時，童姥命虛竹將她放下，手指一彈，一粒石子飛上天去，打下一隻烏鴉來，飲了鴉血，便即練那「天上地下唯我獨尊功」。要知童姥此時已回復到十八歲時的功力，與李秋水相較固是大大不如，彈指殺鴉却是輕而易舉。

童姥練功已畢，命虛竹負起，要他再誦歌訣，順背已畢，再要他倒背。這歌訣順讀之時已是拗口之極，倒讀時更是逆氣頂喉、攪舌絆齒，但虛竹憑着一股毅力，不到天黑，居然將第一路掌法的口訣不論順唸倒唸，都是背得朗朗上口，童姥很是喜歡，說道：「小和尚，倒也虧得你了……啊喲……啊喲……」突然間她語氣大變，雙手握拳，在虛竹頭上猛擂起來，罵道：「你這沒良心的小賊，你……你……你一定和她做下了不可告人的賤事，我一直給你瞞在鼓裏，小賊，你還要騙我麽？嗚嗚，嗚嗚！……」

虛竹大吃一驚，光頭上給她猛擊了十餘下，忙將她放下地來，問道：「前輩，你……你說什麽？」童姥的臉色已脹成了紫色，叫道：「你和李秋水這賤人私通了，是不是？你還想賴？還不承認？否則的話，她怎能將『小無相功』傳你？小賊，你……你瞞得我好苦。」虛竹摸不着頭腦，道：「前輩，什麽『小無相功』？」童姥呆了一呆，隨即定神，拭乾了眼淚，嘆了口氣，道：「沒有什麽。你師父對我不住。」原來虛竹背誦歌訣之時，在許多難關上都是迅速通過，倒背時尤其顯得流暢，童姥猛地裏想起，那定是修習了「小無相功」之故。

她與無崖子，李秋水三人雖是一師相傳，但各有各的絕藝，三人所學，頗不相同，那「小無相功」，師父只傳了李秋水一人，乃是她防身神功，厲害無比，當年童姥數次加害，皆因「小無相功」之故，無法傷她性命。童姥雖然不會此功，但對這門功夫的模樣，自是十分熟悉，這時發覺虛竹身上不但蘊有此功，而且功力深厚，驚怒之下，神智迷亂，竟將虛竹當作了無崖子，將他拍打起來。待得心神清醒，想起無崖子背着自己和李秋水私通勾結，又是惱怒，又是自傷。

這天晚上，童姥不住口的痛罵無崖子和李秋水。虛竹聽她罵得雖然惡毒，但傷痛之情其實更勝於憤恨，想想也不禁代她難過。次日童姥又教他第二路掌法口訣，到得第五日傍晚，但見前面人烟稠密，來到了一座大城。童姥道：「這便是西夏的都城靈州，你還有一路擒拿法的口訣沒唸熟，今日咱們宿在靈州之西，明日更向西奔二百里，然後繞道回來。」虛竹道：「咱們到靈州去麽？」童姥道：「當然是去靈州。不到靈州，怎能深入險地？」

欲知後事如何？

請看下期分解。

【前文提要】 駝背人來到玉環島，說是知玉環島主失踪孫兒的消息。玉環島主認出他是崆峒掌門的兄弟崆峒怪駝。玉環島主用陰火燒得他耳目失靈，被送到一間石室之中。與十幾個面目傷殘之人在一起。玉環尊者又將一骨瘦如柴的人推向崆峒怪駝，怪駝一掌推出，「砰砰」兩聲過處怪駝與那瘦人都各中了對方一掌。

武俠長篇連載

狂波俠影

岳川·文
雲君·圖

第四回　異數神經　小院識知己

玉環尊者抬頭向兩人望去，只見崆峒怪駝胸部中掌，但是却只是子身一搖。那瘦骨如柴的人，腰際中掌，身子「砰」地一聲，跌出了丈許，撞在石壁之上！

由此可知，崆峒怪駝的功力，遠在其人之上！

玉環尊者心中大喜，「哈哈」一笑，陡地揮鞭，向崆峒怪駝的上身抽去。

崆峒怪駝耳不能聞，目不能視，根本不知道已有一道鞭向自己揮了過來，直到鞭擊中了他的身子，「刷」地一聲，將她的衣服，扯去了一半，他才疾跳了起來，反手向鞭梢便抓。

但是玉環尊者的軟鞭，何等靈活，崆峒怪駝才一伸手間，鞭梢早已縮了回去。

崆峒怪駝的喉間，發出了淒厲無比的怪叫之聲，而玉環尊者軟鞭的去勢更急，一鞭接着一鞭，剎時之間，崆峒怪駝的上衣，早已碎成了片片，落了下來，而玉環尊者的每一鞭，幾乎都擊在他的右肩之上，令得他右肩上幾已血肉模糊。

開始，崆峒怪駝還在反抗，但到了後來，他已筋疲力盡，蹲在地上，抱住了頭，一動也不動了。

他一不動，玉環尊者便停止了發鞭，自懷中取出了一隻小玉瓶來，伸指一彈，玉瓶之中，便有一粒紅色丸藥，飛了出來。

那粒丸藥飛到半空，便已碎成粉末，但是仍然聚而不散，直到落到了崆峒怪駝的肩頭之上，才散了開來，崆峒怪駝血肉模糊之處，立時止了流血。

崆峒怪駝微微動了一動，昂起了頭，他心中還是十分明白的，他明白揮鞭在打自己的，一定是玉環尊者，他屢擊右肩，而自己一蹲了下來，他便停止了揮擊，而且還立卽給靈藥救藥，疼痛立止。由此可知，他揮擊右肩的意思，便是要自己蹲着不動。

崆峒怪駝明白了這一點，當然也知道，玉環尊者的目的，是要使他成為一個什麼也不知道，只知道從他鞭的部位中，聽從他命令的「人」，自己已成了他「陰火屍煞隊」中的一員。

崆峒怪駝的心中，自然恨、怒之極，但是他在毫無反抗可能的情形下，却也只好逆來順受！

在玉環尊者正在地室之中，訓練怪駝成為他「陰火屍煞隊」的一員之際，洪剛已被人送到那個院落之中。他大大地鬆了一口氣，才在床上躺了下來，望着雪白的帳頂，心中也不知想些什麼才好。他只是想，若是玉環島上的人，不再來麻煩自己，那麼自己就在此過上一生，有多少日子便算多少日子，却也不錯。

在他正自閉目靜思之間，忽然聽得「呀」地一聲響，房門被人推了開來。

洪剛心中暗嘆了一口氣，心忖：麻煩又來了，做人要圖個清靜，竟是如此之難！

他老大不願意地睜開眼睛來，只見一個滿面皆是驚惶之色的少女、正在門口，向內張望，一見到洪剛睜開眼來，身子猛地向後一縮。

洪剛也不去理會那麼多，那少女既已縮回了身子去，他便又閉上了眼睛。

可是這一次，他閉上了眼睛之後，只聽得遠遠有呼喝之聲，傳了過來，他再睜開眼來時，只見那少女已進入房中，身子在微微發抖，面上的神色，驚恐之極。

洪剛忍不住問道：「喂，你作什麼？」

他突如其來地出聲，將那少女，嚇了老大一跳，身子直震得抖了起來，一個轉身，竟「撲」地一下，向洪剛跪了下來。

洪剛倒給她的舉動呆住了，忙道：「唉，你這是作什麼？」

那少女哀告道：「你救救我，你救一救我！」

洪剛聽了，陡地一呆。他絕想不到那少女竟會向他講出這樣的一句話來！

他這一生之中，有人向他求救，那可以說是破題兒第一遭。他的心情

有些興奮，因爲這使他感到自己還不是一個廢人，可以有些用處，活着對別的人，也還有一些意義。

可是，同時，他的心中，却也十分難過：他有什麼能力救人呢？

他欠了欠身，坐了起來，苦笑了一下，道：「我……手無縛鷄之力，怎能救你？」

那少女的神色，仍然十分惶張，道：「如果你肯救我，那只要讓我躲一躲，別告訴人就行了，你可肯答應我麼？」

洪剛道：「我當然肯答應，但是這室內並無可以藏身之處，你怎麼辦？」

那少女迅速地四面看了一看，見室內果然無可藏身之處，不禁面如死灰，而這時，吵鬧喧嘩之聲，却已越來越近，顯然追趕那少女的人已經來近了。

那少女轉身欲逃，可是一轉身間，她心中陡地一動，道：「我有辦法了，我可以躲在你的床上，你拿被子蓋着我，切不可現出驚惶之色來！」

她話才一說完，也不管洪剛是不是答應，一聳身，已到了洪剛的身邊，拉過被子，便沒頭沒腦地將身子蓋住，她的身子本就十分纖細，這時又縮成了一團，確是不容易發現。

洪剛將枕頭拉高了些，墊在背後，半坐半臥，閉目養神。

過了不多久，只聽得一陣脚步聲過處，一個黃衣婦人，帶着幾個人，直闖了進來。

在來人還未曾到前，洪剛的心中，不免有些心慌。可是到了來人進了房間之後，他却出奇地鎮定起來，向那黃衣婦人看了一眼，手在床上撑着，作欲起身之狀，道：「大姑，可是又有人要見我麼？」

那黃衣婦人厭惡地望了洪剛一眼，轉身便走，到了門口，才又回過頭來，道：「喂，你可曾看到一個小賤人麼？」

洪剛的面上，一片蕩然之色，道：「小賤人？這是什麼意思？」

那黃衣婦人連再講下去的興趣都沒有，「哼」地一聲，便跨了出去。

只見門外另一個婦人迎了上來，急道：「三嫂，找到了沒有？」

那黃衣婦人搖了搖頭，道：「沒有啊，快傳令下去，守住了沿海各處，這小賤人是南海黑鯊何天浪的女兒，水性極好，不要給她赴水逃走了。唉，我看她聰明伶俐，才留她在身邊的，怎知這小賤人竟胆大包天，偷走了一卷『異數經』和一葫蘆陰火，唉，老爺子要是知道了，不知怎麼才好哩，四妹，你可有主意麼？」

他們妯娌之間，顯然不是怎麼和好，那被稱作「四妹」的婦人冷冷地道：「除了講給老爺子聽之外，還有什麼辦法？」

那黃衣婦人連聲嘆氣，一面又罵道：「這小蹄子，我捉到了她，不將一百零八根天狼釘將她的穴道釘住，誓不爲人！」

洪剛根本不知什麼叫「天狼釘」，也不知道被一百零八根天狼釘釘住了穴道之後是什麼滋味。可是他却覺得，那在他脚旁縮成一團的少女，却劇烈地發起抖來。

幸而這時，喧嘩的人聲，已經漸漸地遠去了。洪剛探頭向外張了一張，伸手在被上一拍，道：「喂，你可以出來了。」

那少女顫聲道：「她……們走了麼？」

洪剛道：「已走遠了，她們根本一點也不會疑心我，你放心好了。」

那少女慢慢地露出了半個頭來，雙眼之中，仍是驚怖之極，道：「她們眞走了麼？」

洪剛道：「眞的走了，若是她們回來，你大不了再躲在被窩中，怕什麼？」

那少女聽了，蒼白的臉色中，現出了一絲紅暈來。洪剛這才看仔細，那少女十分瘦弱，但是也十分清麗，只聽得她長長地吁了一口氣，翻起了一雙水靈靈的大眼睛，向洪剛望了一會，道：「你是什麼人，你可是玉環島上的人麼？」

她一面說，一面已爬下了床上。

洪剛心中，忽發奇想，想叫那少女在自己的身邊，多留上片刻，但是他這人一生不作非份之想，只是想了一想，在他來說，已是十分例外之事，自然不會將這種想法講出來的。

那少女下了床，洪剛才道：「不，我不是玉環島上的人，我父親叔父，被仇人所逼，將我送到這裏來求托庇的。」

那少女面露不信之色。她這時，雙眼之中，驚怖的神色已漸漸地褪去，顯得她這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睛，十分之靈活。

她又問道：「你是來玉環島求托庇的？那你怎地不必做苦工，還有這麼舒服的地方住？莫非你和玉環尊者是舊相識麼？」

洪剛道：「不是，我本來也要做事的，但後來，玉環尊者的一個孫兒跟我一齊離去，在一個島上不見了，他們便將我放在這裏了。」

那少女「啊」地一聲，向洪剛指了一指，道：「我知道了，你叫洪剛！」

洪剛心中高興，道：「那正是我的名字，姑娘，你呢？」

那少女又四面一看，才低聲道：「你是個好人，我不妨告訴你，我姓何，叫何蔚水。」

洪剛道：「何姑娘，你又是怎麼來到這裏的呢？」

何蔚水雙目含淚，道：「和你一樣，我父親被仇人所逼走投無路，所以才將我送到這裏來了，唉，我到這裏之後，無時無刻不想報仇，所以我才——」

她講到這裏，陡地停了下來。

洪剛笑了一笑，道：「所以你就偷了那什麼異經陰火，是也不是？」

何蔚水的面上，又署署一紅，道：「你不知道，那異數經乃是旁門第一武功，共有上、中、下三卷，我費了三年心血，巴結上了五姑，五姑是看守經書樓的，我才有機會下手，我偷到的是中卷，最有用了——」

何蔚水講來，眉飛色舞，剛才恐懼的神態，已一掃而定。

可是，洪剛却是聽得意味索然，他對武功一道，可以說是深痛惡絕，避之唯恐不及，再加上他爲人並無什麼特別的需求，在他想來，化三年的時間，去巴結一個人，取得那個人的信任，再覷機會偷一本武功秘笈，那實是蠢到了極點之事！

所以越聽越是覺得沒有味道，竟然長長地打了一個呵欠。

何蔚水看到了洪剛面上那種漠不關心的神色，她不禁愕然，連忙停了下來。

洪剛仍是不開口，何蔚水忍不住道：「喂，你一點也不覺得高興麼？」

這一問，反倒令的洪剛的心中驚訝起來，道：「高興？有什麼值得高興的？噢，是的，今日認識了你，那頗值得高興。」

何蔚水道：「就是這一點麼？」

洪剛道：「自然，這可以說是我一生之中，最值得高興的一件事了。」

何蔚水秀眉微蹙，道：「你不會想到其他麼？」

洪剛聽了，不禁猛地一怔，剎時之間，他竟會錯了意，忙道：「何姑娘，我絕未想及其他，你……不要將我看作了小人？」

何蔚水俏臉通紅，「呸」地一聲，道：「你真是想得岔了，我是問你，你可曾想到，你救了我，我便可以答應和你一齊練功，那樣，你就可以報仇了？」

洪剛茫然道：「練功？報仇？」

任何人處在他這種遭遇之下，那練功、報仇兩件事，一定是日夕在心，寢食不忘的。

可是洪剛却是一個例外，他自小體弱多病，不知何時會忽然死去，對前途絕無展望，只求安安逸逸地度過有生之日，便已算是上上大吉了。

所以，他連報仇兩字，也未曾想到過。

這時，何蔚水提了起來，他才呆了一呆，道：「報仇？報什麼仇啊？」

何蔚水道：「你剛才不是說，你叔父、父親被敵人所害了麼？」

洪剛道：「是啊，他們已死了。」

何蔚水的心中，奇怪到了極點，道：「那你還問我報什麼仇？」

洪剛笑了一下，道：「原來你說的是我父親叔父的仇，我非但無此能力，而且也絕無此心。」

何蔚水像是聽到了最不可理解的事情一樣，道：「你……你竟不想報仇？這是什麼意思？噢，我明白你的心意了。」

她微微地笑着，像是眞的看透了洪剛的心意一樣。

洪剛問道：「我心中想的是什麼？你怎知道。」

何蔚水道：「我當然知道，必定是你的仇人厲害，你怕我將你有報仇之心一事，傳了出去，讓仇人知道，有了準備，所以才特意這樣對我說的，是也不是？」

洪剛聽了，不禁啞然失笑！

他自己是個渾噩無心之人，這時聽何蔚水將簡簡單單的一件事，想成了這樣的曲折，他哪能不笑？

何蔚水睜大了眼睛，道：「你笑什麼？」

洪剛道：「我笑你年紀太小，想的事情却太多了，人生如烟，我們看着朝生夕死的蜉游發笑，不知勞碌一日，有何意思，有更長命的東西看到我們人生數十年，却如此多事，也一定在發笑哩！」

洪剛長臥病榻，將一切都看得化了，所以那一番話，在他講來可以說是自然而然，但是何蔚水聽了，却像是天下奇譚一樣。

她笑道：「好了，誰和你談佛說禪，你和我一齊設法逃出玉環島去可好？」

洪剛伸了一個懶腰，道：「我如今在玉環島上很舒服，不想走了？」

何蔚水踏前一步，低聲道：「你救了我，自然對你推心置腹，我告訴你，異數經中卷被我盜了來，那一卷中所載的武功，除了佛道兩門的絕頂神功之外，只有上卷中所載的功夫可破，可是上卷却已被我毀去了，你就算費盡心血，至多也只能得到下卷，那全是旁門邪術，下乘功夫，何況你就算一生蹉跎在此，也是偷不到那下卷經文的了。」

洪剛張大了口，好一會，才道：「誰告訴你我要偷什麼經來了？」

何蔚水神秘一笑，道：「可是給我猜中了你的心

意，你害怕了？」

洪剛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他一生人，可以說最好笑便是這一次了。

他正在笑着，忽然又聽得有脚步聲傳了過來，，何蔚水大驚失色，連忙又躲到了床上。只見一個粗壯婦人到了門前，洪剛認出那是這裏的傭婦。

只聽得那婦人粗聲道：「喂，主子吩咐下來，柴米油鹽樣樣俱全，後院有井有廚房，一切你自已去弄，不准亂出院子，我也不來伺候你了。」

洪剛忙道：「大姐請便。」

那婦人一掉手，便退了出去。

何蔚水笑着，拍着胸口，又從床上躍了下來，道：「嚇死我了，這幾日他們戒備必嚴，你可容我在這院子中多躲幾天麼？」

洪剛求之不得，道：「再好也沒有了。」

何蔚水道：「我也不白住，我替你燒飯做菜。」

洪剛更是高興，道：「那更好了，我可以大覺地睡，不必起身了。」

兩人又說笑了片刻，洪剛疲倦起來，一側頭，竟自睡熟了。

何蔚水叫了幾聲，不見洪剛答應，一伸手，搭在洪剛的脈門之上。

她此舉的目的，是想試試洪剛的內功如何。

可是她的手指才一搭了上去，便吃了一驚，原來洪剛非但不會內功，而且脈息微弱，身子竟是衰弱到了極點。

何蔚水想了片刻，想不出什麼道理來。她悄悄地退了出去，只見院子的大門已緊緊地關着，她繞到了屋後，果然糧豐草足，臘肉鹹魚，應有盡有，看來吃上一年，也未必吃得完。

何蔚水打水洗米，弄了一頓晚飯，端到了房中，洪剛還在昏睡。何蔚水將他叫醒，他却只吃了兩口飯，便放下了筷子。

一連四天，何蔚水在這院子中，絕沒有人來打擾她，洪剛和她說笑解悶，心中也覺十分高興。

第四天晚上，何蔚水和洪剛，默然相對了半响，便自離去。

洪剛在何蔚水走後，只覺得心中一片悄然，像是失去了什麼東西一樣。

他對得失看得十分輕鬆，這種感覺，是從來也未曾有過的。

當晚，他一直轉側難眠，到了午夜時分，忽發聽得院落之中，有人「拍」地一聲，躍下了地來，洪剛一怔，道：「什麼人？」

只聽得何蔚水應道：「是我。」

洪剛大喜過望，忙道：「你回來了麼？」他一面說，一面便跳了起來，向外奔去，才一開門，一陣寒風吹了過來，當場便機伶伶地打了幾個寒戰！

只見何蔚水神色沮喪，道：「走不了，海邊上全是人，海面上全是快船，我怎走得了。」

洪剛忙道：「走不了，住多幾日，又怕什麼？」

何蔚水嘆了一口氣，道：「不住多幾日，又有什麼辦法？」

兩入進了房間，洪剛已覺得頭十分沉重，不到天明，他雙頰便紅得像火一樣，全身發燙，竟因爲受了風寒，又生起大病來。

這一病，直病了大半個月，他方始才漸漸地神智清醒過來。

當他神智漸漸清醒的時候，他才看到眼前有一個人站着，那人在他重病初愈的眼中看來，十分模糊朦朧。他只看出那人的身形很纖細，很幼小，他看了好一會，却想不起那是什麼人來。

他睜開眼只不過半盞茶時，已覺得疲倦不堪，連忙又閉上了眼睛。

只聽得耳際响起了一個少女的聲音，道：「唉，你竟醒過來了麼？」

洪剛心中「啊」地一聲，他想起來了，那是何蔚水，對了，是她。他想開口說話，可是却一點聲音也發不出來。洪剛的心中並不着急，因爲這對他來說，也絕不是第一次經驗了。

以往幾次，他大病初愈，居然不死之時，都是這個樣子的。

又隔了好一會，他又睜開眼來。這一次，他已可以看清何蔚水了。

何蔚水正在他的床邊，頭髮蓬鬆着，顯然已有許久未曾梳理了，下頷比洪剛才看到她的時候，又尖了許多，楚楚可憐，秀麗之極。

洪剛想抬起手來，但是却是動了動手指，他嘴唇顫抖了好一會，才講出了三個字來，道：「你……瘦……了。」何蔚水的雙眼之中，充滿了淚

水，她不由自主，握着洪剛幾乎剩下骨頭的手腕道：「想不到你眞的醒過來了，這大半個月來的辛苦，總算沒有白費。」

洪剛吃了一驚，有氣無力地道：「大半個月？你……怎麼不離去？」

何蔚水的眼圈更紅，道：「你病成這樣，人事不省，我怎地離去？」

洪剛苦笑了一下，道：「在人事不省之中死了，豈不是了無痛苦麼？」

何蔚水道：「你還在講風凉話，我好幾次爲你去偷樂，幾乎給人發覺哩。」

洪剛心頭一陣感激，勉强移動着手，加在何蔚水的手背之上，却又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兩人默默相對好半晌，何蔚水才道：「你該吃一些東西了，我去替你準備，你好好躺着。」

洪剛想起這十八日來，自己不省人事，而當醒轉來的時候，却仍然整整齊齊，乾乾淨淨地躺在床上，不問可知這十幾日中，何蔚水是怎樣在服侍自己了。

他望着何蔚水，更是一句話也講不出來。

何蔚水自然可以在洪剛的眼色之中，明白洪剛的心中在想一些什麼，她蒼白的臉頰之上，不禁陡地紅了起來，連忙轉身走了出去。

洪剛望着何蔚水的背影，他第一次開始恨自己的身子太弱了！

又過了七八天，洪剛才漸漸可以扶着牆壁行走，何蔚水却絕口不提「去」字。

洪剛自然也不想她離去，又過了一個來月，何蔚水才嘆了一口氣，道：「洪大哥，我如今沒有洪子離開玉環島了，看來島上的人已將你忘了，在你這裏，我十分安全，我們練那『異數經』可好。」

洪剛雙手連搖，道：「你練就是了，我……可沒有這個本領。」

何蔚水急道：「你若是不肯練武，又如何離得開這玉環島？」

洪剛抬頭向天，呆了半晌，道：「在我而言，到處都是一樣的。」

何蔚水頓足道：「但是在我想來，却不一樣！你難道一點也不爲我想想麼？」

洪剛忙道：「我沒有叫你不練武啊！」

何蔚水長嘆了一聲，道：「你難道……還不明白我的心意麼？」

洪剛的心頭，怦怦亂跳，人非草木，孰能無情，這些日子來，他和何蔚水在一起，又怎能不生情意？可是他却絕不敢去想這一點。

因爲他自己，疾病纏綿，幾乎隨時都可以斷氣，而何蔚水年紀如此之輕，前途似錦，他怎可以去給她平添傷心，令她一生難過？

所以，他總是將那種灼熱的感情壓在心中。但這時，何蔚水已逼得他非將之說出來不可了。

他呆了一會，才道：「蔚水，我怎會不明白？但是我……若是和你在一起，必然成爲你的累贅，使你不但不能報仇，而且還要辛苦一生。」

何蔚水嘆了一口氣，道：「如果我不能報仇，而且還要辛苦一生的話，那只怕也是命定的，又有什麼法子去改變它？」

何蔚水和洪剛在一起久了，講出話來，竟也和洪剛差不多口吻了。

洪剛見何蔚水這樣說法，也不忍太拂其意，只得勉强道：「好，那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這……異數經的中卷如何？」

何蔚水喜道：「好極！」她伸手入懷，取出了一卷綠色的書卷來，攤了開來。

洪剛見那一卷書攤了開來之後，形狀像是一張大樹葉，心中十分奇怪，湊近去一看，却果然是樹葉，大小形狀一樣，每一張其薄如紙，色作淡綠，上面或字或畫，寫得密密麻麻，約有七八十張之多。

洪剛一見到那些字，就覺得頭痛。

何蔚水則興高采烈，指着道：「你看，這異數經中卷之中，共載有十七種高深的旁門內功，還有一種呼神攝魂之法，更記載着七件寶物的埋藏處，和三十四種奇門兵刃的招數，若是一一學成你我何愁大仇不報？」

何蔚水一面說，洪剛便一面雙眉連皺。

等何蔚水講完，他不禁嘆了一口氣，道：「要學那麼多東西啊。」

何蔚水知道洪剛必然會覺得不耐煩的，立即笑嘻嘻地道：「你可以先操強身固氣的內功練起，也可以不致三日生病，五日頭痛。」

洪剛道：「我也慣了，也不覺得什麼。」

何蔚水放下了「畀數經」，道：「你究竟學還是不學？」

洪剛見何蔚水俏臉生嗔，忙不迭道：「學，學，你要教我才是。」

何蔚水翻開了第一頁，道：「這門功夫，叫着連吸神功，就是頻頻吸氣，其實並無特別之處，我想你一定學得會的。」

洪剛點了點頭，道：「你且說來聽聽。」

何蔚水將口訣逐句逐句，向洪剛解釋着，洪剛一面「唔唔」地答應着，一面却不知想到了什麼地方去。何蔚水講完，才道：「這門功夫，若是用心練去，三個月便可見功，它真氣逆運，能使你發力之後，力道回吸，你的招式，便出人意表了。」

洪剛敷衍着道：「那敢情厲害，我們不可分心，需專心練三個月，你也不必催逼我，我自己會用心去練習的。」何蔚水笑道：「是麼？」

洪剛笑道：「當然，三個月後，我和你比比，看誰的功力深。」

何蔚水聽得洪剛居然要和自己比試，不禁「嗤」地一聲，笑了起來。

接下來的三個月中，何蔚水朝夕練功，洪剛却行行走走，吃吃睡睡，根本將那門功夫的口訣，都忘了個一乾二淨。

光陰易過，轉眼便是三個月了。

那一天早晨，何蔚水興冲冲地道：「洪大哥，你的功夫練成怎麼樣了？」

洪剛笑道：「厲害，厲害，昨天晚上，我在庭院之中，伸手一招，一隻海鳥都被我的掌力，吸了下來。」

何蔚水不知道洪剛是在信口胡扯，倒吃了一驚，道：「是麼？那你的進境比我快。」

洪剛道：「你練到什麼地步了？」

何蔚水笑道：「我不說給你聽！」她自覺不如洪剛，自然不好意思獻醜，這一來，倒將洪剛的大謊話，遮了過去。

當日，兩人又練第二種內功，洪剛仍是聽過就忘，到了兩個月後，他又大吹一氣，令得何蔚水對他深信不疑。

不知不覺間，兩人在這個院落之中，住了將近兩年之久。

在這兩年中，何蔚水的武功，突飛猛晉，而洪剛因爲心中愉快，居然未曾病過。

兩年下來，後院中的存糧，已經吃得差不多了，而絕沒有人到過，除了偶而聽得遠處隱隱有人聲傳來之外，連人影兒也不見一個。

而何蔚水早在一年之前，便已經看出洪剛全是在胡言亂語，根本一點武功也未曾學會！

在這兩年中，何蔚水長大了不少，面色紅潤，如初綻的花朵一樣，不再是一個弱質少女，而是英氣勃發的大姑娘了。

而洪剛只不過精神略好了些，其餘仍是和以前一樣，只要不生病，他已覺得十分高興了。

那一天晚上，兩人正在房中閒談，何蔚水自小便隨着父親在江湖上闖蕩，武林見聞極廣，稀奇古怪的事，講之不完。

而洪剛聽來，也是津津有味。跟着，到了午夜時分，洪剛打了幾個呵欠，已是睡意大濃。何蔚水笑着站了起來，轉過身，待要出房去。

可是，她才一轉過身來，不是向前跨出，却是向後退來！

洪剛猛地一呆，正想問她原故，一抬頭間，不禁睡意全消！

洪剛那間房間的房門，是一格一格的木格，鑲着明瓦的，雖是不透明，但是外面有些什麼動靜，裏面也可以隱約看得出來。

這時候，洪剛和何蔚水兩人，都看到匸外站着一個人！

那個人顯然站得離門十分之近，因爲那一個人影，看來十分清楚！

他們住在這裏，已有兩年未曾見人，如今忽然有人站在門口，他們竟一點也不知道，這如何不令得他們兩人，大吃一驚？

欲知後事如何？

請看下期分解。

明報叢書之二

明天的中國

單行本經已出版

書店報攤　均有出售

每冊定價港幣弍元五角

名作家曾雍也所著「明天的中國」一文，自在明報「自由談」連載以來，廣受讀者歡迎，咸認是一部探討祖國問題的巨著，是明天中國的一幅美麗藍圖。至於立論之公正，文筆之流暢，猶餘事耳。今承廣大讀者要求，特由曾雍也先生重新予以審訂增刪，付梓印行。全書共十餘萬字，訂價每冊港幣弍元五角，各書店報攤有售。凡我炎黃子孫，愛國人士，均應人手一冊，以作研究祖國問題之參考。

西班牙

可也茲髮頭水

能使白髮轉黑！

護髮生髮
芬芳馥郁
絕無色素
永不黏污

每日搽用"可也"頭水一次.繼續十天.白髮即回復烏潤可鑑.

令你青春常駐！

總代理：比利夏洋行　電話：37563·24485

·港九各大公司藥房均有代售·

武俠與歷史　小說雜誌

出版者：武史出版社
香港謝斐道三九九號四樓
電話：七二三一三六
七二〇七一七

督印人：沈仲森

主編：金庸

承印者：朗文印務公司
香港北角渣華道一一〇號
電話：七〇七九二八

總代理：鄺拾記報局
香港皐利街四十六號

海外地區總發行：胡敏生記
香港灣仔洋船街三十二號

封面彩印：新昌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英皇道六五五號五樓B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